

# 回廊亭 杀人事件

(日)  
东野圭吾

陈祖铨——译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 回廊亭杀人事件

---

东野圭吾◎著  
陈祖懿◎译

東野圭吾

# 目 录

---

1.....	1
2.....	13
3.....	24
4.....	35
5.....	38
6.....	46
7.....	52
8.....	67
9.....	83
10.....	100
11.....	107
12.....	110
13.....	114
14.....	122
15.....	138
16.....	149

17.....	163
18.....	176
19.....	186
20.....	196
21.....	206
22.....	215
23.....	225
24.....	235
25.....	239
26.....	250
27.....	258
28.....	266
29.....	272
30.....	281
31.....	296
32.....	308



我是一个老太婆，一个即将七十岁的老太婆

.....

出了检票口，紧张的细胞才得以松弛。明明知道没事，坐电车时，我还是战战兢兢地低着头，生怕一抬起头来就被人识破。对面坐着一位年轻学生，对我这老太婆毫不感兴趣，自始至终埋头看他的漫画，但我还是担心得不得了。

不能这么紧张，一定要有自信。只要坦然大方就好了，大大方方就不会引人起疑。

售票机的旁边有面镜子，我若无其事地站在镜子前端详。看吧！不管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气质高雅的老太太。

绝对要有自信，这是最重要的。

嗯，我在车站前张望。这个车站不大，有个卖彩券的摊贩，没有接驳公交车。交通方便的话会带来更多的观光客吧？高显先生常这么说，不过他会再笑笑地说，这缺点也是它的优点。

出租车招呼站的招牌早已锈蚀斑斑，真的会有出租车出现吗？等了约十分钟，果然有一辆出租车驶进招呼站。司机满头白发，看起来精神不错。

“请到一原亭。”我说。

“一原亭……好！知道了。”

司机按下计费表，回过头又说：“那家旅馆没营业了吧！您知道吗？”

“嗯，我知道。发生意外了嘛！”

“是火灾，大概有半年了吧！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不过那间旅馆应该就是走霉运吧。”

看来这位先生很多话，口没遮拦又滔滔不绝。他从照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后说：“太太，您该不会是那家旅馆的人吧？”他的语气中带了点试探的意味。

“我只认识老板。”我答。

“是喔！那就不用我多说了嘛！”

“不过，我是第一次到一原亭。”

“我想也是。常去的客人不会叫它一原亭，而会称它为回廊亭。”

“回廊亭？”

“听说那旅馆是好几栋分开来的建筑，有回廊相连，所以大家才会那样称呼。”

“哦，原来如此。”

“那间旅馆还满有名的呢！虽然不能住太多人，但听说有位很了不起的作家长期住在那儿。我们也想去住一晚，可惜没缘分啊！”说完司机便开朗地笑了笑。

“附近的人常谈起当时火灾的事吗？”

“是啊！毕竟是不寻常的事嘛！”话一到此，他突然改变了语气又说：“也不会，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听说旅馆已经完全修好、恢复原状了，您不用担心。”

他慌慌张张地改口，大概一时疏忽差点说出八卦。要是被回廊亭的人知道，肯定会招来白



眼。

不久车子进入山区，未铺柏油的山路持续蜿蜒着。人烟稀少，但参天的古木却更加浓荫。

车子更深入山中，接着出现了几条小岔路。各个岔路的入口处，竖立着各旅馆的招牌。我们接连不断地驶过一个又一个招牌，最后在山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新招牌，上面写着“回廊亭”三个字，而招牌的角落写着小小的“一原亭”。

我在旅馆前下了车，但没人出来。踏入纯日式的玄关，我喊了两声。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脚步声，旅馆的女主人从右边的房间走了出来。

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变得僵硬。这是第一道关卡，若过不了这一关就什么都别提了。

女主人恭敬地将两手放在膝前问道：“是本间夫人吗？”

女主人的年纪大约五十岁左右，脸上化了浓妆，一副娇艳欲滴的模样，要说她三十多岁也不奇怪。我不由得升起一股嫉妒的感觉。

“是的，卧室本间菊代。”保持强硬的姿态，我得维持符合外表年纪的衰老气息才行。我一个人在镜子前不停地反复练习，不就是为了此时此刻吗？虽然总觉得还差了那么一点。

两人之间一阵空白之后，女主人眉开眼笑地说：“久候您的大驾光临。那么远的旅途，您辛苦了。”

望着她的表情，我有种胜利的感觉。女主人未有丝毫起疑。

脱下鞋进入旅馆之后，女主人一脸亲切地笑着说：“马上就带您进房间。我们奉命为您准备了个很好的房间。”

“不好意思。”说完我低下头，持续微笑着。“有关房间的部分，我有个不情之请。”

“啊？”女主人一脸吃惊的表情说：“您有何要求吗？”

“一个小小的要求。”我微笑低着头，又装腔作势地抬起头说：“外子之前住过这里，跟我说过从他当时住的房间往外看，景观非常棒，因此叫我来时也一定要住那间。”

“是吗？这样的话，我们就依您的吩咐安排房间，请问是哪间房？”边说，女主人的眼角露出些许不安。

“我先生说是‘居之壹’。”

我一说完，她明显地惊慌失措。“是‘居之壹’嘛？如果您希望住那间是无妨，不过……”

此时，女主人的脑海里一定乱糟糟地不停打转。该静静地听客人的请求呢？还是先说清楚，免得日后节外生枝？“居之壹”正是她头痛的症结，我决定暂且解除她的烦恼。

“您是介意以前发生过的事，是吧？没关系的，这我都清楚，但我还是想住‘居之壹’。我听出租车司机说，旅馆已经重新装潢过了，不是吗？”

救援奏效。女主人放心地小声叹息道：“是的，原来您已经知道了。真的可以吗？重新装潢后，那儿还没人住过呢！”

“我要是介意那种事的话，早活不到这把年纪啰！请带路吧！”

女主人终于点头答应。“好的，这就带您去。当然，‘居之壹’早已收拾干净，随时都能入住。”

“很抱歉，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稍稍鞠了个躬。

女主人带路，朝房间走去。其实即使她不带路，这个地方我也十分熟悉。旅馆中间有个中庭，呈四合院的建筑样式，别馆与本馆相连。从距离本馆最远的一栋起，分别取名为“居”、“路”、“叶”、“荷”，其中的房间分别取名为“路之贰”、“叶之叁”等等。而我要求的“居之壹”则是位于最面的边间。

从本馆到别馆，有条长长的回廊通道，回廊的两旁有几扇窗户，可以眺望四周景色。从本馆走到最深处“居之壹”的路上，左手边有个中庭，回廊便以逆时针方向蜿蜒。中庭里有个大水池，回廊其中一段就是跨越水池的桥梁。

穿过几栋建筑物之后，我们走到最里面的“居”栋。这一栋有两个房间，面对中庭的就是“居之壹”。女主人走在前面领我进入房间，顿

时，我闻到一股新装榻榻米的味道。

“让我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一下吧！”

女主人也发觉空气里渗着草席的味道，然而我还是婉拒了。因为现在是三月，外面的空气还很冷。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尽快一个人在“密闭的房间里”独处。

女主人将房间的设备、电话的使用方法以及随时有热水洗澡等等大致说明了一下，礼貌性地说了声“请休息”后即欲告退。我向她鞠了躬之后连忙叫住她：“请问，一原家的人还没到吗？”

“是，还没到，不过应该快了。他们订的晚餐是六点半。”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才刚过了五点。

“晚餐前您可以先去泡汤。这会儿公共浴池里没人，一个人泡汤可舒服的呢！”

“哦！真的吗？那我非去不可啰！”尽管嘴里这么回答，但这次我是进不了大众池的。

女主人再度道了声“请好好休息”，随即离去。等完全听不到她的脚步声后，我赶紧把木门锁上。

拉开了和式纸门、步出走廊，我透过玻璃窗眺望四周的景色。除了树叶的颜色从秋天换成了春天之外，其余的景色，大致和那天没有两样——我记忆中那幸福无比的一天。然而，此刻我的心情又如何呢？可以说宛如从一块乌漆抹黑的抹布里，挤出了一滴滴的脏污与恶臭。

回到房里，拉上纸门，这么一来才不会有人瞥见我的身影。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全身无力，浑身瘫软地跪了下来。总算走到这一步了！想到接下来的事，我坚强地告诉自己决不能就此气馁，我必须奋战下去、坚持下去。

我拉过皮包，取出一面镜子，战战兢兢地瞄了一眼。圆圆的镜片里，映着张白发苍苍的老妇面容。两颊松弛，眼尾堆着一条条深深的皱纹，怎么看都像是年过六旬的老太婆吧？镜里的容颜再度让我鼓起勇气，但不可否认，此刻我的心情感到特别孤寂落寞。

女主人说晚餐是六点半，那时，一定会碰到一原家的人。在高显先生的告别式上，我以这身装扮出现时，当时会场一团乱，应该没人注意到我，但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晚餐之前最好再补补妆。补妆之前，最好先洗个澡。晚餐时，若有人邀我共浴，也好藉此婉拒。

进入浴室，我先在浴缸里放热水，然后站在洗脸盆前卸妆。眼前一张老太婆的脸，在模糊中逐渐退去，下面是年轻的肌肤，三十二岁的肌肤。

卸妆过后，我陷入另一层忧郁，因为这已不是原来的我。我身上只有一部分的皮肤是正常的，其余都是手术植皮过后的痕迹。不知是哪个大学教授在电视上说的，先在整形外科技术相当进步，所以就算没变装，我想能认得出我的人可能也不多。

我小心翼翼地拿下假发，拿顶乳白色的漂亮假发。最近，有很多专门制作女性假发的公司，只要肯花钱，任何需求都可以接受定制。我拿着

本间菊代夫人的相片去，表明要这样的假发，宣称是拍电影要用的，那个公司的人也毫不怀疑地就答应了。

其实，我本来是想染自己的头发，因为不知道假发会在什么情况下走光。我若无其事地请教美容师，他说走光也补上完全不可能。所以，把我的头发漂白两次，使它看起来像淡淡的金发，然后在金发上染上一层浅蓝色，就可以勉强算是一头银发了。我狠下心照着美容师的话做，却换来悲惨的下场——头发确实是染色了，但却毁了发质，连头皮都溃烂了。尽管染了蓝色，却和自然白发相差十万八千里远，逼得我不得不把头发全部剃光。

\*

最后只好戴上假发，没想到结果竟然比想象中要自然许多，我想不知道的人，应该也看不出来吧？早知如此，一开始这么做就好了。

浴缸里的热水满了，我脱下和服，全身赤裸地站在镜前，茫然地望着一个三十二岁瘦削女



人的胴体。我转过身，回头看着背脊，背上也是一条条丑陋的烧伤痕迹，像是贴了一张岛屿地图。我无法忘记，也永远无法消去心中的怨恨。

我把整个身体浸在浴缸里，手脚伸直。我要趁着现在放松一下，因为今后我可能再也不会有这般舒适的心境了。

我用双手仔仔细细地抚摸着身体各处，当手纸碰触到那贫瘠的胸部时，一股沉甸甸的感觉，从心底不断蔓延开来。曾经温柔地吻过这个乳头的男人，只有他一个。

二郎！我的二郎！

我忘不了与他相处的朝朝暮暮，那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甩了甩头，想甩掉脑海里的一切，因为那段最棒的回忆里，紧紧系着我最痛苦的记忆。

如地狱般痛苦的一天。

我做了一个恶梦。不记得内容了，只知道是一场可怕的恶梦。我不断地嚷语。

大概是有人叫我，我才醒了过来。张开眼，看到一张护士面孔。

“桐生小姐，桐生小姐。”

护士轻声呼唤我的名字。模糊的意识里，我渐渐了解自己在医院里。

“这是……哪里？我怎么了？”好不容易挤出的声音，嘶哑的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护士一脸同情地摇摇头说：“你不记得吗？发生了不幸的事。不要紧了，医生已经帮你动了手术，你很快就会复原的。”

不幸？手术？我不懂护士说的话。

我想坐起身，但全身刺痛无比，根本无法动弹。

护士慌张地帮我拉好被单说：“不要勉强，医生马上过来。”

“为什么……”正想开口问时，我这才发觉自己的脸上包着绷带，绷带的下面异常疼痛。

“啊，我的脸……怎么了？”

“没什么，不用担心。你镇定一点。”

“让我看，我的脸怎么了？”

我开始抓狂，护士赶紧哄我：“没关系、没关系的，已经处理好了，不用担心。”

这时主治医生到了，他和护士两人合力劝我镇静下来。一看到男人的脸，我立即想起另一件事。

“哦！对了，二郎呢？二郎在哪里？他应该跟我在一起的。二郎……我要见二郎！”

“镇静点，不要激动。”戴眼镜的医生严厉地说。

我稍微恢复镇定，感到全身无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完全不记得吗？”医生不悦地说，并要我自己去回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开始探索自己的回忆。模糊的黑暗当中，浮现一块块的红点，红点逐渐扩大，变成燃烧的火焰，火焰渐渐将我吞没。热气、烟雾、然后是建筑物倒塌的声音。我旁边好像有人。二郎，我大叫抱着他。即使我的身体被烧焦，也一定要保护他。

我从回忆当中渐渐苏醒过来，终于想起发生了什么事。

“他呢……跟我在一起的男人怎么了？”我看着医生。

戴着眼镜的他摇了摇头，然后撇过脸去。我了解了。

“真的吗……”我把脸埋在枕头里，不想让人看到我悲惨的样子，但还是不争气地放声哭了。幸好医生和护士没有再继续对我说那些安慰却毫无意义的话。

两天之后，我见到了里中二郎的尸体。让我去认尸的不是医院，而是警方的人。当时我已经

完全冷静下来，并客观地分析了当晚发生的一切，所以当警方来找我时，我并不感到意外。

“你认识里中二郎？”绷着脸的中年刑警，坐在床边，用例行公事的口气问我。他毫不客气地直呼二郎的名字，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男女朋友。”接着我又说：“他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人。”

刑警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里中二郎到你房间是几点？”

“我不清楚，大概半夜吧！”

“为什么不清楚？”

“我在睡觉。”

“这么说你不知道里中要来啰？”

“对，不知道。”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一点我该如何回答，在与刑警会面前伤透了脑筋，但最后还是决定这么回答最好。

“可是，你应该告诉过他要来住回廊亭吧？”

“是的。”

“里中来了之后，你和他说了什么吗？”

“没有。”

“那么你们见面之后做了什么？”

我故意默不作声。意图产生的心理效果，顺利地骗过了刑警。或许他认为我迷迷糊糊的，可能也不记得了。

“这一点以后再说。火灾的事你记得吗？”

“记得片段。”

“那么，请你说说你记得的部分。”刑警将两腿交叉，用手比划了一下。

“我睡着了，突然感觉到很热，张开眼发现四周被火团团围住。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知道要赶快逃出去，但究竟是如何逃出去的，我也记不清楚。”

讲到这里，大部分都是真实情形。

“当时，里中二两在你旁边吗？”

“在，就睡在我旁边。我觉得奇怪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但没时间多想。”

“原来如此，那么……”刑警又看了我一眼后说道：“那现在呢？你知道为什么里中睡在你旁边了吗？”

我垂下眼，过了一会儿再抬起来望着刑警说：“嗯，或许……和失火有关吧！”

“看来是错不了。”刑警点点头继续说：“我们认为里中在你房间里纵火，再喝下毒药自杀。”

跟我所想的一样。警方果然会解释成一切都是里中二郎自己策划的。

“他为什么……非得自杀不可呢？”

我这么一问，刑警打算继续，眨了眨眼、抓了抓后脑勺后说道：“其实，里中在前一天发生了车祸。”

“车祸？”

“肇事逃逸。他在距离住家几公里的国道上撞倒一位老人，老人撞到头，没多久就死了。”

我缄默不语。

“车祸现场发现车子的钣金碎片，我们查出车种，跟丢在回廊亭旁边的里中二郎的车子一

样。我们立刻展开调查，认为那属于同一辆车。”

“总之，他撞死人逃逸，然后畏罪自杀……”

“应该这么说，他担心遭到逮捕，心生畏惧。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

他要我好好地回答，还故意将声音提高。“里中二郎半夜跑到你房间，对你做了什么？你老实讲。”

我舔了舔嘴唇，小心应对着警方的招数。要是不慎被逮到小辫子，一切的计划就泡汤了。

刑警接着说：“我们听你的主治大夫说，你被抬到医院时，颈子上有内出血的痕迹。这一点，你可以一并说明吗？”

我轻轻闭上眼。原来警方连这个都知道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再用再故弄玄虚了。

“我不清楚。”我轻轻摇了摇头，将两手覆在绑着绷带的脸上，打算扮演一个为爱所苦的年轻女孩。“我睡到一半，突然……突然觉得很痛苦，才发现脖子被勒住了。”



“你看到最放的脸了吗？”

“没有。当时很暗，我睁开眼睛时已经意识模糊。”

“是吗？”

刑警露出明显失望的表情。如果我现在说出对方是里中二郎的话，他的工作就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然而我说没看清楚对方的脸，所以这不能算是关键的证词。

一会儿，刑警又打起精神说：“很遗憾，不过目前的结论是——里中二郎打算带着你一起自杀。”

我默不吭声。这也在预料之中，不过如此淡然接受，未免也太不自然了，我赶紧又激动地放声大哭。

“很遗憾！”刑警又说了一次。

我要看里中二郎的遗体，警方说没必要，但我坚持要看。因为若经过亲眼证实，我就无法下定决心。

二郎的遗体放在警方的停尸间里，大概已经做过解剖了。虽然我脸上还是绑着绷带，不过已

经可以下床走动。但是医生还是不放心的，因此叫当班的护士陪我一同前往。

“里中发生肇事车祸，据说是前一晚的八点左右。”在车里，刑警对我说：“之后，我们不清楚他的行踪。依目前证据显示，只能确定他去了一趟任职的汽车修理厂，然后采取你住宿的旅馆。他偷偷进入你房间的时间，大概在两点左右。”

“那天晚上我十一点上床睡觉。”

刑警点点头。

“你说过他来时你在睡觉，所以他先把你勒毙，确定你不会动了，才在房里纵火、喝下毒药自杀。一般人车祸肇事，对未来绝望、企图自杀，也补上什么稀罕的事。带着家人或心爱的人殉情也一样。”

“他喝了什么毒药？”

“氰酸化合物。我们推断他去工厂就是为了把要偷出来，汽车修理厂本来就有很多氰化钾这种东西。”

“他为什么不叫我也一起喝药自杀呢？”

“因为你在睡觉吧！与其叫你起来，还不如直接勒毙你比较省事。”

省事？这样的选择终究是错误的。可能他勒颈的方法不对，因为我没有死，只是一时昏迷。虽然我还被火团团围住，却还是活了下来。

“趁早忘了吧！”刑警这么说，像是替整件事情做了个了结。也许是同情我吧？

停尸间位于警察署的地下室，那是一间幽暗而满是灰尘的房间。

两位警察搬来一具小型的粗糙棺木。“幸亏火灭得早，烧伤的面积不大，脸部几乎没被烧到，否则我们不会让你看的。”

此时我已经无心再听刑警说话，只是频频往棺木里窥视。

那就是里中二郎的尸体。

终于，我心头紧着的一根细线，发出绝望的断裂声。我瘫倒在地，完全听不到刑警们在说什么……

我心里想不要哭，泪水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然后像是少女般哇哇大哭。哭泣的我，心底发出阵阵哀鸣，一声声别人听不见的哀鸣。

里中二郎被杀害了。

我的二郎不在了。

洗好澡、穿上衣服，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化妆……或许应该说是变装吧！数不清重复练习过多少遍，从脸部细微的染色位置到形状，我都能正确无误地一再掌握。

今后最好别再完全把妆卸掉。虽然已经习惯了，但这种变装必须从零开始、重新来过，少说也要一个钟头，而且说不定会有人突然闯进来。

化妆成老妇人以后，我又打开和式纸门眺望外面的风景。半年前来这里时，我记得也是这样欣赏风景的。当然，那天我是以真正身份——桐生枝梨子的名字住进旅馆的。我身旁的是一原高显先生。记得高显先生还将他瘦骨嶙峋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喃喃自语地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这里的风景了。”

“会长，您可别说这种泄气话呀！比您年纪大的，还有很多人在职场上打拼呢！”

听我这么一说，高显先生一脸孤寂地自我安慰着：“是啊！还要再撑一撑。”他一副看透世事的表情，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

\*

刚想到这里，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原苍介就站在外面。

“啊，对不起！我们迟到了。路上有点塞车。”

神经质的表情堆着僵硬的笑容，瘦削的男子弯腰行礼。他应该算是中老年人了，但一头浓密的黑发往后梳，看起来像是不到四十岁。

我也堆着一脸假笑低下头说：“一原先生，承蒙您招待我来这么棒的地方，真是感谢。”

“哪里、哪里，请您好好享受这里的温泉。”

“大伙儿都到了吗？”

“是，我家人都到了。如何？可以请您去大厅吗？吃饭时间快到了。”

“这样啊……那我去打个招呼吧！”

拿起皮包，我随着苍介一同走向大厅。我们漫步在回廊上时，他开始谈起本间重太郎的事。这号人物是他的亡兄一原高显的好友，也是我所化妆的本间菊代的丈夫。

“本间先生去世时，家兄非常伤心，他说还有很多事情要请教本间先生呢！我也从家兄哪里听了很多有关本间先生的事，对他相当尊敬，他过世真让我觉得很可惜。”

尊敬什么？真可笑！因为企业家兄长的帮忙，让他当上了大学教授；像苍介这种不懂知恩图报的人，怎么可能了解本间先生对高显先生而言有多重要？如果他真的了解的话，至少应该去参加本间先生的告别式吧！

可是，这种内心的想法我只字未提，只是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说：“您这么想，他一定很高兴。”

“真的，本间先生的过世对家兄的打击很大。您也知道，本间先生去世不到一年，家兄就病倒了。”

“真的耶！咦，他住院多久……”

“一年又两个月。他是个意志坚强的病人，这是我事后才听医生说的。期间发生了很多事，让他公事和私事两头烧。”

“对了，发生火灾时，高显先生好像也住在这里？那件事大家都很震惊吧？”

“没错，大伙儿都被那件事累垮了。失火的地方就在‘居之壹’……”说完，仓介才发现火灾就发生在我现在住的房间，于是又慌张地解释道：“哦！我们已经做过法事超渡过了，别担心。”

“我一点也不介意，更高兴能住这么好的房间。”

“不好意思。”

到了大厅，看到一原家族的人，大伙儿正把大厅当作自家客厅休息。他们分两张桌子坐，仓介走近其中一张，那张桌子旁坐了一男一女。两人以前我都见过，只是他们可能没见过名叫本间菊代的女性。



苍介介绍过我之后，坐在前面的男子起身说：“我们听家兄说过了。劳驾您大老远跑来，辛苦了。”

“这是我弟弟直之。”苍介在一旁介绍，“目前在家兄的公司里任职。”

“我知道。令兄过世后，很辛苦吧？”

“是啊！不过总是要继续的。”

实际上，这个男的继承了高显先生的事业。以前他在美国分公司时我也见过两、三次，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他不可能记得没化妆过的我。就算记得，现在的我动了外科整形手术，又变装成老太婆，他不可能认得出来。不过，我得特别留意这家伙。他和高显先生是同父异母所生，年龄相差二十几岁，但和哥哥一样眼光犀利敏锐，以前在公司时就常听同事们谈起。

“其实我以前见过夫人。”

直之端正的脸庞上露出稳重的笑容，我听了吓了一跳。

“哦……是吗？”

“替本间先生守灵时。我延后一天回美国，穿着便服就跑去了，但那天不方便与夫人打招呼。”

“原来如此。真不好意思，劳您特别延后行程。”

完全没料到直之参加了本间的守灵之夜，我全身直冒冷汗。

“哪里，我在美国收到夫人寄来的回礼，真是谢谢！我直到今天都还珍藏着呢！”

“一点小意思……”

他说的东西好像是奠仪回礼，但菊代夫人送的究竟是什么？我完全没有概念。最好还是赶快换个话题。管他的，要是不行的话，就推说年事已高，不记得了。

正当这么想时，直之又说：“不过，夫人跟以前我所见过的样子不太一样，比较健康。对了，感觉比较年轻。”

“咦？哪里、哪里，没那回事。这把年纪了，连照个镜子都没劲儿。”

我假装老女人害羞的表情，应该骗得过去吧？我知道自己的声音很不自然。真的要小心这个男人。

“本间夫人，这位是纪代美，高显下面我们还有位二哥，她是二嫂。”

幸好这时候苍介插了嘴。我稍微寒暄过后，纪代美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点点头。她的丈夫比高显先生早三年过世，因此断了与一原家直接的关系，不过她和丈夫在世时一样，很爱摆架子。也可能是嫌我和直之的对话很啰嗦，自己被冷落了，所以感到不高兴吧？

苍介再把我带到隔壁桌，那里坐着三个女人、一个男人。

“这是我妹妹曜子。她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没办法前来。”

苍介先介绍这桌最年长的女性。她年纪大概刚过四十，看起来有点洋味，长发染成褐色，但与本人的气质颇为搭调。曜子站起来，有礼貌地鞠躬说：“您好，请多多指教！”

“哪里、哪里，不敢当！”

这位曜子和直之与高显和苍介是不同母亲所生。虽然是手足，年龄却差很多。

接着苍介伸出手，向我介绍两位年轻女孩道：“这位是曜子的女儿加奈江，这位是纪代美的女儿由香。”

由香微笑着说了声：“您好。”加奈江则点点头说了声：“请多指教。”由香圆润丰盈，给人富家千金的感觉；相对的，加奈江则是另一种野性美。两人恰巧是相反对比，但全部都是美女。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嫉妒这种千金小姐没什么意义，还是扮演一个气质优雅的老太婆向她们寒暄吧！

最后剩下一位年轻男士，没等苍介介绍就自动起身说：“我是一原健彦，目前从事戏剧工作。”

他的声音宏亮，外表给人正派青年的形象，不过我从以前对他的印象，就觉得他只不过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戏剧工作也是说得好听，其实不过是聚集一些酒肉朋友胡乱演一通罢

了。那种工作没办法养家糊口的，而且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依靠老爸的供养。

“这是小犬。已经二十七岁了，还定不下来，真伤脑筋。”

苍介一副溺爱儿子的表情。他自己一直仰赖着高显先生，对儿子的不成材，似乎也并不在意。

曜子挪动了一下椅子后，我不客气地坐了下来。苍介一副任务完成的表情，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难得你们亲戚相聚，找这外人夹在中间真不好意思。”

我说完，曜子接着摇了摇手说：“没有的事。我们经常见面，难得有客人加入，改变一下气氛很好啊！”

“真的吗？”

“是啊！您别在意。”

“像我，这次如果是单纯的家族旅行，我才不来呢！”加奈江看着由香和健彦，调皮地说：“这家旅馆我早就住腻了，附近又没地方可以

去。要不是有大事，我才不来呢！”

“我很喜欢这家旅馆唷！来几次都没关系。”

“健彦，只要由香在，你哪里都好吧？”

加奈江瞪着眼说出听起来像是奚落的话，健彦本人嘻嘻地笑着，由香则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我觉察出这是年轻男女之间的纠纷。

“总之，”加奈江继续说：“没有重要事情我是不会来的。由香，你也很在意这件事吧？”

“我无所谓，反正在意也没有用呀！”由香的眼睛盯着膝盖上翻开的杂志。

“是吗？我认为这可是重大事件。那么大笔的遗产要怎么分呢？明天就会揭晓了。这跟我们的未来有很大的关系呢！可以说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跟这个比起来，结婚算哪根葱啊？”

“加奈江，不要再说了，不像话！”曜子忍无可忍地小声警告。

与其说是母亲纠正年轻人的言行轻率，不如说是她不想让人瞧见他们贪婪的意念。加奈江耸了耸肩，轻轻地吐了一下舌头。



我记得高显先生第一次谈到遗嘱，是在他住院以后一个多月的事。某次我与他在病房里闲话家常时，他主动提起此事，说差不多应该准备了。

“您丧失斗志我可是会很伤脑筋的唷！”我故意用乐观开朗的语气说着。“不过我赞成您预先立下遗嘱，虽然可能几十年以后才会用得着啦！”

他微笑着对我的鼓励心领神会，接着说：“遗嘱的内容，大致上已经决定了，只是有些大问题，可能需要一再修改。”

“当然。”

“或许会麻烦到你，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



“好的。”

这“麻烦”两字，当时我还无法了解真正的含义，但也没多想。我想对高显先生而言，质的应该是公开遗嘱的时间吧？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我才知道不是。

“我一行遗嘱都还没开始写，现在讲这些或许很奇怪，不过我坚持在某些条件下，遗嘱才能公开。”

“什么？”

“第一，为了避免情况更加混乱，我死后一个月内遗嘱不得公开；其次，一定要相关人等全部到齐，才能公开。不相干的人不可以在场，人没到齐也不可以，不过可以找代理。”

“没看到遗嘱内容，怎么知道跟谁有关，跟谁无关？”

“只要事先把相关人等的名字告诉古木律师不就好了吗？大家集、合的地点就选在回廊亭！在那里就不必顾虑会有其他杂音。”接着一原先生一脸落寞地说：“我打算把墓地选在八泽温泉。你知道吧？那个小庙。”

“嗯，我知道。”

“那间寺庙就在回廊亭的前面，公开遗嘱之前，或许大伙还会来为我拈柱香吧？”

我认为他选在回廊亭公开遗嘱，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他担心大伙儿只惦记着遗嘱而忘了他这位立遗嘱的人。与高显先生长年相处下来，我知道他内心的脆弱。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遗嘱内容很伤脑筋。”他躺在床上不停地抓头。“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群与我不亲密的家人，这种时候，要是有个老伴在身边就好了，可惜，现在想再婚也……”

我马上就听出他话中有话，但我能说什么呢？此时不管说什么，听起来都很虚伪，因此我只能缄默不语。从此之后，他也不再提起。

“让各位久等了！晚餐准备好了，请移驾到餐厅吧！”

听到女主人的声音，我不禁回过神来，苍介全家也兴致勃勃地各自起立。

“那么，我们走吧！”曜子催促着，而我轻喊一声“嘿咻”，才慢慢站起身。

为晚餐所准备的房间是一间宽敞的和式房，刚好够整个家族一起用餐，而桌下的榻榻米是镂空的，可以让腿部舒服地伸展。这是一原高显的提议，如此一来可以减轻外国客人坐榻榻米时的痛苦。

苍介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坐在上位，其他人就随便挑了个喜欢的位置坐下。我原本想坐在最角落，但直之坚持要我坐中间一点，因此我只好

又挪了一个座位，结果他却坐在那个空出来的地方。我很不想坐在他旁边，不过夜没办法了。

没什么特别慎重的开场白，大家纷纷开动。今晚是西洋怀石料理，但除了纯和式料理外，也有一些西洋作法的肉品，两者搭配得宜。酒类一开始我们喝啤酒和清酒，但之后应女孩子们的要求拿出了白葡萄酒，我也喝了一点。

出租车司机说得没错，现在的回廊亭处于休业状态，除了发生火灾，又碰到经营者一原高显先生去世，历经了一连串的灾难。除了女主人之外，其余员工全都到附近的大饭店工作去了。

这次一原家的亲戚聚会，是特别向那些饭店商借厨师的，所以人手不够，每当上菜时都是由女主人亲自出面。直之总会乘机与女主人寒暄两、三句，而女主人也亲切应答。

“关于旅馆的继承问题，她心里也很在意吧？”女主人的身影消失后，曜子话中带刺地说。

“那当然！这会决定她以后的雇主呀！搞不好还会被解雇呢！”苍介一边用筷子将食物送进

嘴里、一边说。

“以旅馆女主人而言，真穗女士可是相当称职的唷！不管以后谁经营，我想她都不会被解雇的。”直之替她辩解着，我因此想起了女主人的名字叫做真穗，姓小林。

“只有直之继承这个回廊亭，真穗才能高枕无忧吧？”苍介有些悻悻然地回答，但他应该认为直之不可能继承回廊亭。

“我又不想经营旅馆。”直之口气略带不悦，一口气干掉了清酒。我赶紧帮他添满。

“她不就是那个吗？高显大哥以前的老相好嘛！”曜子压低着嗓门。

“哦？真的吗？”不想错过这话题似的，加奈江赶紧插嘴进来。“是喔！我都不知道耶！什么时候的事？”

“很久以前的事啰！”曜子说。

“高显大哥也补上特别喜好女色，只是做一般男人会做的事罢了。你说是不是啊？直之。”苍介开口说道。

“以前的事我不清楚。”苍介似乎希望直之附议，想不到却是热脸贴冷屁股。接着直之继续说：“就算是真的，与她旅馆女主人的交际手腕也不相干呀。”

“我也这么认为。”

这时，纪代美突然发言道：“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些俗不可耐的话题呢？”接着她一口喝完白葡萄酒，自言自语地故意说：“嗯，好喝。”

曜子似乎对纪代美的反应感到很不舒服，臭着一张脸。

“我还以为伯父要是再婚的话，对象回事那位秘书呢！”

我听了以后吓了一跳，这话竟然是出自一直沉默的由香嘴里。其他人也很惊讶。

“由香，”母亲纪代美立即制止她，“别说了。”

“哎，有什么关系嘛！假装清高地聊着故人的往事，那多无趣啊？”

曜子由于纪代美刚才的嘲讽，立刻反击道：“我还满想知道的。你说的秘书，是指桐生枝梨子吗？”

“是啊！没错。”

“可是他们不是年龄差很多岁吗？她才三十出头吧！”刚经曜子这么一说，加奈江两眼发亮地加入讨论。“妈，你落伍了，最近流行嫁入豪门。想要嫁给老头的女人可多着呢！”

“由香，你凭什么这么说？”

苍介这么一问，她垂下长长的睫毛开口道：“我是亲耳听伯父说的。他说要是能早十年遇见她，就跟她求婚了。虽然听起来像是开玩笑，可是我认为那是他的真心话。”

这句话不禁让我心烦意乱，在座的人也感到震惊，开始议论纷纷。

“大哥有这么说吗？我怎么没注意到？”苍介装腔作势地两手抱胸，喃喃自语着。

“这么说来，也并非毫无迹象。”

曜子仿佛想起什么似的，一直点头说：“瞧他俩的样子，就觉得超出社长和秘书之间的关

系。桐生小姐可能像加奈江所说的，妄想嫁入豪门，反正有年轻女孩作陪，大哥也会觉得满享受的嘛！”

“是吗？我也见过她几次。老实讲，若是论女性魅力，她可能是零唷！”

胡说八道的健彦才是IQ零蛋。瞧他一副傲慢自大的样子，我真想朝他一棒子轰下去。

此时女主人小林真穗走了进来，谈话便突然中断。

话题要是就此打住就好了，但是真穗出去之后，苍介又老话重提。“直之，你没听过什么风声嘛？我指的是大哥和那位叫桐生的秘书。”

“哥哥这么一问，”直之抬起头说：“他的确暗示过。”

苍介手里拿着酒杯说：“暗示什么？”

“再婚的事。”

“再婚？什么时候？”

“一年前吧！”

“那不是大哥住院以后的事吗？他自己活得了、活不了都不知道了，真不懂他在想什么！”



“不，他知道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才认真地考虑再婚吧！个性坚强的大哥，也有脆弱的时候，也许他是希望有个枕边人替自己送终。”

“原来伟大的伯父，也不过是个普通男人嘛！”健彦轻蔑地摇摇头。

哼！你们懂什么？我心里不免大骂。他的苦可不是你们这些窝囊废能懂的。

“如果大哥真有那个意思，也不会让对方为难的，譬如说只是形式上的结婚，那个女人就可以继承大哥的遗产。”曜子一副颇为理解的表情。

苍介低声自语地说：“原来如此。”再看着直之问道：“所以打个是怎么跟你说的？”

“他问说那种形式的再婚，我的意见如何？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有对象了，进一步刺探后，发觉大哥好像在考虑桐生小姐。”

“真的吗？那你怎么回答？”

“我当然回答：‘你喜欢就好’，不然还能怎么回答？”

直之说完后，苍介就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低头沉默不语。如果问的是苍介，答案一定会不一样。

“要是真的再婚就不妙了。”加奈江以开朗的口吻突兀地说：“不是吗？如果伯父真的让桐生小姐入籍，那大部分的财产就会跑到她那儿去了。那样一来，就不会有今天这种聚会了。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那件殉情案呢！”

这话一针见血，当场几个人听完马上倒抽了一口气，瞬间空气沉重地凝结了起来。

我也不是不了解一原高显先生的心意，只是装着不知道罢了。我这辈子根本没有嫁入豪门的命，即便他真的向我求婚，让我继承庞大遗产，我也会拒绝的。

我一直很尊敬高显先生。他白手起家、头脑冷静、反应迅速、行事果决，简直就像一台计算机，工作态度严谨，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冷酷。不过，私底下的他和人相处时，态度就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不但心胸开阔、毫不做作，还拥有体贴入微的包容力、当他的秘书已经六年多，在他身边，我学到了很多待人处世的道理。

但我没办法把他当成丈夫，我只希望他永远是个令我尊敬的老板。说穿了，其实我要的是一个懂得欣赏我女性魅力的男人，我希望这段感情

不是建立在利益算计上，而是在对方热情的追求下。高显先生说他自己已经不行了，我想，在他冷静的判断下，与其娶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不如娶个能彻底执行他命令的人。对我而言，他并未把我当做女人看待。

我会坚持这种事，大概跟我本身缺乏恋爱经验有关吧？哦，说缺乏是有点含蓄了，其实我几乎没有谈过恋爱。当然以前我也单恋过，那种单相思的心情，宛如仙女棒的一点火星，没有轰轰烈烈，只有不了了之的逐渐熄灭。我从没想要表白，当然也就谈不上失恋，那只能说是我单方面的小鹿乱撞，最后再自我了结、失恋伤心。

进入公司一年左右，我曾经有一次想要向人表白我的爱意。或许有点老套，但我当时打算趁着情人节的机会暗示对方。他是公司的同事，常在公事上亲切地指导我，使我对他意乱情迷。那一天，我把亲手做的巧克力藏在抽屉里，等待机会想偷偷交给他。

结果我的真情告白失败了，因为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干扰。或许，那也说不上是干扰吧？

浇了我一盆冷水的，就是我隔壁的女同事。午休时间，她拿出一张纸，说要让我看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原来是一张公司男同事对女同事的评分表。虽说是评分表，但并不是指工作上的表现，而只评“姿色”和“个性”两项。那是由几位男同事负责评分的，其中一个名字就是我暗恋的对象。

“男人真的很没品。”那位女同事说。我瞄了一眼那张表，她被排在第一，尤其姿色的分数最高，所以故意在我面前卖弄炫耀吧！我怀着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看了自己的分数，果然得分奇惨无比。其中最令我失望的是“他”所打的分数，个性在五分里我只有三分，姿色则只有一分。

桐生枝梨子，姿色一分。

那天下班回家路上，我把巧克力丢在车站的垃圾桶。憋着即将掉下来的泪水，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才忍不住放声痛哭。

母亲有丰满的胸部、细白的肌肤，可是我却丝毫没有遗传到她一点点的女性魅力，反而胸部像洗衣板、皮肤粗糙。讽刺的是，我完全遗传了

爸爸那张丑脸。我小时候常被误认为男生，长大以后，情况也没好到哪去。再说，我这副长相就算是当男生，也不会受女生欢迎吧？

哭了一整晚，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做恋爱美梦了。我想爱情和我是绝缘的，老天爷没赐我美丽，但给了我智慧，所以从今以后，我要让智慧更加精进。我姑且把对爱情的憧憬藏在心里，绝不让人发现。

第二天气，我变了个人。第一部就是把忍耐多时的隐形眼镜拿掉，换了副一点都不好看的金框眼镜。服装业变了，我把一点也不适合自己的女性流行服饰收进衣柜里，拿出只有面试时才会穿的老气套装。

我不断努力，下班后进修外语，还参加各种讲习，取得各种资格认证。渐渐地，我被同事们孤立，只能无奈地漠视无能者对我的嫉妒。

幸好，我的主管不是笨蛋，他们看到了我的能力。历经了几次破格升迁，以及跟几位主管工作过后，一原高显先生亲自指名要我当他的秘书，我当时真的很开心。

在职场上，我因为自己丑陋的外表得到动力而奋发，以最快的速度往上三级跳，但我仍无法认同自己。我知道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憧憬依然存在，从不曾消失。一原高显先生看到了我的能力，指定我当他的秘书，然后也以同样的理由，想选我做他的妻子。但是对我而言，谈到结婚，我还需要另一种凭据。倘若他眼里有一丝丝把我当做女人的念头，那我应该就不会拒绝做他的妻子了。

然而这不过是我无谓的想象。如果要凭姿色挑选结婚对象，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向回廊亭的女主人小林真穗求婚。我很清楚他俩的关系，对高显先生而言，她可以说就是他的情人。为了消除他早年的丧妻之痛，他一直把她留在身边，然而他们的关系也就仅止于此。所以在他面临不举后，她身为情人的任务即告了一段落。

因为这个缘故，一年半前生病倒下的高显先生，想收我做继室的心态更加明显了，我强烈感受得到他的心意。

他清楚自己得的是癌症，已经无可救药。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一手建立的王国，今后会变得如何；他不过是想把身后事交给自己最信赖的人来处理罢了。



送上了甜点后，晚餐也到了尾声。该说的话已经说完，饭局也已过了高潮，我想时机差不多了。

“我有话想要告诉各位。”

我一说完，大家立刻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望向这边。他们一脸疑惑的神情，大概在想：这唯一的外人想要说些什么？

“是关于刚才提到的桐生枝梨子小姐的事。”

“桐生小姐？”苍介惊讶地说：“本间夫人也认识她吗？”

“应该认识吧！”我旁边的直之说道：“我不清楚细节，但她应该是负责与本间夫人联络的人。应该是这样吧？”

“正是如此。”

“是吗？她怎么了？”

“说了或许会让各位想起不好的回忆。她在这儿遇上火灾，之后就自杀了。”

果真是个不好的回忆，所有人闻言瞬间都低头不语。此刻，突然有个与众人反应截然不同、突兀的高音传了出来：“哎呀！那不是单纯的火灾啦！”

是加奈江。她完全没注意到众人一脸的不悦，继续说：“那是纵火自焚。桐生小姐的男友车祸肇事，想带着她一起自杀，结果她男友死了，桐生小姐却奇迹似地活了。当时我们也都住在这里，好恐怖唷！”

大伙儿一脸扫兴。

我对加奈江微微一笑。“是啊！那件事我很清楚，我在报上看过。”

“是喔！原来你知道了啊？”

“几天之后，桐生小姐就自杀了。警方说她是因为男友的死，又严重灼伤——受不了双重打击而自杀的。”

“也没有其他原因了吧？”苍介一脸厌恶的表情，想必此时此刻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对。”我点点头接着又说：“我也猜不出有其他理由，而且听说没留下遗书。”

“怎么写遗书嘛！要是改变心意怎么办呢？”纪代美边说边将眼前的餐具迭起来，似乎在暗示大伙儿快点结束这个话题。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看了看在场的人，继续说道：“事实上，桐生小姐留有遗书。”

我一说完，有几个人同时发出惊呼。我从怀里取出一个信封，那个信封比一般的还要大。

“桐生小姐过世后两、三天，我就接到这封信。各位请看，寄信人就是桐生枝梨子小姐。”

“的确是。”直之盯着信封看了一会儿，又说：“没什么印象了，但好像是这个笔迹没错。”

“我想这就是桐生小姐的笔迹没错。”我肯定地说，又从信封里取出一张纸和另一个较小的信封，但这个信封尚未开封。“信里写着桐生小姐自杀的心境，请各位瞧瞧。”

我立刻将信交给旁边的直之。他很认真地看着，然后抬起头，表情似乎相当错愕。

“上面写什么？”苍介交集地问。

“等等，我念给你们听。”直之坐直了身体后，开口念道：

本间夫人，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当我把这封信投进邮筒后，就决定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呢？关于我的自杀，舆论和警方应该都不会进一步追究。因为上一起自杀案，大家还记忆犹新，他们一定会想出一些自圆其说的理由，譬如说我是步上男友后尘，或说我遭受太大的精神打击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我选择自杀的真正原因。那起自杀案，与我选择自杀的背后，都有更深、更复杂的内情。此刻我有无法说出的难言之隐，需要另择恰当的时间地点、公开内幕。可惜我已经死了，无法亲自公开实情，所以，对不起，我想拜托本间夫人。

这封信里有封小信封，希望寄放在您这儿，我想您会了解。这信封里放了一封说明真实内情的信，在一原高显先生的遗书公开之前，请您保管这封信。高显先生还活着，您一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说等高显先生公开遗嘱？其实先生的病情很严重，医生说最长也拖不过一年，所以我想高显先生的遗嘱，应该会选择适当的时机与地点，在限定的人员面前公开。我推测到时本间夫人也会在场，因此我想拜托您，到时带着这封信去，在遗嘱公开之前，当着众人面前开封。届时，我为何要自杀？为何做如此安排？一切都会明朗。此外，这封信的存在，请您务必保密。我能够理解您会对我的这项请托感到莫名其妙，但能接受我这项托付的人，只有本间夫人您了。麻烦您了，万事拜托！

X年X月X日 桐生枝梨子绝笔

直之一口气顺畅地念完后，一时无人作声，甚至连加奈江都一脸紧张，气氛凝重到仿佛发出一点声响，都会招来众人嫌恶的眼光，因此，连中途进来的真穗都站在门口，一动也不敢动。

“情形大致就是如此。”我话一说完，大伙儿僵冻的表情仿佛才得以解冻。

“真令人惊讶！”苍介先说话：“她竟然写这种东西。”

“可是，这多少也料想得到。”直之小心翼翼地将信折好后还给我说：“我本身与她没什么交往，不过听大哥说，这位桐生小姐是个可靠的人。上次那起殉情案，如果是平常女性自杀倒还不奇怪，但我听到她毅然决然选择自杀，老实说还满吃惊的。”

“高显大哥也说无法相信。”曜子在一旁附和。

“好夸张喔！到底信里写些什么呀？”心情放松的加奈江，興味盎然地看着我的手。

“你觉得呢？本间夫人？”苍介脸上浮现亲切的笑容说：“大哥的遗嘱，等明天古木律师来，就会公开了。明天和今天差不了多久，不如现在就把那封信打开吧？”

“现在，这里吗？”说完，我迅速地偷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里面一定有人不希望开封，但因为是苍介提议的，所以他可以从嫌疑犯当中剔除吧？不！不对！说不定他是个老奸巨猾之人，一旦开封，他或许会东拉西扯地替自己脱罪。至于其他人，大多是一副赞成开封的表情，像加奈江就好奇得两眼充血发红，但对照之下，比较不同的是由香，她好像没什么兴趣，只是一直注视着自己的手。

“不，这样不妥。”我还没回答，直之就抢先一步说：“公开遗嘱的时间是指定好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尊重故人的意愿。”

“只差一点点时间嘛！反正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一切不就都清楚了？”

“没错，就因为只差那么一点时间，不妨等等吧！本间夫人都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不是

吗？”

“哦，说得也是。”被弟弟驳倒，苍介一脸苦笑不再说话了。

“也真奇怪，”曜子皱着眉、歪着头低语：“到底是什么事情？那个殉情事件和她自杀背后的复杂内幕是指什么呢？”

“应该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吧！我看是故弄玄虚罢了。”纪代美用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说着。其实这种人，心里比谁都还好奇，我想她的心脏此时应该扑通扑通地跳得飞快吧！

“那个男的，叫里中吧？”苍介两手环抱胸前开口说：“他好像是桐生小姐的男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两人相比，他好像比她年轻许多。”

“听说是汽车修理厂的员工，”回答的是曜子，“桐生小姐也开车，或许就是这样认识的，不过他们会在一起还是令人满意外的。虽然我不认识她，但没法想象一个女人能有那么年轻的男友。高显大哥也不知道吧？”

“好像不知道。桐生小姐本人说他们是男女朋友，应该没错吧？但为什么说自杀案另有隐情



呢？她不是已经承认是她男友勒她的颈子的吗？”

“不，她没那么说。”直之纠正苍介的话，“她坦承有人勒她的颈子，但没看清楚对方的脸。里中会被怀疑，也是警方根据前后发生的事推论出来的。”

“或许吧！但这样也没问题啊！”苍介不耐烦的口气，似乎在怪直之不用说得那么详细。

“等一下，这里可能很重要。”曜子伸出两手，想阻止兄弟两人继续龃龉，“勒桐生小姐颈子的，若是她的男友……里中是吧？那就没事。但要是不是呢？那么那桩殉情案件的侦查，恐怕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

“喂！你究竟要说什么？”苍介快发脾气了。

“那件事被判定为单纯殉情，是警方擅自下的结论。当时发生火灾，桐生小姐和她男友都在里面，但男的喝毒药死了，桐生小姐半夜被人勒昏，而且那个男的前一天还发生车祸，是因为这些事，警方才断定是殉情的。”

“我觉得这个推论还满合理的啊！”

“若她亲口证实勒她脖子的是里中，那一切就合理了，可惜她并未看到对方的脸，这一点就很有争议。”

“你是说，那不是单纯自杀，而是被人设局陷害的？”直之的脸有些僵硬。

“也不是不可能唷！其实，我早就怀疑了。我曾经问过那真的是殉情吗？那个里中的年纪，不像是会自杀的人。”

这话倒是说出了重点：大部分年轻人，不会因为自己杀了人而自杀。闻言，常和年轻学生在一起的苍介却立刻说：“自杀这种事跟年龄无关。”

这句话泄漏了他的无知，也因此他立刻遭到健彦的反驳。“爸爸你没听懂耶！姑姑说得没错，有胆量杀死自己女友的人，自杀前一定会设法掩饰车祸。”

“我也这么认为。出了车祸就去寻死，实在太傻了。”加奈江异口同声。

被儿子及外甥女反驳，苍介一脸不悦。“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勒她脖子的另有其人，她又看到了对方的脸，没理由不告诉警方吧？”

“就是因为没看到嘛！”曜子继续说：“不过一定有某种依据，她才知道被人设局陷害了。但苦于证据不足，无法说服警方，也就是没有充足的物证，才决定放弃与警方沟通，以别种形式举报，而她的方法就是用这份遗书。”她指着 I 手边的信封。

“真无聊！”不满自以为是的小姑，一原纪代美轻轻地哼了一声说：“说什么殉情是被陷害的，她凭什么那么说啊？车祸肇事的男人，偷偷躲进女友住的旅馆里杀了女友，再喝下毒药，又在房间里纵火，不就是这样吗？”

“二嫂，你又为什么那样想呢？桐生小姐在信里说，自杀事件另有隐情喔！”

“所以我说那是胡扯，不用太认真呀！”

“光凭这些怎么知道是胡扯？你倒是说说看啊！”

“我……我怎么知道嘛！”纪代美生气地别过脸去。

曜子冷笑着说：“我觉得大家对桐生小姐的遗书很感兴趣，才试着推理看看，但如果各位不喜欢，我们就甬说了。”

“不是不喜欢，只是觉得少了点说服力。”苍介皱着眉说：“我还是不能认同桐生小姐为何不通知警方。就算证据不够，只要有自杀造假的根据，她就应该说出来。”

“这一点确实很奇怪。”连曜子也想不出适合的解释，只好闭口不再说话。

我有点心烦意乱。不靠警方的力量，选择亲手复仇，这真的是我的本意吗？原本只有当事人才明了的真相，这些深信桐生枝梨子已死的人能够真的了解吗？死人是无法复仇的。

为了打破沉默，加奈江再度无厘头地说：“与其告诉警方，还不如留下遗书，或许更能泄愤。”

她在说什么？众人注视着她。

“什么意思？”由香问。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我只是猜想，如果是被陷害的，桐生小姐一定非常恨，不让警方抓到凶手就誓不甘休吧？”

我不得不对这天真的女孩刮目相看。她不擅于事理分析，但却感觉敏锐。

“那么，她为何要指定开封时间？”接着女儿的意见，曜子再度发言。“她指定要在大哥的遗嘱公开时才能开封，那么应该跟大哥的遗嘱有某种关联。就像加奈江说的，或许有泄愤的效果？譬如说，她的信一旦公开，就会有人拿不到高显大哥的遗产，对吧？”

“喂！你这玩笑也未免开得太过分了！”苍介厉声斥责。“照你这么说，设计那整起事件的人，好像就在我们里面啊？”

“不是好像，是根本就在，不是吗？当时住在这里的，也只有我们这些人呀！”

“凶手他，”苍介抿了抿嘴继续说：“不，我的意思是，如果真有凶手，也不见得就是住在这里的人呀！很可能是有外人入侵这个旅馆。事实

上，那个叫里中的男人就是从外面进来的呀！”

“哎呀！舅舅，你这就错了！”加奈江提高声调说：“当时我是听警察说的。火苗窜出的时候，‘居之壹’的玻璃窗全都是锁住的，只有门没上锁。意思是说，如果是有人纵火，凶手逃不出去，只能往回廊逃。”

被意想不到的人反驳，苍介无话可说，加奈江也一副沾沾自喜的表情，而其他人则面面相觑。

加奈江的话没错。虽然我也是听刑警说的，并未亲眼证实，但这方面的情报是正确的。我相信警方的现场搜证。换言之，凶手就在这些人之中。要让人以为我们是殉情，还想烧死我们的人，一定就在里面。

“啊，不管怎么说，只不过是推理罢了！”曜子企图缓和凝重的气氛。“不管怎样，明天就知道了，反正里面会写。”

话说完，在场所有人再次注视着我手边的信封，我则慎重地将信封放进怀里。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前进，我内省不禁窃笑起来。

我的复仇计划，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仇不报非君子……

当得知我深爱的二郎离开了人世，我第一个闪过脑海的念头就是报仇。不但杀了里中二郎，还想除掉我的凶手，我一定会给他好看。

但是，该怎么做呢？难道没有接近敌人的办法吗？

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反复思量，突然想到有一件比报仇更重要的事——有人要取我的性命。而凶手一定知道我被救活了。

我决定豁出去了。我得先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再慢慢地接近凶手。

我再三暗示身边照顾我的护士，透露想要自杀的念头。这名护士个性谨慎，每每听到我说丧气话，就会像母亲责骂孩子般，严厉地斥责我。



她一责备我，我就会暂时恢复正常，但没多久又开始喃喃自语地说不想活了，而她也总是很认真地对我发脾气。

不久，我上演了一出自杀未遂的戏码。我用水果刀割腕，还吞了安眠药，但其实这些一点都不危险。虽然说是割腕，但也不过是割伤了皮肤而已，离动脉还很远呢！我从一些书上得知，这种自杀方法的成功率很低。

不过，被发现当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看来我的这出戏已经足以证明我真的有自杀念头。后来许多人开始对我说教开导，甚至收到当时还在世的一原高显先生的来信，指责我怀忧丧志。他在信里说：“这一点都不像你。”别人的感受我都不以为然，但唯独欺骗他时觉得很不忍。

自杀未遂之后，护士巡房的次数增加了，我依然嘀嘀咕咕地念叨着想死，不断放出随时会做傻事的负面讯息。

面临将要出院时，我决定孤注一掷。三更半夜，我偷偷溜出医院，走到车站。那个车站很小，而且时间刚过深夜两点，车站前没半个人

影，只有一辆计程车停在招呼站。附近有几家开到深夜的酒店，司机专门在等最后被酒店赶出来的酒客。

我靠近车，敲了敲后座玻璃。司机大概在打盹，闻声便弹了起来，帮我开了车门。他看到我时一脸惊吓，这是当然的，犹豫为了要遮住脸上的伤痕，我戴了一个大口罩和一副太阳眼镜，此外还戴了一顶与季节不相称的滑雪帽，身上穿的还是浅色睡袍。三更半夜看到这种人出现，任谁都会神经紧张地吓出一身冷汗。

“……请到海岸岬。”

我怕会被拒载，赶紧钻进车内。因为隔着口罩，司机好像听不清楚我说什么，所以又开口问我：“什么？”

我清楚地再说了一次地名，那是往南十几公里处，一个小小的海岬。司机露出一脸诧异的表情说：“小姐，你现在要去那种地方啊？”

“麻烦你了，我跟人约在那里见面。我愿意付这些钱。”我拿出三张一万圆的钞票，交给了司机。

“这样啊……”我的外表怪异，司机大概担心问太多会惹麻烦，所以什么都没多说就开车了。我太幸运了！有些人，可不是花了钱就能说服的。

出租车驰骋在车辆稀少的国道上。我原本完全没注意，其实外面再飘雨，路面显得湿湿亮亮的。

在没有其他车辆的夜里，我们不到三十分钟就到了海岸岬。附近什么都没有，我在半路上请司机停车。

“这种地方，可以吗？”司机终于开口。

“对，有人……我男朋友会来。”

“哦，那就好。”司机亲切地对我笑了一下，但我想他大概不太喜欢会随便把“男朋友”挂在嘴上的女客人，所以其实只是皮笑肉不笑罢了。

下车后，我还不能马上离开。要是让司机看到我往海边走，让他察觉事情不妙，追过来就麻烦了。

他原本好像还在注意我，但过了一会儿，终于慢慢发动车子开走了。我站着不动，直到看不

见车的尾灯为止。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侧耳倾听，附近海浪的声音传来，我还闻到了海水的气味。我拿出携带用的手电筒，借着微弱灯光进入旁边小路。前面数十公尺处，就是一个突出于海平面的断崖。

我赶紧走上前去，用手电筒往下照了照。凹凸不平的崖壁，被海水冲刷得闪闪发亮，深夜的大海像沥青般一片漆黑，让人不寒而栗。

刹那间，我想就这样跳下去。这么一来不就干净利落了吗？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唯一一死我才可能把二郎忘掉。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甩甩头，想甩掉黑色大海对我的召唤。我随时都可以死，但唯有把死当作最后的筹码，才可能所向无敌、毫无畏惧。

我脱下毛衣外面的长袍，那是在医院里一天到晚穿的病人服。我把它卷了起来，用力丢出去。淡粉色的长袍，随风飘了一会儿，终于掉进海里。那件长袍就是我，已经掉下去的桐生枝梨子已经死了……

接着我丢下滑雪帽，再穿上带来的运动鞋。我把先前穿来的拖鞋的其中一只丢下去，这也是在医院里常穿的。最后，再把另一只拖鞋放在悬崖边上。

这样就差不多了吧？这种伪装如果设计得太精细，一定会被识破的。

我走回马路上，谨慎地不留下脚印。我此时穿的运动鞋，是取得外出许可时偷偷买回来的，身上的毛衣和牛仔裤也一样。

走回国道上，我朝来时的相反方向走。再走几公里，就会碰到最近的车站。

我要留意不被偶尔经过的车辆看到。从医院溜出来搭出租车时，如果有别人看到反而好，但现在起可不能再被别人看见。每当我发觉有车灯接近时，就赶紧躲进旁边的草丛里。

等我走到车站时大约刚过四点。小小的车站像一户民宅，车站虽小，却有个候车室。我全身疲惫，很想躺一下，但只能看看时刻表，就绕到车站后面。这种时间若待在候车室里，要想站务员不记得我也很难。我找了一个没人看得见的死

角就坐下来，靠在车站后面的墙壁上。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满身是汗，如果不赶紧擦干，很快就会体温下降导致感冒。我把手伸进怀里，抓到一块布后抽出来，那是一条被汗水濡湿了的毛巾。这是离开医院时我顺手藏在身上的，我猜想应该会用得着。

我稍微睡了一会儿，睁开眼时天已经亮了。周围好像有人，我听到脚步声，电车也总算要开了。

我脱下口罩和太阳眼镜，拿出围巾把头包起来，再脱下毛衣，当成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一圈。我放过第一班车，算准第二班车到站的时间才走进车站。我在售票机前买了车票，面无表情地通过剪票口，并未引起站务员的注意。

看到月台上零零星星的几名学生和男男女女的上班族，对旁人丝毫不感兴趣。大家都是一脸睡意地呆坐着，一副彼此间漠不关心的表情，打从上电车开始就持续着，这对我而言真是求之不得。

就这样，我成功地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了。事后得知，我溜出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右，医院就开始一团混乱。他们先分头在医院附近搜寻，最后找不到，才通知警方。因为担心我做傻事，警方也派出多名警力展开搜索，不过当时是三更半夜，搜查根本毫无头绪。好不容易在早上八点左右，他们找到了载过可疑女子——也就是我——的那位出租车司机。警察听了出租车司机的证词，直接赶到那个海岸岬，最后只发现了一只女用拖鞋。霎时警官应该有的预感，最糟糕的事发生了。

当天下午，警方确定预感成真，因为他们在附近海岸上发现了一件女用长袍，根据相关人士的证词，那被判定是桐生枝梨子的衣物。两天后，他们又找到了一顶毛绒帽，但另一只拖鞋大概沉到海底去了，一直都没有出现。

警方根据这些迹象及之前的怪异行径，判定桐生枝梨子已经投海自尽。但没找到尸体，却让警方及相关人士心里还是有疙瘩。最后整起事件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结束了，因为一直都没有桐生

枝梨子的消息，他们也分析她不应该会有伪装自杀的动机。

\*

那天早上我坐上电车之后，一路上利用了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下午就抵达了群马县的一桥市。从一开始计划复仇，我就决定要来这里，因为我最信赖的本间夫人就住在这个地方。

\*

本间重太郎是一原高显先生在校时的学长，也是企业经营商很好的咨询对象。虽然如此，他却和一原先生的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这号人物的特别之处，是他喜欢把人脉、金钱当作棋子，在商业棋盘上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对于地位、利益他都毫无兴趣。一原先生好几次想给他一名义上的职位，但到头来都被他给拒绝了。

大约一年多前，重太郎先生心肌梗塞猝死。他死后，一原先生最在意的，就是其遗孀菊代夫人。经纪商的援助事小，如何让没有亲人的夫人



在精神上有个寄托？这就并非易事了。因此，一原先生决定定期探访夫人，大概一个月会去个两、三次。也没什么特别的，就只是送个土产、闲话家常罢了。尽管如此，每次高显先生去拜访，夫人看起来还是很高兴的样子。

在这段时间，一原先生本身的健康状态，也渐渐亮起了红灯，后来只好由我一个人去了。当我转达夫人，说一原先生对自己的不能造访感到抱歉时，夫人的眼角虽然堆着满脸皱纹，却仍调皮地说：“不会，没关系的。老实说，桐生小姐一个人来我才高兴呢！虽然对高显先生不好意思，但我对公司业绩如何根本一窍不通，跟他说话累得我老想打呵欠，还是两个女人之间好说话。虽然一把年纪了，但还是有很多女人之间的话好说。”

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确实很寂寞。再想一想，我也没有其他像夫人这样的知心好友。

跟夫人谈起二郎，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她从不曾对我提及恋爱或结婚等话题，但等我表白有了恋情后，她马上用力地点

点头说：“我想也是。看你，枝梨子小姐，最近红光满面的！”

我说对方小我八岁，夫人瞬间两眼有些迷惘，但马上又恢复了温柔的笑容说道：“枝梨子小姐或许比较适合这种人吧？”

“所以你支持我啰？”

“当然啊！带他来玩吧！”

“嗯！下次吧！”我小声回答。

\*

当我决定要报仇，想要伪装自杀时，唯一的藏身之所只想到夫人这里。我相信夫人一定会了解的。

当然，我一定要隐瞒那起被设局的自杀案和我的复仇计划，毕竟菊代夫人是不可能宽恕犯罪的。我也不想给她惹麻烦，但一定要告诉她我伪装自杀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告诉她，我想暂时在众人面前隐姓埋名。

结果，我竟未能见到菊代夫人。不对，见是见到了，但无法和她谈话。我在本间家看到的是

她倒在客厅里的遗体。

本间夫人的遗体已经开始腐败，飘着阵阵尸臭的遗骸旁边，有张打开的报纸。看了那篇报导，我才知道她为什么会躺在这里。那张报纸的社会版面，刊登着发生在回廊亭的殉情事件。虽然没刊登姓名，但菊代夫人一看就知道了，上面写的A小姐是我。她和本间先生一样患有心脏病，她一定是看到新闻后受了刺激，因而心脏病发作身亡的。我想起自己在住院期间，她完全没跟我联络，我却竟然没有起疑，心里不免咒骂自己的粗心大意。

我在菊代夫人的旁边哭了好久，一点都不觉得尸体的气味难闻，只晓得悲伤哭泣。被设局的殉情案，已经夺去了我很多东西，现在的我更是一无所有了。

不知过了多久，耳边传来叫声，我才清醒过来。门口有人在叫：“本间太太在家吗？”

我赶忙擦干眼泪。为了掩饰哭肿的眼睛，我戴上菊代夫人的眼镜，走出玄关。门口是一位像是住在附近的女性，她见到我似乎觉得有点吃

惊。

“啊！是亲戚吗？”胖女人毫不客气地直接问。

我不禁回答：“是！”

“哦！我看到信箱里塞满了报纸信件，所以过来看看。没什么事吧？”

或许是我的心理作用，她口气听起来有点失望，使我完全不想说真话。我骗她说：“她去我们家玩，今天早上才回来的。让您担心了，不好意思。”

“这样啊……”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不发一语地走了。

我决定一开始就说谎，隐瞒菊代夫人的死，然后伺机等待未来的某一天，变装成夫人。一定有机会的。

接下来几个月，我屏气凝神地过着。这段期间中，幸好没人来找夫人，偶尔会有电话，但也都不是非夫人接听不可的电话。我自称是帮佣，应付了所有的电话，也没人怀疑。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夫人竟然没有一个亲近的朋友？

有件事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那就是我把菊代夫人的遗体埋在壁橱的地板下面。当我把家庭用水泥灌下去的那一刻，更是感到心疼不已，但不这么做，尸臭味就会蔓延开来。处理完后，我每天都会衣橱前放一束鲜花。

这段期间，我每天的功课是强记所有与夫人相关的事情、练习变装。国外有个女人写的纪实小说中，提到她曾持续变装成老妇，生活了好几年，这对我而言，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况，我只需要骗几天就好了。

然而，变装并非如想象般容易，这和舞台剧或电视演员的化妆不同，必须要做到旁人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不自然。就算外表骗得过去，身体的动作姿态还是三十几岁的女人，那就没意义了。我每天晚上对着镜子练习，练到有自信以后，才敢外出测试自己变装后的成果。

就这样过了四个多月，我从报上得知一原先生过世的消息。一半悲伤、一半心想：“该来的终于要来了。”我穿起菊代夫人的丧服，进行几乎到了完美境界的变装，去参加告别式。

告别式由公司主办，除了一原家的人以外，还有公司重要干部、生意上往来的客户等等，相当热闹。可是，没有任何人看出我是个冒牌货。虽然有人认识本间重太郎，但没人见过菊代夫人，当然，更没人发现我是桐生枝梨子。

我大方地烧香拜祭后，走出了寺庙。我外表假装平静，内心却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心跳比平常快了三倍。不单是心里紧张，一想到我要复仇的人就在这里，我越发心悸不耐。

我初次以菊代夫人的变装登场算是成功了，但下一步要怎么办？该如何步步逼近、进攻核心？不料这棘手的问题，对方却主动解决了。

告别式结束后一个礼拜，我接到一原苍介的来信，信里说明高显先生遗嘱公开的相关事宜。时间定于七七四十九日，假回廊亭内举行，务请遗嘱相关人员出席，而菊代夫人的名字也在名单上。我毫不犹豫地立刻回函表达出席意愿。

我如此这般的经历了漫长路途，终于再度踏进回廊亭中。这次我不是桐生枝梨子，而是本间菊代。



凶手在里面，这样一切才说得通。只是我不知道是谁。

为了揪出凶手，我想出一个策略，我要设下圈套让对方自投罗网，而这个圈套，就是刚才他们所看到的桐生枝梨子的遗书。

凶手一定会来偷这份遗书。要是自杀案秘密曝光的话，凶手知道自己会身败名裂。

晚餐结束后，一原家的人各自活动，有人回自己房间、有人去泡汤，而我决定留在大厅休息。随后加奈江、由香、健彦也来了，大家围坐在同一张桌子前。

加奈江一坐下马上开口：“欸，伯母，住在那个房间，您不觉得害怕吗？”



这种人人避讳的话题，她竟能毫不客气地脱口而出，她果然就是这样的人，但这也许算是一种优点吧？

我自然地微笑说：“不会啊！才刚装潢好，景色又美。”

“要是我才不敢哩！要是真有鬼怎么办？”一边摩擦着两只胳膊，加奈江打着哆嗦说。

“加奈江，没礼貌。”由香的眼神俨然在责备表妹失礼。很明显地，她的心态并非体谅他人，而是考虑到别人看自己的眼光。由这一点看来，就知道她的城府比加奈江要深许多。

“你说鬼啊？如果真的有好嘢！桐生小姐在生前和我也认识啊！”

什么鬼不鬼的，本人就在这里呢！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刚刚提到的遗书，”由香表情严肃地说：“信里的内容，伯母完全没感念吗？”

“是啊！完全没有。”

“我不认识桐生小姐，但您认为刚才叔叔和姑姑说的话是真的吗？他们说自杀案是假的，遗

书会揭发事情的真相。”

“那是他们胡思乱想啦！”健彦抢在我前面说：“尤其是姑姑，她最喜欢把事情说得很复杂。”

“喂，健彦哥，你刚才明明还赞成我妈的话耶！”加奈江的语气听起来很不服气。

“我哪有啊？”

“你不是说年轻人不可能自杀吗？”

“我只是说一般而言是那样。”

“那还不是一样？不可能自杀，不就是被人陷害的吗？”

“拜托，加奈江，我只是在请教伯母而已。”由香阻止两人继续吵下去。

由香斥责的口吻让加奈江吐了吐舌头，健彦则是有嗔难为情。

我满面笑容地说：“我对这件事的了解，全都是从报上看到的。我倒想要问问你们，当时你们不是住在这里吗？”

“是啊！”加奈江回答。“一年一次，家族的例行聚会。”

“你们一定吓了一跳吧？”

“没有，我睡得很熟，后来突然被吵醒。当时我睡在‘荷’栋，离起火的房间很远，不会害怕。但妈妈就很害怕，因为她离那里只隔了一条走廊，又自己一个人住。”

“加奈江，你爸爸当时也没来吗？”

“对啊！他三年前来过，但好像因为和舅舅们不合，之后就很少来了。还好没卷进那个灾难中，他算是运气很不错啦！”

加奈江皱了皱眉头。加奈江的父亲，我只见过一、两次，是个一路辛苦打拼的生意人，或许觉得和苍介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谈话会格格不入吧？

总之，当时不在的话，就可以排除嫌疑。所以苍介的太太也一样，她身体不好，一直都住在疗养院里。

“那第一个发现起火的人是谁呢？”我佯装若无其事地问。

“嗯？是谁啊？”加奈江看着另外两人。

“我不知道谁第一个发现，我是听到我爸的声音才知道出事了，他当时一直大喊：‘失火了’。”

健彦说完，加奈江也点头附和：“我也听到了，但是之后的情形就不清楚了，大家都慌慌张张的。”

我想要问当时各自的行动，只是一时找不出理由便作罢。

“由香的房间离起火的现场很远吗？”

“对，和这次一样住‘叶之叁’。”

“你当时已经睡了啊？”

“是啊！我也是听到外面的叫声才醒过来的。”

“所以，由香跑出房间的时间算早的啰？”加奈江闻言，一脸惊讶地说。

“是吗？”我也忍不住追问。

“是呀！我跑出房间时，就看到由香往本馆跑。”加奈江说。

“那是加奈江你太会睡了。”

健彦嘲讽的语气，让加奈江绷着一张脸。

“当时加奈江只看到由香吗？”

“应该大家都在吧！我不太记得了……不过我记得和女主人擦身而过，她一边问：‘大家都没事吗？’”

她本来就责任心重，我觉得这很像负责人的她。

“起火前没人听到任何声音吗？难道没有这方面的证词吗？”

我一说完，健彦揶揄地笑了笑说：“大家都在睡觉呀！就算‘居之壹’的房间有声音，顶多也只有隔壁的曜子姑姑听得见吧？”

“有声音也不见得一定是从‘居之壹’发出来的呀。”加奈江替我反驳。

健彦则不以为然地响应：“管他别的房间有什么声音，那跟火灾有什么关系吗？”

“是吗？对了，如果纵火的凶手在里面，可能就会听见他出入的声音。要不要去问问大家？”

“加奈江！”由香突然语气很凶地说：“那种声音怎么能当作证据呢？”

“就是说啊！问这种问题，只会让大家陷入恐慌吧？”

“我只是说，如果真有凶手的话或许会有声音，可是你们却这样联手攻击我！”

“好了，别吵架嘛！”我发挥了善良婆婆的作用，和气地对着他们三个人笑了笑。

“哦！真热闹啊！”直之顶着一头湿发出现了，大概是刚泡完温泉。“泡汤真舒服，本间夫人不去泡一下吗？”

“哦，我傍晚的时候泡过了。”

“那我要去洗了。”加奈江一脸不悦地站起身，空出的位置刚好换直之坐下。

“你们在聊什么？”他笑笑地问，但由香、健彦都没答腔。

刚起身的加奈江回过头说：“刚刚说到殉情案那晚的事。若果他们真的是被人陷害的，想问问看有没有人有线索。”

“哦，那件事啊！”直之似乎对这个话题不怎么感兴趣，表情看起来有点扫兴的样子。

“舅舅知道什么吗？半夜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加奈江大概又没注意到他的表情，单刀直入地问道。

由香正要开口说话，直之却抢先回答道：“没有，不记得了，因为那天睡得很熟。”

“那直之也是听到苍介的叫声才醒来的吗？”我问。

他笑了笑说：“是呀！他实在太大了，吓了我一大跳。”

“您当时住在哪个房间呢？”

“跟这次一样，在‘叶之壹’。”

“伯母，”此时，由香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害我愣了一下，然后她淡淡地说：“先失陪了，我要去洗澡了。”

“好，好，去吧！”

“那我也先告返啰！”或许由香不在没意思吧！健彦也跟着她步出大厅。

目送他们离去，我对直之微笑着说：“年轻人在真热闹，而且由香和加奈江长得又漂亮。”

“根本不知道她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一不小心惹她们不高兴可就惨啰！”

“哎呀！瞧你说的，真是夸张。”

“真的啦！”直之意有所指地瞄了一眼走廊的方向，再回头看看我，然后笑着说：“喝点东西吧！夫人要喝什么？”

我回答：“什么都好。”于是他请小林真穗去那威士忌来，顺便来点小鱼，配上热乌龙茶。我不想与这个男人独处，但现在起身离开也不太自然。

“前桥还很冷吧？”他问。

“是啊！不过最近庭院的盆栽终于发芽了呢！”

本间夫妻就住在前桥，他们家是幢木造两层楼的小房子。

“听说您没和家人同住啊？”

“对，本间去世后，我就一个人。”



讲这句话时，我想到菊代夫人绝不会让人感受到她的寂寞孤单，因此我尽量模仿记忆中她说话的表情。

“一个人多少有些不便吧！要不要请个帮佣？”

“我也这么想过，但没人要来，我也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这是菊代夫人常挂在嘴边的，她总是会接着说：“不过，一个人反倒轻松，也有好处。”

“您附近的邻居呢？”

“最近比较疏远了。年轻一点的，都不喜欢做家事。”

“是吗？或许是吧！”直之欲言又止，我猜他一定很想接着说，老年人独自在家生病倒下，恐怕没人知道。但直之接着说：“不过，与本间夫人相处的感觉很奇妙，很不可思议，我一点都不觉得是与年长的人相处在一起。”

“那是因为我的个性本来就比较幼稚。”我低下头，不敢直接面对他。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应该说您的内在还很年轻……”

危险！得赶快转移话题才行！

我突然说：“茶怎么还没来呀？”

我这么一说，他才一副突然想起的表情说：

“对喔！怎么那么慢啊？我去看看！”

看着他起身离去的背影，我稍微松了口气，从怀里取出一面小镜子，看看妆掉了没。还好，没问题。

直之的催促果然有效，不久，喝的东西就端来了。他边喝着威士忌加冰，一边侃侃谈起他在美国的工作及生活。我学起菊代夫人，脸上浮着笑容微微低首，偶尔点头同意，偶尔响应几句。

“你们聊得真起劲啊！我可以加入吗？”曜子也来了，在直之旁边坐了下来。

“我在听直之讲国外的事。”

“那他有没有提到外国女人啊？”曜子一边笑、一边替自己也弄了杯威士忌加冰。

直之苦笑着说：“你不了解我们在美国的辛苦，才会开这种玩笑。跟着高显大哥可是很操劳

的哩！”

“大哥都说那是要磨练你了，不让你吃点苦头，将来怎么成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呢？”

“吃点苦头？那才不叫一点苦头哩！”直之夸张地皱起眉头继续说：“高显大哥的精力可不是普通人的境界啊！这也是他一举成功，给一原家带来那么一大笔财富的原因。可惜，死得早却什么都没享受到，那些钱也带不进坟墓啊！”

话题逐渐转移到高显先生的遗产上去，这大概是曜子的企图吧！

“再说到继承……”直之呆望着杯里的冰块说：“那也是件麻烦事啊！”

“大哥写遗嘱，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曜子小声地问。

“你别用‘阴谋’这种恐怖的字眼好吗？”直之苦笑着。

“可是他一定另有所图吧？不然分遗产这种事，怎么不交给我们处理？”

“这样才好呀！没遗嘱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少纠纷哩！”

“话是没错，只是感觉不好。他喜欢谁、不喜欢谁，大伙不都清楚得很？”

“随便啦！他给什么我都只能接受啦！大哥要是什么都不给我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平常表现太差了吧！”

冰块“喀拉”一声，直之看着我笑了笑。

“你倒好，实际上你等于继承了大哥的公司。他已经帮你做起来了，也算是接受了他不少恩惠啰！”

“姊姊也不差呀！以你现在的状况，这些遗产也算不了什么嘛！姊夫的不动产生意，也一直很不错，不是吗？”

“嗯，话是没错，只是……”说完，曜子看了看旁边，小声地叹了口气，表情有点僵硬。

“苍介哥也不缺钱吧？意思、意思拿一点应该就可以了把？”

“不过，事实上好像不是那样喔！”曜子故意皱着眉说：“他最近好像又要出来。”

“出来？该不会是……”

“当然是选举呀！他以前不就说过过了吗？结果那次没选，但今年好像是认真的。”

“上次是因为高显大哥不支持他才放弃的吧？”

“因为大哥认识很多议员，所以不希望自己的亲人踏入政坛。”

“难道他认为大哥不在会更有机会吗？选举可是要花很多钱的呀！”

直之用手指敲了桌子几下，看着我皱着眉说：“抱歉，让您见笑了。”

“真的，这是我们的家丑。”

“不会、不会。”我挥挥手，“我活到这把年纪也很少遇上这些事，倒是觉得很有意思。出来竞选，选上的话不是更好吗？”

“嗯，选的上吗？”

“换个话题吧！说点轻松的。对了，谈谈你们加奈江的婚事吧？”直之说。

“有人要帮她说媒。”曜子耸耸肩。

“哎呀，原来她要结婚啦？”

我说完，曜子笑笑地摇摇头。“她本人好像还没那个意思，好几次都有人要帮她说媒，但一提到要交换相片她就拒绝了。”

“大概有心上人了吧？”直之笑着说。

“有的话倒好，以我看来是没有。不过这种事，做妈妈的感觉都不准。”曜子耸耸肩。

要了解那位小姐的心事，确实不太容易。

“令媛那么漂亮，一定有很多仰慕者追求，只是不知道该选哪一个吧？”我客套地说。

“谢谢，可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坦白说，她还是孩子。我老公也说，她不到三十，是没办法当人家媳妇的。”

“那么说太严格了吧？”我像个老太婆般瘪起嘴来笑了笑。

“比起加奈江，应该是由香先结婚才对吧？只是纪代美好像不肯放手。”

“她跟健彦不知道相处得如何？以前就说要让他们两个在一起的。”

“是吗？”曜子有些轻蔑地扬起嘴角说：“我看只是健彦单方面喜欢她，由香根本没那个意

思。”

“可是苍介兄好像很看好他们两个喔？”我说。

“当然，由香嫁过去的话，财产就有两倍了呀！”

听了曜子的回答，直之噗嗤地笑了出来说：“有那么单纯吗？”

“苍介哥的脑袋就是单纯呀！和他比起来，比较有谋略的应该是纪代美。她希望由香嫁给政商相关人士，所以如果哥哥出来选举，甚至当选的话，或许她就会答应了吧？只是……”曜子身体向前，神秘兮兮地说：“听加奈江说，由香好像有中意的对象了。不知道是谁，但好像不是健彦。”

“是喔！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直之一脸夸张的表情，同时将变淡的酒，咕噜咕噜地再添进了许多威士忌。

“直之，那你没有中意的对象吗？”我半认真地问。他这个年纪还是单身，让我一直觉得很好奇。

“没缘分。虽然我这个年纪已经不适合再被叫单身贵族了，但没办法，就还是个王老五。”

“说这种话，其实是你眼光太高、太挑剔了。本间夫人您说说看，快要四十了，我弟弟还是个单身汉，我们敢大声地跟别人说吗？”

“怎么枪口对到我这儿来了呢？看来这个话题也不太好。”直之一副开玩笑的口气。

比起面对苍介时，这对姊弟感觉融洽许多，也许是因为他们同父同母的缘故吧？

我想把话题转到自杀案上，心想曜子比较可能会谈，不过直之也在，总觉得不好开口。

我看了看他们姊弟俩，起身说：“我也差不多该休息了，有点累了。”

“也是。明天不用早起，请您好好休息。”直之说。

“晚安。好期待明天啊！”曜子也接着说。

“晚安。”我连忙点头回礼，离开了大厅。



经过回廊，本来打算回房间的，但忽然想去庭院看看。庭院里到处都装有照明灯，可以悠闲散步，不需特别注意脚下、担心跌倒。再过两个礼拜，就可以赏樱了吧？

水池边有个长椅，确定不脏后我才坐下。池面上映着回廊亭的倒影，抬头一看，对面刚好是“居”栋。

霎时，往昔的恐惧与绝望又向我袭来。或许，那是葬身火窟、不明不白地死去，才是最幸福的。现在的苦，令我痛不欲生。

二郎！我的二郎！

他的声音、他的笑脸、那充满年轻活力的肉体，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我这辈子唯一的恋爱，以令人无法想象的残酷形式就此结束了。

不知不觉间眼泪掉了下来。只要想到二郎，不论何时都令我心碎。

我赶紧用手帕按住眼睛，却发现附近有人。一看，女主人正好走过来。她看到此时这里有人，也吓了一跳。

“晚上的夜景很棒吧？”她马上又恢复女主人的职业笑脸。

“是啊！我欣赏好久了。”说完，我立刻从长椅上起身说：“女主人也出来散步吗？”

“我在巡房。平常不需要，不过今晚有客人。”

“有劳您了。”

“也没什么，顺便散散步啰！”

我们不知不觉地并肩站着，低头望着水池。

我心想这女人有杀我们的动机吗？其他人会有，目的是遗产。可是这女人，就算我们死了，对她而言也没什么好处。

硬要说的话，难道是嫉妒？

或许有可能。自始至终她都是情人，最后高显先生却没向她求婚，结果一个不过才当了六年

的女秘书，却夺走了她企业夫人的宝座。一时冲动之下，她或许会把我们给杀了吧？

不对！我歪着头想。那不是一时冲动，是计划缜密的谋杀。如此说来，小林真穗的嫌疑就减轻了。

“怎么了？”我一直盯着她的侧脸，她似乎觉得奇怪。

“没事。”我这才恢复了笑容，笑着回答她。  
“请问，你在这家旅馆待多久啦？”

“嗯，前前后后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吧！”小林真穗抬起头望向水池。

“你一直都单身吗？”

“是啊！”她点点头说：“我本来跟一原先生说过结婚后就要辞职，但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时间管别的事情。”

“没有好的对象吗？”

“应该这么说，当初来这里上班时，就错过了姻缘。”小林真穗尴尬地笑了笑。

“你真爱说笑。”我也将笑容堆满脸上。

笑容在真穗的脸上停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一脸严肃地望着池面。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一原先生非常喜欢这家旅馆，他说这里比自己的家更能让他放松。”

我点点头。这一点我当然知道，高显先生来这里时，大多数时候我都一起。

“当这里的女主人，可能不久了，就看明天的结果如何……”

小林真穗语重心长地这么说，让我感到很意外。她介意谁会成为下一个经营者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我不认为她会是把这种事挂在嘴上的人。或许她认为我是个局外人，不知不觉间吐露了心事吧？

“不用担心，”我说：“大家都非常认同你的能力。不管谁经营，一定都会让你继续做下去的。”

“谢谢！”她微微点头，继续说：“不过坦白讲，我有点累了，也差不多该休息、休息了。”

“这样啊……老客人可会失望的唷！”

“不，怎么会呢？”她难为情地将手放在嘴边说：“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些，希望您可别说出去。”

“当然，我不会的。”

我们进入回廊后，眼前出现了左右两条路。

“那我就先失陪了。有什么事的话，请打电话给我。”

“好的，晚安。”

与她分手后，走过回廊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先把门锁上，我吐了口气后，两腿一软地坐下。

终于平安无事度过了好一段时间。

相当成功，没有任何人识破我的伪装。并且，我也接触了所有的人。

接下来就等对方出手了。一直身在暗处的那个人，今晚一定会采取行动的，因为明天之后就没机会了。

看看手表，时间刚过十一点，以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来说，这时候上床睡觉是理所当然的。我换上睡衣，把那封信放在枕头边，也就是

那封桐生枝梨子的遗书。

我把大门的锁打开，再轻轻地关上。敌人一定会以为门是锁住的，所以可能会从办公室里偷出万能钥匙，但万一不慎卡在门口被人看见就麻烦了。我不锁门可是替凶手着想。

接着我把皮包打开，取出一个小型的摄录机。那是一台八厘米的摄影机，最多可以录像长达两小时。我将电源线插上插座，再把桃子套在机器上，只露出镜头的部分，并调整位置对准房间的入口。开关打开确认让镜头给遮住，机器上面盖一条毛巾，电线则用枕头遮掩。

“这样就可以了。”我有些得意地喃喃自语。万事俱备。

留一盏小灯，我钻进被窝里。这一点光线就足够录像了。

全新的棉被散发出独特的香味。我觉得听得到一点摄录机动作的声音，但不知道的人可能会以为是冰箱的声音。我绝不返缩，毕竟走到这一步也回不了头了。

虽然闭着眼，但我根本睡不着，精神紧张、异常亢奋。这是当然的，我现在可没心情睡觉。

在黑暗当中，我一动都不敢动，不禁想起那一晚的事。半夜里我的颈子突然被人勒住，而那一瞬间，我的青春就结束了。

从遇见二郎之后才开始的短暂青春。

“枝梨子简直像个心理医生。”从电影院出来，二郎打趣地说。

“会吗？为什么？”

“电影里的人说话时，你一边听、一边点头，好像在帮人家咨询。”

“讨厌，你看到啦？”我纯真羞涩地说：“那是我的怪癖，连看电视剧，都会不知不觉地点头。”

“是喔！现在想想那个画面，好像有点恐怖耶！”

“喂，你很过分唷！”

“看过啊！”他面不改色地说：“在孤儿院的时候看过。大概是我十五岁的时候吧！那时候我什么坏事都干，院长受不了了，就带我去见心理



医生。”

“你做了什么坏事？”

“很多啊！把学校里的东西一个个偷出来，拿去当铺，再把换来的钱拿去赌马什么的。不知为什么，也不是特别为了要钱，就是想做些让老师不高兴、会皱眉头的事。大概没被教好，就想调皮捣蛋吧！”

“那心理医生怎么说？”

“什么都没说，诊断结果是不会告诉我们的。不过后来老师乱温柔的，温柔到让人觉得很恐怖。”

“心理医生一定说你是好孩子。”

“是吗？不太可能吧！”二郎抓抓头。

每当和他走在一起，都会有年轻女孩偷瞄他，他就是那么引人瞩目。与他的出身相比，他的外表仿佛戴着一张完美面具，双腿修长到可以当流行杂志里的模特儿。被周围的人盯着猛瞧，他显得局促不安而没有自信，但心里却充满洋洋得意的滋味。

我问过他有没有交过女朋友，他回答没有。

“你看，我只有高中毕业，没亲人又没前途，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我？”

“真的吗？”

“是啊！枝梨子呢？一定男朋友一大堆吧？”

我犹豫着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很不想承认这把年纪了，还没有一点恋爱经验，但我还是据实以告地说：“当然没有啰！像我这么没有魅力的女人已经很少见了。”

他不服气地说：“才不会呢！”接着又笑着说：“太好了，那我就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啰！”

“男朋友……对啊！”

这句话让我欣喜若狂，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男朋友。

这个目前为止与我绝缘的名词，听在我耳里有多么甜蜜。

当时我真的认为，为了他我可以去死。若有人要夺走他，不管是谁我都绝不答应……

有声音，我张开眼。

看看我做了什么蠢事？我居然差点睡着了。大概是因为紧绷着的神经太累了。

我两眼盯着一片黑暗，然后听到纸门拉开的声音，接着有一道淡淡的光线透了进来。

有人进来了。

那人手里拿了一个小型手电筒，灯光非常微弱，大概前面被毛巾或什么东西盖住了。微弱的灯光慢慢靠近我，我赶紧闭上眼。要是被发现我是醒着的，一切就都毁了。

我只能用耳朵搜寻对方。踩榻榻米的声音越来越靠近，我心跳加快，一股冲动让我想要大叫。

脚步声就停在我的头旁边。我好想睁开眼，但不行。对方应该是一边盯着我、一边行动。

这是谁？究竟是谁？

我脑海里突然有股冲动，不如现在就起来与对方拼个你死我活。不行！不能这样，这样成功的几率一定不大，一不小心我还可能会被撂倒，要是被人听见赶过来，那就泡汤了。现在只能忍耐。

摄录机应该在运作吧？现在到底几点了？底片只有两个小时，要是没拍到凶手的身影，可就前功尽弃了。

我感觉到有气流掠过我的脸，应该是对方拿走了信封，然后是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纸门拉上了，接着是房门开关的声音，还有“喀拉”一声门锁关上的金属声。

我从被窝里跳起来，枕边的信封果然不见了。看看表，时间是凌晨一点十五分，距离我钻进被窝大概过了两个小时。

我赶紧查看袋子里的摄录机。机器停了，大概是底片拍完了。什么时候拍完的呢？时间上应

该才停没多久。

黑暗当中，我把摄录机接上电视。稍微倒带后，按下播放钮。要是没拍到凶手——想到这里我就全身发烫。

刚才的画面出来了。黑暗当中，可以看到和式纸门，这是凶手进来之前的画面。

我咬着大拇指的指甲。如果什么都没拍到的话就白搭了。啊！我真是太粗心大意了。本来计算好卡匣时间，打算快拍完时再换卡匣，竟然打起瞌睡所以忘记了。

正当我责怪自己时，画面突然开始动了，纸门也拉开了。我心里不禁狂喜。

有人进来了。但画面实在太暗，而且镜头角度不对，并没有拍到脸。但看得出来是穿旅馆里的浴衣，很明显是个女性。

她经过镜头前面。腰很细。是谁？到底是谁？

她从画面中消失了一会儿后，又出现了。可是看不到脸。我紧紧地咬着牙。

纸门被拉上了，底片大概也同时间拍完了。但在这之前，我觉得有个东西闪过画面，是她的脸往这边看。我赶紧再倒带，按下暂停的按钮。

啊，这是……

真的吗？真的是吗？这个人真的是当时的凶手吗？

画面里拍到的是一原由香。

一直等到凌晨三点。

我之后完全没睡，一直在想，为什么是由香？为什么她要来？

这么想或许很笨。为了要找出自杀案的设计者，我特别以桐生枝梨子的遗书作为诱饵，诱使对方现身。结果她中了圈套，她不就是凶手吗？

当然有动机，就是为了高显先生的遗产不被别人夺去。

只是有一点我无法释怀。那个由香，她胆敢做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吗？

不，或许我想太多了，人不可貌相。她天生就是千金小姐，虽然长得漂亮，并不代表她没有俗不可耐的贪欲。

我有些犹疑，但还是爬出了被窝。不管怎样，我没法这样等到天明。除了偷遗书之外，由香一定和那起遭人设局的自杀案有什么牵连。

我有办法让她招供。她现在应该还在睡觉吧？我要把她的手脚绑起来，问她为何要偷遗书。说不定凶手另有其人，只是唆使她去偷的。虽然这样有点可怜，但即便这样我也要让她死。

共犯与主嫌一样都要接受惩罚，这是当初我决定复仇时，就想好了的。

为了绑住由香的手脚，我拿了两条腰带放在怀里，再从袋子里取出备份钥匙。这个备份钥匙和旅馆里的万用钥匙一样，拿起书原来是高显先生的，几年前寄放在我这里，结果一直由我保管着。

为了不留下指纹，我两手戴上白色手套。我不是怕警察，但被捕之前，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是否要变装？我犹豫了一下。我有点想让对方看看我的真面目，但最后还是决定以老太婆的装扮不出房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以这身装扮出去，万一发生任何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还来得及。



及。

馆内一片寂静、鸦雀无声，灯光也调到最暗。寂静当中，我走进回廊。为了不发出声音，我没穿拖鞋，只穿了一双很厚的袜子。

我确定由香住哪一个房间。晚餐后她曾说过自己跟起火当天一样，住在“叶之叁”。

在长长的回廊上走了一会儿，不久，我来到“叶之叁”的门前。瞧了瞧四周，确定四下无人，我屏气凝神地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内。

“咔嚓”的清脆声响，在深夜里清晰到我的心都快要停止了。我再看了看周遭，打开门溜了进去。以防万一，我得先把门锁上。

一双拖鞋整齐地排放着。我小心翼翼地不发出任何声音，慢慢地拉开纸门。

房内点了盏小夜灯，整个空间笼罩在黯淡的灯光下。微光之中，隐约可以看见棉被。鼓起的棉被里，显然有人。

我集中注意力聆听，应该听得到呼吸声才对，但我只听到外面的风声。她睡着了吗？还是醒着却假装按兵不动呢？不管那么多了，我决定

踏进屋内。踩在榻榻米上发出的吱嘎响声，更让我的心脏紧紧揪成一团。

我看见嘿黑的头，敌人就潜在棉被里。我静悄悄地走近她，在她身边弯下腰。

我觉得她大概是睡着了。若是醒着，一定会感觉到有人进来，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

接下来怎么办？

先确定脸。我应该不会弄错，只怕万一。我掀起棉被的一边，慢慢打开。

没错，就是一原由香的脸孔。

但她的眼睛是张开的。她趴在床上，歪着颈子，脸对着我。

看到这种情形，我该如何反应呢？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双方却都没作声，也没变脸。时间仿佛停格一般。

我觉得她现在就要大叫了。为了阻止她，我用两手抓住了她细细的颈子，然后勒住，闭上眼睛死命地勒紧。

过了一会儿，我却感觉相当奇怪。就算颈子被我勒住了，由香却完全不抵抗，像个人偶般动

都不动。她的颈子像人偶一般冰冷，也不够柔软。

我战战兢兢地睁开眼，与她四目相望。我吓了一跳，接下来的瞬间是更大的冲击。

我慌张地松开手，身体失去平衡，赶紧往后返，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

她表情依然没变，两眼空洞。我咽了咽口水，嘴里异常干燥。

由香死了。

不是我杀的。我勒她脖子的时候，她就已经死了。我掀开棉被，忍不住发出一小声惊叹。

由香的腹部沾满了血，腋下插了一把刀。她真的被杀了。

怎么会这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脑海里一片混乱。该怎么办？我已经完全无法冷静思考了。

我眼前能想到的，就是赶快收回刚才那份遗书。我跌跌撞撞地起身，旅行袋里、衣服口袋里、洗脸盆旁边，我一一查看，但就是找不到遗书。

接着我才发现，室内一片杂乱。在我搜查之前，已经有人搜过了。

所以，遗书已经不在这里，是杀死由香的凶手拿走了。这么说来，由香并非是设计自杀案的凶手啰？那由香为何要偷遗书呢？

我不能再这里呆立不动。其他的事以后再说，现在得赶快离开这儿。我迅速地看了看周遭，确定自己没留下任何痕迹。不能让人知道我进来过。

我正要把棉被归为时，发现榻榻米上有由香的血迹。仔细一看，好像是她用左手写下的字。

那个字看起来像英文字母“N”的反字“И”。

这是临终留言吗？难道这个字暗示着凶手真正的身份？

我记住这个字型后，从由香身上拔出刀，用刀的尖端在“И”上乱涂一通。等符号被涂得无法辨识后，我再把刀放回棉被里。如此一来，就只有我知道由香的留言了。

我的手放在门把上，正要步出房门。外面有声音传来，是对面开门的声音，就是“叶之壹”直

之的房间。

这种时间，直之在做什么？

等了一会儿，我听到轻微的脚步声，但却旋即消失。他该不会在门外吧？他到底在做什么？我开始焦躁不安。随便闯出去，一定会和他撞个正着。

事不宜迟。我回到房内，打开另一边的玻璃窗。那里放有一双室外用的木屐，但我现在可不能穿。我穿着袜子直接踩在土上，只想着先逃出去，此时一点也不觉得冷。

乌云遮月，朦胧的照明灯此刻对我来说简直奇亮无比。我弯着腰小跑步，生怕被人发现，不知不觉间更加快了脚步。

跑到一半碰上水池，若要过桥还得绕一大圈，更要冒着被灯光照到的风险。放眼望去，池面曲曲折折，最窄的地方大约两公尺宽。我鼓起勇气用跳远的方式一跃而过，而且我跳得比想象中还远。这得感谢常让我上健身房的高显先生，因为他常说工作就是要锻炼身体。

我就这样继续朝着“路”栋的方向跑，最后终于抵达“居”栋。刚才把玻璃窗的锁打开是对的。一进房间，我就累得瘫倒在棉被上。

嘈杂声四起时，我还在房里。为了七七四十九的法事，我正在穿丧服。当然，我早就知道这件丧服是用不上的。

有人用力敲我的房门，是直之。他也穿着丧服，但没打领带。

“不得了啦！”他满眼血丝地说：“由香……死了。”

“什么……”

这一刻的表情，我练习了好久。两眼失焦、呆若木鸡地张口不动，然后再慢慢地摇摇头说：“不会吧？”

“是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看来是被人杀害了。”

“被杀？”我两眼睁得大大的问：“被谁杀的？”

他摇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强盗杀人……纪代美去房间叫她，没人应门，房门也上锁了。她从后面院子进去，发现由香死在棉被里。现在我哥正在报警。”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闭着眼、两手放在脸颊上，假装调整呼吸说：“真不敢相信！”

“我也是，感觉很不真实，但实际上就是发生了。本间夫人，不好意思，麻烦您马上到大厅去。法事的准备就取消了，虽然对高显大哥很过意不去，不过谁知道七七四十九这天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说啊！好，我这就去。”

关上门后我全身虚脱。好险没问题，演得不错，直之好像并未起疑。

我补了一点妆后前往大厅。一原家族的人几乎全都到了，连女主人小林真穗也来了，其中只有一原纪代美不在。



我坐在最前面的一张桌子，没人理我，大家都一脸沉痛，沉陷于各自哀伤的思绪中。连一向活泼的加奈江，都坐在角落里低声啜泣着，身边的健彦也两手抱头。

“就是啊！总之出事了，法事也暂停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对，是啊！警察还没来，应该快来了。好，我会小心。”

曜子的声音分外刺耳。公共电话另一头的，大概是她丈夫。原本预定今天要来的，应该是叫他不用来了。

“请问一下，由香小姐的情况如何？”唯恐干扰别人，我小声地问直之。

“听说是肚子上被人刺了一刀。因为其他地方没沾血，可能是睡在棉被里时遭到攻击。”

“唉……”我皱着眉，假装过于悲痛，声音哽咽。

“由香的房间，有一个玻璃窗没锁，房间也被翻得乱七八糟，应该是小偷干的。”

过了一会儿，苍介出现了。他也身着丧服，后面还跟着一位身材瘦削的中年警官。“刑警应

该快到了，你们在这里等一下。”苍介一脸疲惫地说。

“全员到齐了吗？”警官看了看大家后，开口问苍介。

“不，由香的妈妈在房间里，她在休息，大概是打击太大了。”

“原来如此，说得也是。”警官点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说：“请各位不要离开。一定要离席的话，请先跟我说一声。哦，要上厕所的可以自行前往。”

他刚说完，曜子和加奈江便起身去上厕所，其他人则好像没听到警官的话。

不久，大批的搜查警察透过县警的通报来到现场，有穿制服的警官，还有一些便衣刑警。

他们进进出出，看起来毫无秩序，但其实他们一定是依照平常的训练程序，各自采取行动。

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官过来，表明说要采集每个人的指纹，大家的脸上泛起了紧张的神色。

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直之开口说：“这是消去法。从由香房里的指纹，消去相关人员的之

后，剩下的就是凶手的指纹。”

很有效的一句话，大家都松了口气。

一位名叫矢崎的警部，似乎就是案发现场负责人。他的模样看起来不到五十岁，体型修长，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给人的第一印象颇有绅士风度；不过镜片后面的眼神，锐利得让人害怕，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外表威严，毋宁说具有学者般的冷静头脑。他看起来是个强敌——令我感到不安。

“昨晚有没有人听到什么声音？譬如说话的声音？”

矢崎询问大家，但没人回答。

接着他换了一种方式问：“那么，半夜有没有人醒过来？不管几点都没关系。”

还是没人回答。

我斜眼看看直之。真奇怪，昨晚他房间里明明就有声音。

直至开口问：“凶案发生时大约几点？”

“确切时间要等解剖结果出来才知道，大概在半夜一点到三点之间。”

或许不是什么侦查机密，矢崎警部爽快地回答道。

“当时我可是睡得很熟。”曜子喃喃自语着。

“我也是。”加奈江模仿妈妈的语气说：“那种时间，当然是在睡觉了。”

说完警部点点头，继而转向小林真穗。“最近，这附近是否看过可疑人物出现？或听到什么谣传呢？”

回廊亭的女主人犹豫了一下说：“可疑倒是没有。”接着说：“偶尔有外人会把车靠边停，盯着旅馆看。这家旅馆的造型特殊，常被杂志介绍，所以有些人会过来凑热闹。”

“这两、三天也有这种事吗？”

“可能有，我没注意。”

“那些人，目前为止有带来什么麻烦吗？”

“他们那样做就是带给我们麻烦，对我们的房客倒是没有危险。”

“昨晚住在这里的人好像全是被害者的亲戚，那其他客人呢？”

“不，其实……”苍介赶紧代小林真穗解释，说目前这家旅馆暂停营业。矢崎警部也发现这里没有其他员工，才恍然大悟。

“哦，对了，”真穗开口说：“昨天白天，突然有一位客人过来，他大概不知道我们暂停营业了，还说要住宿，不过等我解释过后他就走了。”

“那个人的长相，等会儿要请您再跟外面说清楚一点。”

矢崎警部指示年轻刑警，谨慎地将小林真穗的话记在笔记本上。她没问那位客人的名字，只记得容貌和体型。

“昨天各位是一起到的吗？”听完真穗的说明，警部问大家。

“除了本间夫人之外，”苍介回答，“我们先集合，再分三辆车过来，所以几乎是同时间抵达。”

“跟由香小姐同车的是哪位？”

“我和加奈江。”健彦说。

警部转向他。“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奇怪的事？譬如说碰到谁？或由香小姐的样子很奇怪之类的？”

“嗯，我没注意。”健彦沉着一张脸看着加奈江，加奈江也摇摇头。

“没什么特别。”

“这样啊！”

“请问，”曜子战战兢兢地说：“由香不可能是自杀的吗？”

“不可能，”警部立刻否定了这个看法。“被认定是凶器的刀柄上，没有由香小姐的指纹。那把刀，是断气之后被人拔出来的。还有件事更奇怪，由香小姐的脖子上有被人勒过的痕迹，是她断气之后被人勒的。”

我的心脏狂跳了一下。由香的身上竟然还有我的勒痕？

“用刀刺杀，再勒脖子……凶手为什么要这样？”直之问警部。

“不知道，我们也想厘清。”

除了我之外，应该没人答得出来。现场气氛又再度凝结。就算是刺杀由香的凶手，现在听到警部的话也会毛骨悚然吧？

“昨晚，最后见过由香的是谁？”

“加奈江吧！”苍介说：“你们不都一直在一起吗？”

“可是泡完汤，我们就各自回房间了。”加奈江回答。

“从澡堂出来是几点？”

“十一点左右。”

“之后就没人跟由香小姐说过话了吗？”

对于警部的问题，众人又陷入了一阵沉默，然后直之才有所顾忌地说：“应该就是我了，她十一点半左右来我房间。”

“为什么？”

“她拿了一瓶白酒和开瓶器过来，叫我帮她开酒。”

“葡萄酒吗？”

好像听到意外的事，警部一脸困惑。

“哦，对。”小林真穗说：“之前她来厨房，问我有没有酒，我就拿了瓶白酒和杯子给她。”

“还有开瓶器吧？”一旁的曜子说。

小林真穗点头说：“我问她要不要帮她开，她说她自己会开，拿了开瓶器就走了。”

“结果打不开，才去找直之。”苍介一个人自言自语着。

“那时候由香小姐的样子如何？”警部看着直之。

“我觉得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你们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我倒了点酒，她就出去了。”

“原来如此。待会儿如果还想到什么请随时告诉我。”

此时另一位刑警进来，交给矢崎警部一张看似相片的東西。他瞥了一眼后放在桌上，并对大家说：“由香小姐的腹部插了一把刀，这应该是一把登山刀，有没有哪位看过？”

大家都凑上前看。那是一张拍立得相片，照片里有把蓝色刀柄的短刀，刀刃上沾满血淋淋的



黑色血迹。

“没有吗？”矢崎警部再问了一次。

“没见过。”直之说。

“这里没有人爬山吧？不过听说高显大哥以前有一阵子会去。”苍介说。

“当然没见过啰！这应该是凶手带进来的呀！”曜子一副很不满的口吻。她大概想到警方可能在暗示，凶手是内部的人。

“凶手不一定一开始就持有凶器，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大概不想刺激相关人等，矢崎警部很快地就收起了相片。

“听说房间被翻乱了。请问有东西遗失了吗？”苍介问。

“这点还不清楚。我们原本想请妈妈到房间清点由香小姐的行李，不过看来现在是没办法了。我们大致检查过，并没有发现遗留钱包之类值钱的东西。”

果真如此，几个人点点头。

“那……”健彦犹豫了一下开口问。

警部看看他说：“有什么事吗？”

“由香除了被刺之外，有没有其他伤口呢？我说的不是割伤，是……”

大家都知道他想要问什么，矢崎警部也了解似地点头说：“没有被强暴的迹象，至少遗体看来没有那种痕迹。”

能在相关人士前明快地说出这种事，真不愧是老经验的刑警。健彦听了立刻松了口气，但随即又保着头。他大概觉得人都死了，是否被强暴也无关紧要了。

一位制服警官走进来，在矢崎警部耳边低语。之后警部对苍介说：“有位叫做古木先生的人来了。”

每个人都抬起头来。

“他是家兄聘的律师，”苍介代表回答，“请让他进来。”

矢崎点头，对旁边的制服警官使了个眼色，警官随即走出大厅。

“家族旅行竟然有律师参与，这是怎么回事？”警部满脸狐疑，似乎在怪大家并未说出实情。苍介惶恐地连忙解释宫部遗嘱等相关事宜，这位现场最高负责警官闻言随即脸色剧变。大概是多年办案的经验，让他觉得这件事颇有蹊跷。

刚才出去的警官，带进来两位男士。走在前面的是瘦得像鸡骨头似的老人，他是古木律师。我不禁伸直了背脊。

“一原先生，这究竟是怎么……”老律师走到苍介旁边，以炯炯有神的两眼看着大家。

“我也不知道。”苍介无力地回答。

“由香怎么会碰到这种事？”

“古木先生，专程把您请来真是不好意思，不过今天大概不适合公开遗嘱了。”直之似乎有点惋惜地说。

“我想也是啊！”

“您是古木先生吧？”一旁的矢崎看了看站在古木律师身后的人，插口道：“可以请教您吗？这位是……”

“我是驂泽弘美，古木律师的助理。”

他不但说话口齿清晰，还长了一副五官端正的脸蛋，再配上年轻的肌肤，让旁边的加奈江直嘀咕说：“好俊美喔！”

“原来如此，那么请两位一起，这边请。”

矢崎警部带着古木律师和驂泽弘美往餐厅的方向走去。

他们的身影消失后，四周郁闷的气氛比刚才还教人难受。带古木律师他们去别间问话，让大家的心情更加沉重。遗嘱公开的前一晚，其中之一的关系人被杀——这可能是巧合吗？矢崎不至于那么愚蠢吧？

受不了现场气氛的凝重，小林真穗起身说：“各位，早餐呢？”

就连这种时候，她也会注意客人的胃口。然而没人回答，大家都对所发生的事感到悲痛。终于，直之开口说：“我不需要，待会儿可能会像喝东西，不过现在我什么都吃不下。”

“我也不用。”苍介说。其他人则是连应一声都没有。无可奈何的小林真穗只好挺了挺背脊，

重新坐直。我冷眼旁观众人的样子。

究竟是谁？

我一个个的分析者杀害由香的可能人选。一原纪代美是当事者的母亲，应该可以剔除。深爱着由香的健彦好像也可以消掉，只是不知道男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苍介和曜子呢？感情不怎么好的亲戚，甚至可以说关系冷淡，如果有某种动机，杀害由香也不是不可能，当然直之也一样。加奈江呢？看起来天真单纯的小姐，说不定城府很深。小林真穗呢？仅以血缘关系这点来说，她会嫉妒即将继承庞大财产的由香吗？但继承遗产的又不是只有由香一个人。

重点是，由香偷了那份遗书，这件事与她被杀害应该有所关连。这次的凶案，一定不是单纯的强盗杀人。

较有可能的是，杀害由香的凶手也想要偷那份遗书。因为看到由香先偷走了，才慌张地杀了她，抢走遗书。

按照我的推理，杀害由香的凶手，应该就是想把我和里中二郎烧死的人。这么说来，我一定

要比警方快一步找到那个人，以泄我心中只恨。  
而那个人，一定就在这个家族里。

古木律师他们接受询问的时间，感觉特别漫长。矢崎警部究竟问了些什么？又如何跟这整件事牵扯在一起？

郁闷的空气中，寂静持续蔓延，气氛紧绷得让人连呼吸都小心翼翼起来。搜查警察偶尔忙进忙出，但他们也紧闭着双唇，不发一语。

我思考由香留下的“И”字。这是俄文，由香应该不懂才对。

单纯来看，难道会是“N”是误写吗？如果是N，就是NAOYUK——直之。不过，虽然是临死之前，但把英文字母反写似乎也不太合理。还有一件怪事，昨天晚上直之房间的门确实打开了，可是他却隐瞒这件事，究竟是何居心？

我又想了一下关于“U”这个字，寻找其他的可能性。横着看呢？如果是“Z”的话也是反的，所以也不会是“Z”。

但若是“S”就有可能了。“S”的话就是SOSUKE——苍介。

其他，还有希腊数字“VI”——代表6。但为何要用希腊数字呢？

正当我想着这些时，突然回廊里传来野兽般怒吼的声音。我朝声音的来源望去，只见纪代美手舞足蹈地冲进大厅，眼睛四周的妆和泪水糊成一团，头发像刮风过境般杂乱。

所有人这时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在众人的注目之下，纪代美跑向曜子。“还给我。”纪代美抽抽噎噎地说：“把由香还给我，我知道是你杀了她。”

“你说什么？”曜子一脸惊讶地说：“我为什么要杀由香？”

“别装傻了，我早就知道了，你不希望由香继承遗产所以把她杀了，对吧？”



“拜托，纪代美！”曜子拉高嗓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直之抢先一步挡住了曜子并对她说：“姊，你冷静点。”

“你让开啦！被人这么说，我冷静得下来吗？”

“由香死了，她一时精神错乱，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啦！”

“我很清楚！”纪代美扯开喉咙嘶哑地吼着，“是这个女人杀的！因为她需要钱。她和那家建设公司欠人钱，想多继承点遗产，就把由香给……”

“你给我住口！”尽管苍介从后面压制，纪代美还在奋力挣扎。

这时加奈江站起来，在间不容发之际，“啪”地一声打了纪代美一巴掌。

“你干什么！”纪代美越来越激动。

这时候，矢崎警部和刑警属下进来了。

“你们在做什么？快住手。”警部怒斥道，吩咐刑警们将激动的纪代美带往别的房间。她一离

开，曜子多少恢复了些镇定地坐在椅子上，但还是满脸愠红。

“究竟是怎么回事？”矢崎警部问苍介。苍介稍作犹豫，心不甘、情不愿地揭示了刚才发生的事。因为听过古木律师对遗产继承事项的说明，警部一点也不惊讶。

“原来如此。遗产越多，这种纷争就越多啊！”

“也不是什么纷争啦……”苍介欲言又止。

“才不是纷争哩！根本就是她发疯了。”大概尚未完全恢复平静，曜子的声音有点颤抖，“我怎么会做那种事嘛！”

矢崎警部挥挥手，想缓和气氛，接着说：“我们要麻烦各位一件事。从现在起，我们要个别问话。”

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不满，但警部好像没听到似地继续说：“看情况，或许会问得很深入。为了查出真相，请各位多多配合。在调查结束以前，我想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各位，有人有急事需要立刻离开的吗？”

看了看四周，没人举手。

“没有吗？好，那现在开始。侦讯结束后，请不要回自己的房间，留在大厅待命。如果一定要回房间的话，请知会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搜查警察。”

“等一下。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直之忍不住问：“有什么要问的，不能直接在这里问吗？这样也比较不会记错，也能早点结束。”

“话是没错，只是有些话可能不方便当着大家的面说。”

“可是……”

“直之先生，”矢崎警部说：“有关办案的过程，请务必遵照我们的指示，麻烦您了。”

平稳的声音，带着不容分说的果决。直至似乎也慑于这种压迫感，不再坚持。

警部决定做个别侦讯，一定是听了古木律师的证词，再加上刚才的骚动。他或许已经开始偷偷地描绘，一张与庞大遗产继承有关的内部人员行凶图。

“古木先生，警察问了你们什么？”律师和助理回来了，等待侦讯的苍介开口问。

“警方先间接地问了我昨晚到今天早上的行动，应该是要确定我有不在场证明吧！”

古木律师说话时的眼神不太对劲，他应该认为每个人都涉嫌重大。

“幸好我们有不在场证明，因为昨天我们再事务所工作到很晚。问其他同事也应该知道，我们两个人半夜不可能跑到这家旅馆来。”

也就是说，古木律师和驂泽弘美不可能是杀由香的凶手。

“还有呢？”苍介催促着，一副不想听他废话的表情。

“主要是继承问题。”老律师回答。“他们当然不知道遗嘱里的内容，只说依照常理来分的话，各自会继承多少等等这类事情。”

“那您怎么回答？”

“我向他们说明，单纯按照法律来分的话，由香小姐和苍介先生各得全部的三分之一，曜子小姐和直之先生各得全部的六分之一。”

“由香的爸爸、苍介，和已故的高显先生是同一父母所生，曜子和直之是高显先生同父异母的弟妹，所以继承分数减半。”驂泽弘美在一旁补充道。

但他们好像已经知道了，所以曜子和直之不动声色，反而是加奈江质疑地说：“哎呀，由香也是继承人啊？不是纪代美伯母呀？”

“因为由香的父亲已经过世，所以由后代继承，配偶不得继承。”弘美滔滔不绝地回答。

“这么说来，由香死了，伯母也不能继承遗产了？”

“由法定继承来看就是这样。因此，苍介得全部的二分之一，曜子和直之得全部的四分之一。”

“这样啊！”加奈江的嘴巴张得好大，眼球咕噜咕噜地转，仿佛在窥视其他人的表情。

“因为问了这些事，警部先生就会怀疑我们这些人吗？”

曜子满脸不悦地说：“他们一定会想，由香死了谁最有利。想也知道，一定是我们这些亲

戚。”

“怎么会？”直之说：“我才不会为了多继承一点而杀人。这种事警察应该懂吧？”

“谁知道啊！分母的大小还是差很多吧？”

由香死后，法定继承权从三分之一升格为二分之一的苍介愁容满面地说。郁闷的空气在大家四周蔓延开来。

不一会儿大家依序点名，轮流进入作为临时侦讯室的办公室。第一个是苍介，接着是曜子，目前纪代美似乎还无法接受侦讯。

如同警部先前的预告，侦讯化了很长一段时间，苍介和曜子都被问了将近三十分钟。

“下一个是你。”曜子回来后对直之说到。他用一副引颈企盼的表情站起来，从口袋里拿出手帕。这是，一条黑色领带掉了出来。

“你的东西掉了。”我捡起来。那条领带上别了一个珍珠领带夹，那应该是新的，白金的座台上没有一点刮痕。

“哎呀！你不是很讨厌别领带夹吗？”眼尖的曜子问。

直之把领带塞回口袋里说：“人家送的。”说完便走出了大厅。

“妈妈，他们问你什么？”加奈江担心地问曜子。

“没什么特别的啦！同样的事一直问，烦死了。”曜子回到座位后一副不耐烦的表情继续说：“问由香有没有异状啦！昨晚跟她聊了些什么……这类的问题。哦，对了，还问到本间夫人手上的遗书。”

她看着我说话，让我吓了一跳。

“连那件事情警部都知道了吗？”

“是啊！好像是我哥说的。他连我的推理都说了，害警察一直用奇怪的眼光看我。”

我有些不悦地看着苍介。他大概是被套出来的吧？

看看旁边，古木律师那一张衰老的脸正抽着烟，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吧？驹泽弘美也铁青着一张脸坐在旁边。

古木律师察觉到我的视线，边在烟灰缸里熄灭烟蒂、边摇头说：“真伤脑筋，偏偏在一原先

生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发生这种事。”

“您把遗嘱带来了吗？”

“当然。”古木律师拍了拍放在膝上的黑皮包。

“他们想看遗嘱内容，但我拒绝了，毕竟不能违反高显先生的遗嘱，但若事情继续拖下去，那个警部会说话的，最后他可能会强制命令打开遗嘱。”语毕，老律师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

“刚才听加奈江小姐说了，真想不到，原来桐生小姐有份遗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我好像带了个麻烦的东西来呢！”

“不、不，请别介意。话说回来……”

古木频频看我，我心中立刻窜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微微低下了头。果然，他说：“本间夫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吗？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好像不是第一次。不好意思，我们在哪见过吗？”

“我参加了一原先生的告别式。”

“是吗？那应该就是当时见过面了。”古木朦胧的双眼看着我苦笑道：“抱歉，我记性太差



了。年纪大了真不管用。”

“彼此、彼此。”我赶紧缓颊，同时与对面的  
驂泽弘美四目相望，但这时我又吓了一跳。

他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却在冷眼旁观我的  
言行举止，而另一边的古木律师又提起我最讨  
厌的话题。除非必要，最好还是别接近这两位。

个别侦讯一个接着一个的进行。直之完后是  
健彦，之后是加奈江。最后加奈江一脸不高兴地  
回来后，看着我说道：“下一个是伯母。”

走进办公室，矢崎警部闭着眼、两手交叉在胸前。旁边有位年轻刑警负责记录，并示意我坐下。

警部张开眼说：“真不好意思，有劳您了。”他先道歉。“我们尽快结束。请让我冒昧先简单问几个问题。”

大概和长辈说话他都是这种态度吧！用字遣词很多礼，感觉不错。

我先说自己的姓名、地址，接着说明这次来旅馆的原因，也就顺势提到了一原高显与本间重太郎之间的关系。警部应该已经知道高显先生遗嘱的事，对这方面他倒没问什么。

“您和一原由香小姐，是第一次见面吗？”

“是的，昨天介绍认识的。”

“不过，您参加了高显先生的告别式？”

“是的，可是那时候人多，不可能和所有亲戚打招呼。”

“了解。”警部点点头。

尽管如此，我仍无法从他的眼神判断出他是否把我这个老太婆排除在嫌犯之外。他似乎还在怀疑我，也就是本间菊代是否真的是第一次见到由香。

接着警部问我昨晚每个人的状况，尤其对由香有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们想听您的真心话，”他缓缓地说：“因为您与一原家族没有直接关系，您的意见应该比较客观？”

我驼着背，歪着头说：“嗯，怎么说呢？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小事也可以。麻烦再想想看，有没有呢？”

矢崎警部都尖锐的眼神盯着我，好像要说有一点不自然的反应，就会立刻被他抓住把柄。

我微笑着摇摇头说：“您这么说，我一时也想不出来啊……”

“是吗？那么您要是想到什么，随时都可以告诉我们。对了，那您和由香说过话吗？”

“说过一下子。”

“说了些什么呢？”

“大都是闲聊，不太记得了。”

我偷瞄了警部一眼。我知道他期待怎样的答案。

不能说太多，但过于隐瞒也会招来顾虑，于是我决定说出之前和由香谈殉情案的事。

“就是那次的火灾嘛！我也知道那件事。”

“那，为什么会谈到？”矢崎警部佯装无知地问，我只好说出遗书的事。他事前已经知道了，听到我的证词时也不惊讶，不过我还是当作他不知道一样地叙述我和由香谈话的过程。

“所以，谈到那份遗书时有提到殉情事件可能是遭人陷害的？”

“是的，可是我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

“我想也是。那么，您现在有那份遗书吗？”

“在房间里，我去拿来。”

“好的，麻烦您了。高野……”警部叫了旁边的年轻刑警。“跟本间夫人一起去，把那封信拿来。”

名叫高野的刑警轻快地应答后便站起身来。

我们通过长长的回廊，朝“居之壹”走去。矢崎叫高野陪我一起，大概是怕我把遗书藏起来吧！看来警部应该相当重视这次凶案和我手上遗书的关联性。

到了房门口，高野刑警伸出右手，示意我给他钥匙。我默默地把钥匙递给他，他有点紧张地将钥匙插进去。

我走进房间，他马上跟了进来。这样最好，如此他才能证明我没时间动手脚。

“那封信在哪里？”他站在入口处问。

“我应该放在这里才对。”我先看了看桌上，确定没有后，坐下来假装歪着头想。

“怎么了？”高野刑警焦急地问。他此刻一定心想，碰到老年人真麻烦。

我故意用慢动作翻着皮包。“真是怪了。”

“没有吗？”高野瞄着我的皮包，我觉得他看到摄录机了，但似乎没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最近带着摄录机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吧？就算看到底片也没关系，因为昨天回房之后，我全部洗掉了。

“这里也没有……咦？放到哪里去了？”

我再坐下，假装思考。高野一下看看洗脸台、一下翻翻垃圾筒。

“啊，”我抓紧时机发言，“昨晚睡前，我放在枕头旁边。”

“枕头边吗？”说完高野打开放棉被的壁橱。

我摇摇头说：“没有。有的话，我折棉被的时候应该会看见。”

“好，稍等一下。”高野抓起话筒，按下0，另一头接电话的应该是矢崎，高野好像传达了这里的状况，他应该神经很紧绷，声音听起来微微亢奋。

挂上电话，高野看着说说：“警部马上过来，请等一下。”

“是，好的……只是那个信封，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

高野别过脸，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如果警察都是这种人，事情就好办了。

不久，外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但还没听见敲门声，门就开了。矢崎双手戴着手套问高野说：“没乱动东西吧？”

“几乎没动，除了本间夫人看了一下自己的皮包。”

“很好。”

矢崎看了看房间，站在我跟前说：“听说遗书不见了？”

“对不起。”我道歉。

警部挥挥手：“不是您的责任。不过，可否请您再看看皮包，会不会是看错了？”

“哦，好的。”

我准备再查看一次皮包，警部才放心。

“没有吗？”

“是，确实没有……”

我开始担心会不会要搜身；要是让女警检查我的内衣的话，我的身份一定会穿帮的。

还好，矢崎警部此时并未采取强硬手段。

“昨晚就寝之前，真的在枕头边吗？”

“对，”我回答，“我怕今天忘记，所以故意放在枕头边。”

“可是现在却不见了。”他摸着满嘴胡髭的下巴说：“请问您昨晚几点睡的？”

“应该是刚过十一点。”

“半夜醒来过吗？”

“没有。”

“那早上几点起床呢？”

连珠炮似的发问，可能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我吸了口气说：“六点左右。”其实我一夜没睡。

“那么，您今天早上起床时，觉得房间里有什么不一样吗？譬如说东西的位置不对等等？”

“不清楚耶！我没注意。”我摇头。

“你刚才进来时，房间是锁上的吗？”



这应该是在问高野，年轻刑警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矢崎再转向我问道：“那请问昨晚呢？您把门上锁了吗？”

“嗯，好像锁了……但也有可能忘了锁呀！”

“今天早上呢？房门是锁住的吗？”

我佯装绞尽脑汁的样子，最后说着：“对不起，记不得了。”还装出一副很遗憾似的表情。矢崎无奈地点头，与另一位刑警不知在耳语什么，但我听见他们说道万用钥匙。刑警简短应答后，又走出了房间。

“本间夫人，”矢崎再度放低姿态对我说：“我们必须搜查这个房间，方便吗？”

“好的。请问，我应该待在哪里比较好呢？”

“请先在大厅等，我想稍后还会有两、三个问题请教您。高野，带本间夫人去大厅。”

年轻刑警带我回到大厅，所有的人都和刚才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只有纪代美不在。

“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一坐下，直之随即开口问道，高野则若无其事地走向回廊。警方并没

要我保密，而且我想大家总会知道的，于是便告诉他们遗书不见了。这时候，不单是直之，所有的人都朝向我这边看。

“我看大概是被偷了吧！”曜子说。

“不晓得。有可能吧！先在刑警正在搜我的房间。”

“到底是谁，又为什么要偷啊？”苍介自言自语。

“难道杀由香的强盗也进了本间夫人的房间吗？”加奈江一脸惊恐。

“不会吧！强盗偷遗书干嘛？”健彦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瞧不起加奈江的意见，加奈江又是一脸不悦。

“那你敢说这和由香的死无关吗？哪会有那么巧的事？我觉得一定有关系啦！”

没人答腔。当然，如果那人的目的是艺术，那一定就是内部的人。

话题已经接不下去了，众人又陷入一片沉默，谁都不敢随便出声。

“反正，”苍介开口了，“至少警方认为有关。昨晚曜子半开玩笑的那个想法，警方可能已经开始认真考虑。他们应该正朝着殉情案遭人设局的方向进行调查。”

“你是在怪我吗？”曜子说话的同时，眼神突然变得凶狠起来。

“我没这个意思。既然桐生小姐的遗书被偷了，警方迟早会这么想。”

“所以你是说杀害桐生小姐，将它伪装成殉情案的凶手，这次也把由香给杀了？”

直之似乎不同意，摇摇头说：“除了事情都发生在这家旅馆之外，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共通点呀！”

“不对，动机是一样的。”曜子大胆假设。

“动机？是吗？”

“是呀！目标就是遗产呀！刚才古木先生也说了，由香死了，其他人的继承份数就会增加。桐生小姐方面，你不是也说过吗？大哥曾经考虑要跟她结婚，如果婚事成了，大部分的财产就归她所有。我想凶手可能担心那件事会成真，才会

故意设计殉情案，杀害桐生小姐。”

与其说是警方的想法，不如说这只是曜子一时逞口舌之快，径自陈述自己的推理。

“如果动机是遗产的话，凶手就是我们内部的人啰？”

苍介表情有些难看，随后问众人说：“有人向警察说大哥考虑要和桐生小姐结婚的事吗？”

加奈江低调地微微举起手。“我说了。是不是不太好啊？”

“不，无所谓啦！”直之一脸失落。“反正早晚知道的。”

“警方怎么想我不知道，但那应该就是杀人动机吧？”

苍介显得有些无奈。“先不谈由香的部分。假如大哥跟桐生小姐求婚，她也不一定会接受呀！毕竟她有男朋友了。”

“哎呀，不过那时候殉情案以后，大家猜知道的，不是吗？所以凶手当时应该不知道才对。再进一步想的话……”曜子突然压低噪音，“那个叫里中的男人，真的是桐生小姐的男友吗？如果

是单纯自杀也很奇怪，搞不好是凶手随便从哪里弄来的人，设计了这一切。再想远一点，那个男的被杀也是有理由的。”

她最后的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

“你也跳得太快了吧？如果真是那样，桐生小姐应该说呀！当时就会说她根本不认识那个男的啦！”直之用强势的语气反驳。

“所以她可能在遗书里才会提到。令人不解的是那个叫里中的男人，那么年轻，光看相片就觉得是个美男子。相较之下，这么说有点失礼，但桐生小姐根本就没什么女人味，年龄又大男方那么多，说两个人是恋爱中的情侣，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曜子那张伶牙俐齿的嘴，在我眼里俨然是两片不停蠕动的红色生物。比起被男人批评，同为女人的她却如此贬抑我的外貌姿色，令我感觉更不舒服。

直之叹了口气，说：“所以，姊，你认为凶手是我们内部的人？”

“不是啦！我只是客观地推理罢了。”

“你想太多了。现在找出杀由香的凶手才重要，我相信是小偷干的，跟遗书的消失无关。”

“我也不想怀疑自己人呀！”

在这不愉快的气氛下，大家都噤口不语，我这个外人也不方便插嘴。

“看来，我真的带了个没用的东西来了呀！”我有所顾忌地开口说：“昨晚要是干脆一点打来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不，本间夫人您不用在意。”直之慌张地说：“您做的事是理所当然的。”

“这……可是……”我看了看在场所有人，但每个人都低着头逃避我的视线。对他们而言，我这局外人，现在又更加疏远了。

每个人都沉陷在各自的思绪中，我则反刍着刚才曜子说过的话。自杀案若是遭人设局陷害，凶手要杀的不只有我一人，应该也想杀里中二郎。为什么呢？假如我做了高显先生的妻子，只不过继承了四分之三的遗产，但若二郎活着，所有财产将归他所有。

里中二郎——他是一原高显先生真正的儿子。

高显先生第一次提到遗嘱，是在他住院之后两个月。他把我叫到医院，交代了我一项意料之外的任务。

他要我帮忙寻找他的小孩。

我一时无从理解他的意思，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抱歉，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说完后，高显先生还有点难为情地咬着下唇。他很少露出这样的表情，这反而让我感到困惑。

“请问，是过世夫人的……”

我还没说完，高显先生便开始摇头说：“当然不是和她生的，那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太太还在，我跟外面的女人发生一段很深的关系，当时那个女人好像替我生了个孩子。”



根据高显先生的说词，对方叫作克子，是某剧团的舞台剧演员。当时他很喜欢看舞台剧，常接触那个剧团，两人进而认识。

两人关系中断是因为克子后来准备结婚。向她求婚的，是当时小有名气的乐团团员，靠巡回各地演奏维生。当时的她其实相当犹豫，那男人在演艺圈里没有走红的希望，但继续和高显先生维持这种关系，也不见得是好事。她最后还是跟那男人走。高显先生最后一次与她见面时，以践行为由拿出一笔钱，可是她并未接受。

“她说我们不是那种金钱关系，不应该有分手费。她还说，何况提分手的是她，要拿出分手费的人也应该是她才对。说来惭愧，当时我在不得已之下，只好把钱收了回来。那个女人，就是在这方面有洁癖。”回想着那时的情景，高显先生有些腼腆地眯着眼说道。

此后，他没再见过克子，最后连她先生乐团的名字，也逐渐销声匿迹。

过了二十年，高显先生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个不知名的人物。读了里面的信后他大吃一

惊，信里除了说明克子已经病死之外，还提及她的遗物当中，有一封“致一原高显先生”的信，希望他本人来领取。

这时我应该已经当他的秘书了，但完全不知道这封信，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天独自悄悄地出门的。

昔日耀眼的舞台剧演员，在附有厨房的简陋小套房里，孤独地撒手人寰。寄件人是公寓的女管理员，是克子生前较亲密的友人。她低调地把遗体火葬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封信。

信封上写着地址，本来她可以直接寄出，但信封很厚，里面可能有些重要东西，所以她还是先写信通知。当然，女管理员看到一原这种奇怪的姓氏，并不知道他就是当时某一流企业的创办人。

高显回到家后打开信封，里面有二十几张信纸，密密麻麻地写着自从与高显先生分开后，克子过着怎样的生活。信里的内容让高显先生相当震惊，尤其让他感到痛苦的是提到小孩的事。

和乐手结婚之后，她马上就怀孕了。这时她毫不怀疑，认为这就是自己先生的小孩。但从手札内容看来，这股自信其实毫无根据，自己怀的可能是高显先生的孩子，她只是单纯地将这份疑虑埋进心底深处。

几个月后，快临盆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她的丈夫和别的女人跑了。克子那时才得知，先生的乐团因为亏顺而解散。他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丢在信箱里。

大概是因为受到太大的刺激，她比预产期早了二十天生产，剩下了一个男孩。虽然周围的人都祝贺她，她的心情却抑郁哀戚。她不敢告诉别人先生已经离家出走，只说丈夫不玩乐团，外出赚钱去了。

不久，她和孩子一起出院，却感觉未来毫无希望。就算想上当铺，也没有值得典当的东西。不得已，她只好到酒家上班。

大约过了半年，她认识了店里一位经营印刷工厂的客人。尽管男人知道克子离过婚，他还是

向她求婚。她也希望有个人能依靠，便一口答应下来。只不过，对方不知道她有小孩，她也怕对方因此取消婚约，才刻意隐瞒。

烦恼再三的结果，克子决定放弃孩子。比起母子两人相依为命、走投无路，不如让他在一家正规的孤儿院里长大，也许对孩子来说还比较好——她随便替自己找了个借口，内心虽然挣扎，但还是自以为是地说服了自己。当时的她早已身心俱疲了。

搭了一小时的电车，克子来到当地一家很有名的孤儿院——就是现在所谓的幼育院。克子坐第一班电车前往，把婴儿放在门口。宝宝睡得很香，她轻声地说了声“原谅妈妈”，帮宝宝戴上她亲手编织的白色毛线帽，便匆匆离开了现场。原本想躲起来看看孩子是否安全地被人捡去，她却没停下脚步，因为她怕停下来后就再也不忍离去。

“看来，”高显先生说：“克子好像从来没想到要来找我帮忙，她大概一直相信那孩子是个乐手的吧！有的女人很厉害，遇到这种事一定会

跑来要男方负责，不过克子就不会耍这种心机。”

辉煌的时期，虽不出名，却拥有舞台剧演员特有的耀眼光芒。她想要维持在高显先生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无论如何都不愿以落魄姿态在他面前现身。

根据手札内容，克子以后再也没见过小孩。她曾经去孤儿院偷看，但也只是去确定孩子是否安然无恙、被人捡去收养罢了。

之后的二十年，她并未详加记载，看来她应该和经营印刷工厂的男人离了婚，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

在一连串的苦日子中，她碰巧遇见二十年前的那个乐手，他当时是长途货车的司机。克子情绪激动地骂了他一顿，对方也不甘示弱地说：“你怀了别人的孩子，还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她不承认，男人继续说，其实他当时也不知道，后来去医院才知道自己不能生育，所以那个男孩根本不会是他的儿子。

克子一时不敢相信，但男人好像并未说谎。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个说法，那个男人当时有太太，但却没有小孩。

这时候，她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想起那个被抛弃的小孩，克子后悔不已。早知道当时就去找高显，至少能让小孩过幸福的生活。

她在手札里写下懊悔之情，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她确实打算将这些手札寄给高显。这封手札记载了一切。但说是手札，倒不如说这是封长信，她为自己抛弃了两人之间的小孩而向他道歉。

“然而克子最后并未寄出这封长信，或许她认为事到如今已无法挽回，也可能怕会给我添麻烦吧！”高显先生一脸苦涩地说。

“或者，”我说：“她希望自己死前，都一直保有这个秘密。”

高显似乎并未想到这种说法，他愣了一下后点点头说：“或许吧！她就是这种人。”

“可怜的女人。”

“嗯。”

“没错，坦白说，我有好几次想要找她。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个继承自己血脉的人，我的心情就激动得久久无法平静，我多么想尽各种办法让他过得更好，但我最后还是忍了下来。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自己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我想与孩子见面、向他道歉，但不可否认的，我一方面也只是自私地想得到身为人父的喜悦。如果要真心忏悔，就应该放弃这种为人之父的幸福。”

这就是高显先生惯有的严峻。

“也可以不说明关系，暗地里帮助他呀！”

“如此他还是会把我当长辈看待，这跟享受父子之情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做法也是投机取巧，到时候我还是会想让他认祖归宗的。”

“那找到他以后，您打算怎么做呢？”我问。

高显先生爽快地回答说：“不怎么做。”

“噢？”

“对，什么都不做。我只会在遗嘱里，承认他是我儿子，至于我那些还算令人称羨的财产，就交给法律处理。”

意思是说，法律上只要承认彼此的亲子关系，在遗产继承上就能视同一般情况处理。因此，没有其他妻儿的高显先生，他的遗产将全数归哪个孩子所有。

“这么说……那个人要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是听腻了我的客套话，高显先生摇摇手说：“我知道自己大限不远了，才跟你说这些。每次谈到我的死期，你都这样避重就轻，根本谈不了正经事。”

快别这么说啊！这句话到了嘴边，又被我吞了回去。他说得没错，他最不喜欢那些表面的东西，感觉只是在浪费他的时间而已。

“不过有个问题。现在，那个孩子应该也成年了吧？”

“应该快二十三岁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要承认已成年的孩子，须经由他本人同意。”



“是啊！”

“这一点我也会注明在遗嘱里。唉，他也许不会承认我这个父亲。”

“哦，应该不至于不承认吧……”

他察觉到我的欲言又止。“我所谓，一般来说为了财产也会承认吧？但是，假使他不承认我也没办法，我也没权利埋怨。反正，到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他的自嘲之中带点悲凉，然后很认真地望着我说：“你愿意帮忙吗？”

“我试试看，应该不太容易。”

“交给你了。我好像说过很多次，但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我会努力找的。不过有一件事要拜托您。”

“什么事？”

“请您一定要让这段时间拉长，越长越好。”

高显先生反复地眨了眨眼说：“我尽量。”

唯一的线索是孤儿院。克子的手札上没写正式的名称，但可以找到她当时住的地方。根据手札内容，那是一间坐电车大约一小时就可到达的孤儿院。

坐电车要一小时，距离不算短。我挑选出几个可能的孤儿院，先去电询问。从前把婴儿丢在孤儿院门前的案例好像不少，我问出了几个与克子手札内容相符的案例，接着再根据详细的判断消去几个，很快地，就找出最有可能的四个人。

很幸运地，我很顺利就找到了他们现在各自的居所。我先写信给这四个人，内容大概提及我受人之托寻找二十几年前的弃婴，调查发现可能是他们，希望能安排见面。

之后，我主动联络其中两个查到电话号码的人，并安排面谈。我与他们见面时完全没提到一原高显先生的姓名，因为我怕有不肖分子会以财产为目的，坚称自己是他的儿子。对方要是编造谎言，详加调查也查得出来，只是我们现在没空浪费时间。

最初的两位，他们的身上不但没有东西证明自己是克子的小孩，反而有很多否定的材料。

虽然他们都有高度的意愿想了解自己的身世，不过这时候就只能靠我客观地判断了。

剩下来的两位，因为不知道电话号码，所以我打算直接见面。我心里祈祷着，希望他们其中一个就是一原高显先生的小孩，因为如果两个都不上，我的调查就等于走到死胡同。

然而，我却收到其中一位的来信。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把信打开一看，果真是让我失望的内容。信里写着 he 已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因此没必要见面。

剩下那一位，就是里中二郎。

当我怀抱最后一丝希望，准备和他取得联络时，就接到对方的来电。我又有不祥的预感，但这次的不准。原来他怀疑我的信是恶作剧，所以打电话来问问看。我才发现，原来也有人会这么想。

就这样，我与他见了面。他的长相端正、五官细致，感觉颇有气质。乍看之下，他给人感觉

出身高贵，似乎与贫穷、辛苦绝缘。然而，他的眼光偶尔又透着愤世嫉俗的味道。

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有种危险的预感。我感到自己内心的震动非同小可。

——莫非，我爱上了这个年轻人？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大厅。警方说出了我和由香的房间，馆内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自由行动，但若要离开这栋建筑，一定要先知会附近的警察。

虽然如此，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好去，所以大伙儿还是留在大厅。大家似乎都很在意警方的一举一动，看着他们忙碌地转来转去，所有人都更加不安。

我闻到一股香味，抬起头，看见小林真穗正端着咖啡进来。这个女人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她身为女主人的义务。我们道了谢，纷纷伸手拿咖啡，旁边还附有蛋糕和小饼干。大伙应该都没什么食欲，但这种小点心倒不会吃不下，因此加奈江他们都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先不谈桐生小姐遗书失踪的事，但如果是外面入侵的小偷杀了由香，为什么又要选那个房间呢？”咖啡杯端在嘴边，苍介嘀咕着。

“只是碰巧吧！”直至回答。“从外面入侵，一定想先找玻璃窗户没上锁的房间，才会选由香的房间下手。”

“居然不锁窗户？由香姊怎么搞的嘛！”或许想到表姊的死又悲从中来，加奈江手里拿着蛋糕，眼眶噙着泪水。

“可是，”曜子歪着头说：“如果是真的，那凶手为什么要杀她呢？她又没被强暴，只是偷东西，不需要杀人呀！”

“也许她醒了过来，歹徒怕嘈杂声惹来麻烦，才会一刀杀了她。一定是这样，那家伙一定是疯了。”健彦不知何时拿了白兰地过来，一边倒一边说。

“喂！大白天的不要给我喝酒！”苍介大声呵斥，但健彦仍默不作声地一口喝下白兰地。

“有什么关系嘛！我也想喝杯了。真穗小姐，请给我杯子。”

曜子说完，加奈江接着说：“我也要。”

一旁的苍介满脸怒容。

曜子在真穗拿来的杯子里倒进白兰地，入口之前歪着头说：“只因为由香醒来就杀了她，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健彦问。

“如果是那样，我们当时应该会听到喊叫的声音呀！就算没时间喊，也会留下一点抵抗打斗的痕迹吧？可是警方都没提这种事。”

“出其不意的话，就无法抵抗了。”说话的是直之，“尤其凶手是男人的话。”

“而且，她的颈子有被勒的痕迹。”苍介想起警方的叙述。“颈子被勒住后断气，再一刀刺死。”

“可是警部说由香是断气之后，才被人勒住脖子的。”曜子说。

曜子的话让苍介一时之间哑口无言，清了清喉咙继续说：“那一定是变态家伙干的，普通抢匪不会干这种事吧？”

说凶手心理变态，是很好的假设，至少说明整起事件有诡异之处。其中有集隔热颇表赞同地点了点头。

“对了，妈妈，我想先去整理行李准备回家。”加奈江打破沉默。“不知道要待到什么时候才能走，所以我想先准备好随时能离开。一直坐在这里心情都郁闷了起来。”

“也对，我们走吧！”曜子同意，把尚未喝光的白兰地杯子放在桌上，母女俩手牵手离开了大厅。

其他人也准备要起身，但又停了下来，看看周遭的人。他们的脸上透露着不安，担心自己不在时不知道会被说得多难听。最后，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离开，只剩下健彦一人。

我也离开了大厅。刑警应该还在我房间里调查，我想若无其事地区打听一下鉴定结果。

我一边看着中庭，一边走出回廊。回廊上有几位搜查警察忙进忙出，其中一个警察蹲在水池边。那是昨晚我跳过的地方，我停下了脚步。



他在干嘛？发现什么了吗？我踮起脚尖看。

“怎么了？”突然有人从背后叫我，我吓了一跳回头。古木律师和驂泽弘美就在后面。

“啊！是律师啊！没什么，我只是好奇他们在做什么。”

“这个嘛！凶手要杀从外面入侵的话，一定会通过庭院的。他们大概在找凶手留下的东西或是痕迹吧？哎呀，那位刑警在搜索的地方还真特别，水池边会有什么东西吗？”

看来古木律师和我有相同的疑虑。

“我去问问看。”说完，驂泽弘美随即进入旁边的空房，打开里面的玻璃窗，跳进庭院。警察立刻阻止了他，但他还是毫无顾忌地上前搭话。

“他好活泼啊！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我望着弘美的背影说。

“那孩子是高显先生托我照顾的。”古木律师一双小眼睛眯得更细了。

“哦，是吗？”我有点吃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高显先生临终前对我最后的托付。听说弘美是他朋友的小孩，不过他很认真，倒茶、打杂这种最近女孩子都不爱做的事他都做，还很热心学习呢！”

“加奈江说他长得很俊美呢！”

听我这么一说，古木律师微笑地点头：“俊美啊！真像加奈江会说的话。不过确实没错，他们年龄差不多大，也难免会对彼此有兴趣，需要多多留心。不过他原本就是个好孩子，应该没问题的。”

夸赞之词刚说完，当事人弘美回来了。

“他们说发现了脚印。”

“脚印？凶手的吗？”

“这个嘛！他们说还不确定。”弘美歪着头说。

“刑警说，平常这个地方不应该有脚印的。”

“说得也是。”古木律师把视线移往外头。庭院的步道上铺满了石子，只有种树的地方才有泥土。如果只是单纯的散步，并不会留下脚印。我感到腋下不断地在冒汗。搜查警察还坐在水池旁

边，也许他们正在考虑利用石膏，把脚印的模型给拓下来。

“昨天早上，这里下过雨吧？”驂泽弘美突然说。

“嗯，是啊！”

“这么说来，那个脚印是昨天到今天早上这段时间留下来的。要是更早之前的话，应该会被雨水冲掉。”

“哦，没错。”古木律师颇表赞同。

我看着驂泽弘美那张端正的脸，感到阵阵地胃痛。

“光看留下脚印的地方，如果那真的是凶手的脚印，表示凶手是外面的人。”

“这很难说。里面的人也可以穿过中庭啊！”拨了一下头发，弘美断然地说。

“话是没错，可是脚印的位置为什么在那里？感觉好像要跳进水池一样。”

“说不定是要跳过去喔！你们看，那里最窄，要跳过去也不是不可能。”

驂泽弘美竟然说出令我大吃一惊的话。

这时，小林真穗从对面的回廊小跑步跑了过来。“有一通律师事务所来的电话，对方说助理听也可以。”

“好，我去。”弘美跟着真穗走向回廊。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松了口气。

“您这么忙还卷进这起凶案，真是辛苦了。”

“还好，没什么要紧事，这次一原会长的继承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因为金额很大吧？”

“是的，”老律师点点头，“再加上没有妻小，继承问题就更麻烦了。”

“小孩”这句话在我心里震出一声回响。我突然想起了里中二郎。

“一原先生真的煤油小孩吗？譬如说和原配意外的女人？”

说完，我马上后悔话太多了，这个问题实在太没头没脑了。果然，古木律师狐疑地皱皱眉，然后开口笑说：“您怎么突然说出这句话？难道您曾听到什么吗？”

“没有、没有，”我赶忙挥手，“只是一般人不是常会这样想吗？我想律师最了解一原先生，所以才会……对不起说了这么无聊的话，请别见怪。”

古木律师微微地苦笑说：“一原会长的事，最清楚的是桐生枝梨子小姐啊！您听她说过什么吗？”

“倒是没有。”

“这样啊！”

看他三缄其口的样子，我有点焦急。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桐生枝梨子寻找高显小孩的事，这个律师应该是知道的。他在想这件事吗？

此时，驂泽弘美回来叫古木的名字，要他接听电话，因此古木向我点了点头后便离开了。我目送他离去，看着他的背影，我的胃又开始阵阵绞痛起来。

望着庭院，我脑海里浮现另外一件事。我替高显先生找儿子的事，一定有人知道，所以，那个人希望我和他一起死掉。

回忆又在我脑海里风起云涌，我想起那值得纪念的日子。凶手如果有什么阴谋，一定是那天以后的事，我初次遇见他的那一天.....

“首先，我希望能由我开几个条件。”在咖啡厅里碰面时，二郎一脸严肃地说。

“什么条件呢？”为了消除对方的紧张，我故意用平易近人的语气问。

“我想请你告诉我关于你的委托人，也就是可能是我父亲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谁？为什么现在才想要找当年丢弃的小孩？”

这个问题，我面谈过的另外两个年轻人也问过。会有这个疑问是理所当然的，可惜现阶段我不能回答。

“对不起，这件事要等到确定你真的是他的儿子之后才能透露。要是弄错的话，往后也没有麻烦。”

“可是光谈我的事情，这样很不公平。”

“会吗？”

“会呀！那个人一定知道我的名字吧？”

“这你不必担心，我只向他报告最后结果，调查当中并不需要报告。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他的小孩，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你的事。”

“可是你知道呀！”

“这没办法，总要有人在中间传话嘛。”

二郎轻轻咬着下唇，若有所思，他的眼神则是充满了警戒。要是他不这样，也许就无法生存下来。

“如果你一个人无法做结论呢？就得和委托人商量了，不是吗？”

“当然，但到时候也不需要说出里中二郎的名字，连你的地址和联络电话也不需要。只要提出你被丢弃时身上带的东西来判断，若证明你的确是他的儿子之后，再安排时间会面。你们彼此的姓名，那个时候再说就可以了，这样公平吧？”



“前提是你不能骗我。”

“我没必要撒谎，你也只能相信我。”

他依然用尖锐的眼神看着我，最后勉强点头。“没办法，就相信你吧！不过，要是我很可能是他儿子，那也不一定要见面吧？到时候要不要见面由我来决定，可以吗？”

“可以。”

就这样，我才开始了与他之间的面谈。

根据二郎所述，他是在二十四年前的十月二十五日被丢弃的。当时大人没留下任何一封信，也没有任何东西提到他的名字。

“这个名字是孤儿院取的，反正取都取了倒是无所谓，只是本来希望有个更好听的名字。”

他似乎并不怎么喜欢里中二郎这个名字。

“你被丢弃时身上穿的衣服，现在还留着吗？”

“留着呀！毕竟是唯一的线索嘛！不过，我并不想跟父母见面。”

“那是什么东西呢？”

“一条毛毯，淡黄色裹在身上的小毛毯。然后是婴儿服、袜子、怀炉……”

“怀炉？”

“不是用过即丢的那种，是燃烧煤油取暖的东西。”

“我知道，是把煤油放在金属容器里燃烧的那种吧？好怀念啊！”

母亲毕竟是母亲，十月下旬天气已经冷了，把孩子丢在外面，还是担心孩子会感冒吧？

“然后是日本手染的尿布几片，和毛线帽，大概就这些。”

“毛线帽？”我再问一次。“真的吗？”

“真的。”

“是什么样的帽子？”

“怎么说呢？就是普通的圆帽子，摸来摸去已经脏了，原本应该是白色的。”

我心里直鼓掌叫好，克子的手札里确实提到一顶白色亲手编织的帽子。我佯装镇定，不露出兴奋的神色，再问他：“其他还有什么？”

“没有了。婴儿身上会有的，大概就这些了吧！”

“嗯。”

不过，帽子是一大收获。与我见过面的年轻人里，没人提到帽子。这时，我确定二郎就是一原先生的孩子。

“请你帮个忙，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东西，可不可以借我呢？这些话我没对其他调查的对象说过，根据你刚才的说词，看来你相当有肯能是委托人的儿子，所以请让我再详细调查清楚。”

“那倒是无所谓，只是……很急吗？”

“越快越好。不过还是看你方便，用宅急便或什么寄给我就可以了。”

他考虑了一下，抬起头说：“不要用寄的。”

“哦？”

“这东西很重要，我会担心，还是直接交给你吧！我会再跟你联络，再跟你约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我认为他的担心合情合理。不容否认的，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至少还能与这青年再见一面。

“那我等你电话啰。”

说这话时，我眼里一定闪着女学生的矜持与羞涩。第二天起，我便七上八下地等他电话。

当时的我在旁人眼里，大概就像个喜孜孜地等着男友来电的思春期少女。现在想起来，我都还觉得两颊发烫。为了准备下次见面穿的衣服，我专程到从未去过的精品店去了。

不久，我接到他的来电。穿上新买的洋装，我兴匆匆地前往约会的咖啡厅。

他把答应东西都带来了。大概是摆在柜子里，那些东西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樟脑丸气味。

“可以借多久呢？”

“需要多久？”

“最长一个礼拜，用完了我打电话通知你。”

“可不可以早点还我？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

他不安地盯着我把东西收进纸袋里。我当时也认为他真的很在意。

之后我问了一些他过去的经历。这与他是否是一原先生的小孩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有必要先

行了解。坦白说，我心里其实是希望尽量拉长与他相处的时间。

他只念到高中，一毕业就离开了孤儿院，目前在汽车修理厂上班，未来的梦想是经营一家能吸引汽车迷的店。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一定可以的。”

“如果可以就好啦！”

这么说时，他胃里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我想他应该饿了。

“还没吃饭吧？我们去吃点什么吧！”我若无其事地问，但这种话其实是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说出口的。到目前为止，我不曾私下邀请任何异性共餐，也不曾被人邀请过。他有点惊讶，默不作声。

“附近有一家不错的西班牙料理唷！”他持续的闷不吭声让我感到紧张，害我说话的声音也跟着提高。我真后悔不该说这些有的没的，被我这种既老又丑的女人邀请，他这种帅哥怎么会高兴呢？

正当我要开口说“改天好了！”的时候，他却抬起头说：“……可以吃汉堡吗？”

“什么？”

“可以去麦当劳吃汉堡吗？我不习惯吃什么西班牙料理或法国料理的。”他尴尬地用手搔了搔自己的太阳穴。

我这才像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地说：“哦，好哇！这附近有吗？”

他也松了一口气，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笑了。三十分钟以后，我一边吃着起司汉堡，一边看着满嘴大麦克的二郎。

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先是把借来的东西还给他，再告诉他我的调查进度，或追加一些问题等等。不可否认的，有些明明是电话里就可解决的事，我偏偏想与他见面。他一点也不嫌麻烦，仿佛与我在一起也很愉快的样子，使我更有勇气、更大胆地邀约他。

有一天，一原先生躺在病床上问我：“有什么好消息吗？”我这才发觉自己边敲着计算机盘、边哼着歌。

“啊，对不起。”

“不用道歉。你看起来神采奕奕，我最喜欢女人这种表情了。”

高显先生盯着我看，害我很想逃。我心里在想什么，总是逃不过他的发眼。

“嗯，上次找儿子的事，可以再等一会儿吗？还有很多事情要查……”我故意骗他。

但我话还没说完，高显先生就摇摇头说：“不用急，慢慢找。等你觉得可以报告了再说。”

“好的，我会继续调查。”

如同我之前向二郎说的一样，我完全不提中途报告。这也是高显先生的意思，而事实上他也完全没问过我调查的状况。

没多久，该向他报告的日子越来越逼近了。二郎借给我的东西里，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日本手染的几片尿布。那些东西上面印有一个演员的名字，虽然现在几乎没人知道那个演员，不过他是当年克子所属剧团里最出名的男主角。

我确定就是他了。里中二郎就是一原高显先生的小孩。





当我决定复仇雪恨时就在想，到底是谁知道二郎的事？一原家族或是相关人员当中，知道二郎存在的那个人，一定就是殉情案的凶手。

可是就算我想破头，还是想不出来。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他的事，就连高显先生也没说，但为什么会有人知道呢？

也不可能是二郎自己说的，他没里有这么做。因为当我确定他就是高显先生的小孩后，不让我去报告的，就是他本人。

“为什么？”我问二郎。“为什么不能报告？”

“我一开始就说啦！不一定要见面嘛！要是报告的话，对方早晚会要求见面，我可不要。”

“为什么不想见面呢？”

“见了面又能怎样？嫌麻烦时把我丢掉，老了又来找我照顾他，我看他是老谋深算，哪能顺他的意啊。”

“你不愿意的话，他也不会逼你认祖归宗的。只是，连见面都不行吗？”

“恕我拒绝。”

“可是，你都已经帮我到这一步了，难道你完全不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吗？”

“这么说也没错……反正我觉得很怪就是了。”

“是吗？那么你之前也未免太投入了吧？你不是很热心帮我调查了吗？”

他低声说：“那不是我的本意。”

“不然是什么？”

“因为……”他欲言又止，看着我叹了口气说：“算了，反正我现在不想见面就是了。”

这种情形，来来回回两、三次。我大概猜得出，他的“不是”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是要说：“我是因为想见你才配合调查的。”我发现自己也是为了要他说出这句话，才会穷追猛打地逼问他。

总之我一定要说服他，应该说我希望他幸福。于是我再三思量，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我决定告诉他父亲的名字，就算不知道一原高显先生的名字，也应该听过他的公司和业绩。等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原来是那样的任务，他或许会改变心意。

果不其然，他表情惊讶。我们在厂区的咖啡厅里面对面，他的眼神越过我，迷蒙地望着远方。

“真不敢相信，”他喃喃自语着，“那个人竟然是我的父亲……”

“一直以来，一原先生都不知道自己有小孩。”

我概略地说明了一下高显先生与克子之间的事情，也提到高显先生知道后，并未马上着手找小孩，后来觉悟自己来日不多，才开始有所行动。

二郎沉默了好一阵子。我想，或许他还没有办法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改变吧？

“你还没……还没把我的事情跟对方说吧？”

“还没。我告诉你对方是一原先生，已经算是背叛了他，对你我可没撒谎唷！”我大胆地说出心里话，但二郎只是茫然地放空眼神，让我心里有点焦急。

“可以再等等吗？”他说：“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现在脑子还很混乱。”

“知道了，我会等你一阵子，等决定后再通知我吧！但要快一点唷！一原先生的时间不多了。”

此时他两眼有点凶狠地说：“这又不是我的错。”

一时间我想不出任何反驳的话。

之后过了十二天，他完全没联络。期间我试着打两通电话给他，但他都不在家。

然后在第十三天的晚上，他突然跑到我住的公寓来。我虽然告诉过他地址，但没想到他会闯来，而他的这个举动让我乱了方寸。

他眼睛四处张望，问我：“可以进去吗？”我有点犹豫，不过我不是不想让他进来，而是心想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后来，因为不想错过与他单独相处的机会，我就假装平静地开门让他进来。

“很漂亮的房间嘛！”他站在房间中央说：“很有女生的味道。是桐生小姐的……是枝梨子的味道。”

从他口中说出的“枝梨子”三个字，在我内心造成震荡不已的回音，但表面上我仍装作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

“喝咖啡吗？”我说完便走进厨房。我一边泡咖啡、一边想着，幸好下班回来后还没卸妆，否则我实在没勇气以最原本的面貌见他。

“所以呢？你决定了吗？”我端出咖啡时这么问。他并未伸手取杯，只是呆呆地盯着被子里冒出的白烟。

“你用的是文字处理机吗？”他嘀咕着。

“什么？”我又问一次。

“你的报告是用文字处理机打的吗？”

他问的应该是关于他自己的那份报告。我回答是。

“在这里写吗？还是在公司？”

“不能再公司写。过来，我给你看。”我把他带到文字处理机前，给他看我正在打的报告。

他紧盯着画面说：“然后印出来就好了吗？”

“印出来我签个字就好了。”

“哦！”接着，他又看了一下画面说：“我现在把报告内容全删掉的话，你会生气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

“哦……说说而已啦！”

“删掉的话，我就只好重写了。”

“我想也是。”

他回到客厅后，我关掉文字处理机的开关。

“这样我很不甘心。”他喃喃自语着。

“什么？”

“我不甘心，我不想让他称心如意。这都是他的阴谋，顺利找到儿子，再叫我帮他收拾善后。”

“不会麻烦你的，一原先生不是那种人。”

“对我而言，就算有一大笔遗产，那也是麻烦。”

“是吗？”

二郎看起来心里还是很乱。我一边用汤匙搅拌咖啡，一边想着要说什么让他冷静下来。

“那，不然你说要怎么办？”

经我这么一问，他两颊微微地痉挛了一下。他缓缓地望着我说：“我今天……是要来冒犯你的。”

“啊？”我虽然发出了惊叹，但仍面不改色。应该说，我不知该用何种表情面对他，虽然我确实听到了他说的话，但不懂真正的意思。

“我现在，”他抓起我的手说：“就要……”

“等一下！”我想抽回手，但他的力气太大让我抽不回来，只好放弃了，便把另一只手也放在他的手上问：“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想法，”他说：“我要教训一下那个叫一原什么的男人。我要让他知道，这世上可不是任何事都能照他的意思。”

“他没这么想。”

“不，他就是这么想的。他以为只要有钱，不管过去什么事都能用钱清算。所以我要侵犯

你，你可以向他报告，那个男的一定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吧？你以为这样他还想认我当他的儿子吗？我敢打赌一定不会。就算他想跟我道歉，到时候事情变成这样他应该也会后悔吧？”

“所以，你要侵犯我？”我盯着他？

他眨了眨眼将视线移开说：“不只是这样……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很想抱你。”

他的话震撼了我，我甚至感受到血液喷出心脏的声音。从颈子到脸颊，都像火烧般炙热。

“我懂了，你先放手。”我拼命掩饰内心的激荡，想挣脱他的手。他用力紧抓不放，但我死命地挣扎。好不容易挣脱开来，我迅速站起身，面对阳台。落地窗映着他的身影，我看见他直盯着我的背瞧。

我把窗帘拉上，转身低头看着他。我的心跳持续加速，费了好一番工夫后，才让自己的呼吸调整过来。

“我懂了，”我又说了一次，一个深呼吸之后说：“抱我。”



他很明显地愣了一下。他似乎忘了如何发声，只有嘴唇无声地蠕动。

“我不希望你去做侵犯女人的事，”我说：“我也不希望你侵犯我。这是我俩心甘情愿的。是你的话，我愿意。”

他眼睛转向桌上的咖啡杯。“有什么喝的吗？威士忌之类的……”

“有。可是用酒精壮胆就太胆小啰！”

二郎伸手拿起杯子，啜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后，他闷不吭声地站起来，低着头走向我问道：“这件事，你不会报告吧？”

“不会。没理由报告，这是我的私事。”

他盯着我的眼睛，我大方地接受了。老实说，此刻的我简直兴奋不已。

下一秒，我紧紧地抱住他。我太用力了，感到脸呼吸都有些困难。

然后他吻了我。很久以前，我有过初吻，不过距离这次也十几年了。这时的我，早已顾不了被他听见自己加速的心跳声。

一阵甜蜜的陶醉与紧张，伴随着一点疼痛。他并不笨拙，也不令人觉得经验老练。但话说回来，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印象罢了。

三十二年了。经历了悠悠的漫长岁月，我终于成为真正的女人。

那晚以后，我的人生有了彻底的改变。每天二十四小时，我不但地想着二郎，我开始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会变得如何。为了他，我死都愿意。

悲伤使我的脑筋变得糊里糊涂，我还想起许多乱七八糟的事。现在不是感伤的时刻，一定要赶快查出真相。

回到房间时，只看到年轻的高野刑警留在那里。他说调查进行得差不多了。

“那么，我可以进来了吗？”

“可以，不过有件事想跟本间夫人确定一下。除了遗书之外，没有掉其他东西吗？”

“嗯，其他东西……”我进入屋内，假装再看看皮包里面和洗脸台上。

“女生的化妆品可真多哩！”高野边说边看着洗脸台上各式各样的瓶子。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明明都是老太婆了，还那么爱打扮啊？如果是女生看到这些东西，应该会觉得不太对劲，毕竟有

很多东西是一般女生用不到的。

“应该没有遗失其他东西了。”我环视了一下房间后说。

“是吗？”高野点头，“这个东西很少见呢！”他看着我的皮包说：“里面是威士忌吗？”

我晓得他在说什么。他的目光停留在我皮包内袋里哪个不锈钢的小瓶子上。

“哦，这个吗？”我把瓶子塞回口袋、扣上袋子说：“不，里面不是酒，是卸妆用的类似酒精的东西……”

此时门口传来敲门声，是苍介。

“哦，原来你和刑警一起啊……本间夫人，矢崎警部叫大家集合。”

“怎么了吗？”我站起身。

“不晓得，大概是掌握了什么线索吧！警察说话老是不清不楚的，真是麻烦。”苍介斜眼看着高野刑警这么说。

大伙在大厅等了一会儿后，矢崎警部出现了。他的表情相当严肃。

“女主人，小林女士。”警部喊了小林真穗一声，接着说：“我再问一次，昨天你真的没把万用钥匙借给任何人吗？”

“我刚刚就说过了，确实没有。”

他说完，矢崎摇摇头。“请你老实说，真的谁都没有借吗？”

“没有。”

“了解。”接着警部转向我问道：“本间夫人，昨天由香小姐进了你的房间吗？”

“没有。”我摇头。

警部点头后，两手交叉胸前，用狐疑的眼神盯着现场所有相关人员。“万用钥匙上，验出了由香的指纹。”

这时，有人发出了惊呼。矢崎警部仿佛响应这个声音似地点了两、三次头说道：“不只是万能钥匙，还有‘居之壹’，也就是本间夫人房间的门把上、和式拉门的边上，都发现了由香的指纹。依照本间夫人的说法，你们大家到这里后，由香应该没进过本间夫人的房间，那为什么她房里会有由香的指纹呢？”

“你是说，偷遗书的人是由香吗？”曜子拉高了声调。

警部点头。“可以这么认定。”

“怎么可能？由香为什么要做那种事？”纪代美一脸凄楚地抗议道。

“没错，”矢崎用异常冷静的语气说：“这就是我们想问的。由香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夫人又有什么线索吗？”

“怎、怎么可能会有嘛！”纪代美生硬地回答。

“其他人呢？”警部问其他人，可是没人回答。我想他们也许心里都有数，只是不想由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吧！

“藤森曜子小姐，”他直接叫曜子的全名。“你昨天晚上好像在这里推理说，半年前的自杀案是设局的，桐生枝梨子的遗书大概就是举发这件事，对吧？”

“……是。”她垂头丧气地回答。

“如果你的推理正确，对凶手而言，桐生小姐的遗书就是很不利的证据。”

“是没错。”

“所以，”警部举起手，竖起一根食指说：“要是由香真的偷了那份遗书，那代表由香就是设局那起自杀案的凶手啰？”

“你在说什么？为什么由香要做那种事？”纪代美在一旁大叫，她身边的刑警则赶紧进行安抚。

“太太，冷静点，这只是假设。”

“什么假设啊？简直胡说八道。她都已经被害了，还被无赖……我可怜的由香啊！”她开始哭泣，现场也因此重获宁静。

矢崎警部面不改色地说：“怎么样？藤森小姐？”

曜子双手搓个不停，想藉此压抑激动的情绪。“我只是说那个案子可能是被设局陷害的，并没说百分之百一定就是那样。我更没说由香是凶手……”

“可是你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警部执拗地问。

曜子不得不叹气，回答说：“光说可能性的话，是，我的确不否认。”

“好的，请坐。”

警部的两手背在后面，低着头，在我们面前踱步。当他停下脚步后，开口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喃喃自语着，“本间夫人手上那份桐生枝梨子的遗书，怎么看都像是由香偷的。但由香又被人杀害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形？”

“由香的房间里有那份遗书吗？”直之问。

警部摇头说：“到处都搜过了，没找到，我们认为是凶手拿走了。至于为什么凶手要拿走，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吗？”直之打断警部的话，警部则伸手掌示意请说。

“我不知道由香问什么要偷那份遗书，但这或许与她被杀害没有直接关系。凶手拿走了那个信封，可能认为里面有现金或什么的吧！她的钱包不是也不见了吗？”

这种说法隐含凶手是从外面入侵的意思。



这时，苍介忽然插嘴说：“那信封上什么都没写，所以凶手很有可能误以为里面是钱吧？”  
其他人微微点头。

“这确实也有可能。”矢崎警部以例行公事的语气，暂且同意两人的说法，但又说：“只是太巧了。”

“矢崎先生，”直之不以为然地说：“你想说凶手是我们内部的人，对吧？”

“并不是。”警部的双眼炯炯有神，“我没这个意思。就因为怀疑凶手是外面的人，所以我们才问附近有没有可疑人物，只是目前尚无证据指向这种可能性。”

“半夜发生的事，没有目击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啰？”

“也许是吧！”

“本间夫人的房间里验出由香的指纹，那由香的房间呢？早上我们大家都按过指纹了。”曜子不满地说。

警部翻开笔记说：“验出的有由香自己的指纹、一原纪代美、小林真穗、藤森加奈江，以及

负责打扫的服务生。那个服务生昨天没来，也有不在场证明。”

“若是强盗杀人，应该会戴手套吧？”直之说。

“有可能。指纹以外还发现了几根毛发，现在鉴识科的人正在化验。”

听到毛发我下了一大跳，搞不好其中也有我的头发。如果是自己身上的毛发，还可说谎蒙骗过去，但白色假发是合成纤维，被发现的那些毛发里应该没有白发吧？

一定没有。如果有的话，不用等化验结果，应该会直接来问我才对。一看就知道满头白发的只有我一人。没事，没事，我安慰自己。

“从头发可以知道什么吗？”苍介问。

“可以知道很多事。”警部回答得很闪烁，似乎不想详加说明。

“若出现相关人员以外的头发，外部人士行凶的可能性就提高了吧？”直之再确认一次。

“嗯，没错。”矢崎警部漫不经心地回答，“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人发言。

警部清了清喉咙又说：“总之，现阶段一切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有需要弄清楚由香的行为。她潜入别人房间，意图偷窃遗书，这件事非比寻常。现在开始我们会针对各位讯问各种问题，请大家务必配合调查。”

从警部的语气里，我有预感警方的侦办方向，会重启半年前的案子。一层阴霾笼罩着在场所有的人，互相窥视的视线在空中交错。

大伙暂时先各自回房间。关上房门，我全身筋疲力尽。昨晚一夜没睡，又一直维持变装姿态，我精神紧绷得快撑不住了。我把坐垫排成一排，侧躺在上面。

现在不能睡，我轻轻闭上眼，打算整理一下思绪。

首先是由香的事，为什么她要偷遗书？

她不像会为了争夺遗产而胆敢杀人的女孩。虽然自尊心强，过不了苦日子，但只要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应不至于敢冒风险。母女俩，目前应该还有某种程度的财力。

若说争夺遗产，母亲反而比较有可能。纪代美是个外表柔弱、内在贪婪的女人，她所寄望的高显先生的遗产没到手的话，说不定会气得发

狂。

这也说得通，我张开眼。

纪代美也有可能是凶手，这样就可以说明由香为何要偷遗书了。知道母亲是殉情案的凶手，为了帮她掩饰，才去偷遗书，但也可能是受了母亲之托才去偷的。

但为什么由香被杀了呢？假设与殉情案无关，只为了多分一点遗产，那苍介、曜子、直之，都有可能。

不，由香偷遗嘱这件事，与她被杀害不可能无关，我不是矢崎警部，但同样也觉得不会是巧合。

若纪代美不是由香的妈妈，她们还可能是窝里反，但身为母亲的绝不可能杀了自己的女儿。

关键在“U”。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由香到底要说什么？

就这样，我把所有的可能想了一遍，但大概太累，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直到敲门声让我醒了过来。

我赶紧用小镜子检查了一下脸上的妆，出声回应后才打开门锁。矢崎警部和高野刑警就站在外头。

“您正在休息吗？”警部不好意思地问。

“是，在打盹呢！”我对着笑脸看着两位刑警说：“有什么事吗？”

“有点事想请教您，可以打扰一下吗？”

“好，请进。”我请他们两位进来后拿出坐垫，但他们只是盘腿坐在榻榻米上。

“请问，您昨天到庭院去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去了，一旁的高野便拿出类似地图的东西。仔细一看，这是旅馆庭院的鸟瞰图，中央还画了一个水池。

警部问我大约是几点，在哪一带走动？我告诉他我是昨天晚上床前出去散步的，还碰到小林真穗。旁边的高野在地图上，画出我走的路劲。我清楚他们的目的。

问完话，警部颇为满意地摸着下巴说：“谢谢。”

“哪里。请问，这跟水池边发现的脚印有关吗？”我若无其事地问。

警部脸色大变，问道：“您听谁说的？”

我说出刚才碰到了古木律师及骏泽弘美的事，矢崎警部的脸色才稍微缓和说：“原来如此。”

“那真的是凶手的脚印吗？”

“还真奇怪呢！”

“单纯散步的话，是不会那样跳的。”说完警部苦笑了一下，立刻又扳回一张脸说：“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如果真的是凶手的脚印，这或许是很重要的线索。残留的脚形并不清楚，在调查上有点困难。”

“凶手是出了由香的房间以后，跳过水池逃走的吗？”

我的意思当然是凶手是外面来的，可是警部却说：“应该是，不过不知道要逃回哪里就是了。”他的话隐含了弦外之音。

“总之，”他继续说：“可以断定的是，脚印的主人体力很好，跳得过水池，其他部分最好不

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一定不会是我了。别人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不可能跳得过去。”

说完，我觉得自己太多话。以一个气质高雅的老太太来说，我的语气过于明哲保身，然而警部似乎并不觉得奇怪地继续说：“我们并未特别认定凶手是内部的人。”他坦白道。

我看他们问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替他们两位泡茶，他们也客气地伸手接过茶碗。

“真是个好茶碗。”喝了口茶，矢崎拿起茶碗看着我说：“本间夫人，您以前好像教过茶道？”

“哦，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事我听本间夫人提过。为什么这个男人知道呢？他似乎想进一步刺探。

“不好意思，我以前在前桥见过夫人。”

“哦，这样啊……”

这半年来，本间夫人并未碰到过邻居，希望这不会成为疑点。

“我偶尔也学习茶道，但总弄不出漂亮的茶泡，怎么学都不会。”



“一开始我也不会。”我顺着他的话说。

“是吗？所以我也不是特别笨啰！”矢崎在茶碗里搅拌着小刷子边说。

“由香的妈妈……纪代美的侦讯也结束了吗？”我赶紧转变话题。

“是啊！刚刚终于结束了。”

警部与高野刑警对望了一眼，似乎有点伤脑筋。

“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没有。勉强说来，算是安眠药吧！”

“安眠药？”

“由香好像睡不着，跑去向她妈妈讨安眠药吃。纪代美习惯旅行时都携带安眠药，所以她给了由香一颗。”

“这样啊……”

由香为何要安眠药？我默不作声。警部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说：“说不定是要给本间夫人吃的。”接着又说：“让您睡着她才好偷遗书，但似乎不太需要。”

“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很早就睡了嘛！”我苦笑着又说：“警部先生，半年前的殉情案和这次的凶案，您认为有关系吗？”我再问。

他放下茶碗，动作夸张地将两手交叉在胸前，嘴里嘟囔着：“我现在认为可能有。这些话我只对本间夫人说，事实上殉情案发生当时，在我们警方内部便意见分歧。有些人认为应该再调查调查，认为是某人的阴谋，只是后来不了了之，因为连唯一的证人桐生枝梨子，都没推翻自己不是被迫殉情自杀的说法。而且没多久，她又自杀了。”

“如果跟这次的凶案有关，那又是什么情形呢？”

“嗯，”警部有些苦恼地说：“比较适当的说法，就是和藤森曜子所说的一样，目的就是遗产。可是不管怎么推理都不对，若是那边对了，这边就不对。”

警方似乎跟我一样陷入迷思。不消说，我当然站在较为有利的一方。

“假如殉情案是假造的话，”警部放开交叉在胸前的双手，身体向前倾，说道：“凶手为什么要自杀？如果想要杀害桐生枝梨子，只要设计成她自杀就好了，所以也许这不是自杀，是意外。”

“这……会有这种事吗……”他的话一针见血，我惊讶地口齿含混了起来。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选这家旅馆作为假造自杀的地点呢？为了掩人耳目，应该选别的地方才对，譬如像桐生小姐跳下去的悬崖哪一类的地方。”

他的语气突然充满了热忱，一副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样子。

随后，警部的脸上浮现自我嘲弄的笑容，说道：“真奇怪，我怎么会之前的案子那么热衷呢？解决这次凶案才是重点吧！”

“一定能理出头绪的。”

“希望如此啰！”说完，警部朝高野使了个眼色，便站起来对我说：“耽误您那么多时间，感谢您的配合。接下来可能还会问您些问题，到时

候也万事拜托了。”

“当然，随时欢迎。”

警部他们出去后，我回想他提出的疑问。凶手为什么要选这家旅馆作为假造自杀的地点呢？

因为，这里是父子相会的场所。

当我沉醉在幸福的日子里，悲剧也逐渐接近。高显先生的病情急速恶化，于是我拜托二郎，要他答应向高显先生报告结果。

“最近，一原家族有个聚会，”我对他说：“地点是一间叫作回廊亭的旅馆，大家会在那里住几天。如果可以的话，一原先生应该希望能在那时候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想在聚会之前向他报告。”

二郎有点犹豫，但就算有所抗拒，他心里一定还是会想见自己的父亲吧？

“好吧！我去见他。”在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他终于开口，让我松了口气。“但是，”他继续说：“不要事先报告，我要直接去见他。”

“怎么见？”

“那些亲戚在旅馆时，我去他房间，来个出其不意。到时候枝梨子再帮我带路。”

“可以是可以啦……”

“好，就这么决定了。”

他看起来干劲十足，还用右拳击了一下左手手掌。

当天晚上，我可以不将玻璃窗上锁，方便他能随时进来。我钻进棉被里，兴奋得完全睡不着，心情就像一个打算恶作剧的小孩。

不幸的，那个晚上等着我的，竟是一场令人无法想象的悲剧。

男友被夺走的恨……我要亲自复仇。

我一直待在房间里。到了傍晚，小林真穗来敲门，说是晚餐准备好了。

“是您做的吗？”我惊讶地问。今天厨师应该没来才对。

“不，我叫外送寿司，苍介先生他们要求的……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我挥挥手说：“我吃什么都好，就算只有茶泡饭也可以，您都特地准备了，我马上过去。”

昨晚晚餐的房间里，寿司已经准备好供人享用，而有些人早就坐下自行开动，丝毫不觉得失礼。

“警察走了吗？”加奈江手里拿着茶碗问。她的盘子已经见底了。

“的确没看到警部的身影呢！”曜子也附和，“可能回搜查总部了吧！”

“庭院里还有几个刑警，”苍介说：“还满拼的嘛！真佩服他们的体力和毅力。”

“如果真的抓得到凶手就好了。”曜子说完，叹了一口气。

古木律师和驒泽弘美也进来坐下。

“对不起，把律师业留了下来。”苍介代表家族成员致歉，老律师则一脸笑容地回礼。

“那您今晚有什么打算呢？”直之问。

“我们住员工宿舍，可能有几位刑警也会一起。”

“哎呀，可以住我们这边呀！”加奈江对驒泽弘美这么说道，看来他们已经很亲近了。

“谢谢。不过，刑警不希望我们住在这里。”

“为什么？”

“一定是想隔离我们这些嫌疑犯呀！”曜子话里带刺地说。

“是吗？”加奈江两眼睁得好大。

迟迟不见纪代美的身影，只剩下一盒孤零零的寿司。“拿去给她吃好了。”直之对小林真穗说。

“请等一下，我马上就拿过去。”我阻止了正要起身的真穗，把纪代美的寿司拿了过来。

我想这是单独问纪代美事情的最好时机。

“不，本间夫人，这个我来就行了。”

“女主人您就忙着照顾大伙吧！没关系，这一点我还拿得动。”

“啊呀！伯母，我拿过去吧！你看，我已经吃完了。”加奈江突然站起来。

“不，加奈江最好别去。”苍介说：“你会让她想起由香，况且，纪代美正在怀疑我们！如果是本间夫人，她或许还不会那么疑神疑鬼。”

这是真话，没人反驳。我看了看惶恐的真穗，拿起寿司走出了房间。”

看到我拿晚餐过来给她，纪代美似乎有点讶异。我以为她会拒绝说吃不下，没想到她竟乖乖地收下了。



“在整理行李吗？”我瞧了瞧房里问，因为衣服都迭在榻榻米上面。

“他们把由香的行李还给我了。”她边说，那双依然充满血丝的眼睛边向下望着。

“可以耽误一下吗？”我问：“我有事想请教你。”

纪代美的眼神中一度充满戒心，不过随即又放软姿态说：“好的，请进。”然后让我进了房间。

房间中央有个行李箱，里面有各种东西整齐地排列着，大部分是衣服，但化妆品和首饰也不少。

“警方从这些行李当中查到什么线索了吗？”我问。

“我想只是形式上的搜查。”她的语气里充满对警方办案能力的质疑。

“对了，纪代美，”我压低声音问她：“矢崎警部似乎认为凶手就在我们之中，你怎么看这件事？”

纪代美吃惊地看着我，但下一秒，她的眼神中仿佛又对我充满了信任。或许她认为，这老太婆不可能杀由香吧！

“就算凶手是亲戚也不奇怪，他们总是把金钱看得很重。”

由于女儿被杀导致哀伤过度，她的话里完全没有包庇亲戚的意思。

“你在怀疑曜子？”我说。

闻言，纪代美扭曲着脸说：“现在最需要钱的就是她了，毕竟她老公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但其实我没什么根据，是我太激动了。”

“由香到我房里来，拿走了桐生小姐的遗书，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我完全没概念。”纪代美痛苦地皱着眉，缓缓摇着头说：“应该是弄错了，我完全搞不清楚。”

“以前发生那件殉情案的时候，你也在这里吗？”

“对。”她点了一下头。

“事件之后，由香没说什么吗？或是变得很奇怪？”

“这些事，警部也问过了。”纪代美毫不掩饰内心的不悦，继续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没那么迟钝，遇到火灾当时确实也很激动，但我很快就恢复平静了，以后也没再提过。老实说，我跟孩子几乎都快忘记那件事了。”

真的吗？纪代美看起来不像在撒谎，只是不知道由香会怎么说？

“啊，真想赶快离开这里。之后还有由香的告别式，我也不想再碰到那些人……凶手要是在里面，我一定要看着他被逮捕。”

纪代美凄楚的表情写满了哀怨和愤怒。

看来，从这女人嘴里问不出个所以然。我正要起身，突然看到由香的装饰品。啊！原来如此！

“真漂亮的戒指啊！”我拿在手上的，是一只珍珠戒指。上头的珍珠带点粉红光泽，表面没有一点刮痕。

“这是新做的，”纪代美说：“难得买到高级珍珠，我建议她做成耳环，可是那孩子说要做戒指。忌日戴珍珠也比较没关系，还说时机刚好，想不到她还来不及戴就……”

“这样啊！”

她已经开始泣不成声。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将戒指归回原位，边瞄着其他首饰问道：“另外一颗呢？”

“要是能做成耳环的话，珍珠应该有两颗吧？”

“哦，对，”她用手帕遮住眼睛，“她说要做个别针给我，大概是放在家里吧！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挥挥手说：“没什么，真是一颗很棒的珍珠。我只是好奇，不知会做何用途。不好意思。”

“没关系。”

“那么我就失陪了。”

我礼貌地告辞，走出房间，回到大伙吃饭的地方。我的脑筋转不停，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

自己却不曾注意到呢？

凶手也许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对由香来说另一个很重要的人。她应该是为了他，才把遗书偷出来的。

那重要的人，究竟是谁？我想起曜子昨天说的那句话——由香心里已另有所属。

健彦？不，不是他。

那是直之？

今天早上他领带掉下来，当时有个珍珠领带夹也一起掉了出来。曜子说：“你不是不爱别领带夹吗？”他说：“是别人送的。”随即将领带夹塞回口袋里。

难不成那是由香送的礼物？刚才看到由香戒指上的珍珠，和直之领带夹上的珍珠，不管颜色或大小都很类似。

要如何查出真相呢？听纪代美的口气，她好像也没发现女儿的心意。加奈江呢？不，不可能，她若知道，早就说出来了，更别提健彦了。

我边想边回到座位上。大家纷纷询问纪代美的情况，我则说她精神还不错。

我坐在位子上把剩下的寿司吃光，但食而无味。不知不觉间，我的视线移向直之。大概是单身的关系，他看起来才三十五岁左右。由香这种年纪的女孩，最容易迷恋这种成熟型的男人，可惜他们是叔叔与侄女的关系，就算再喜欢，也不可能进一步发展。那由香到底打算怎么样呢？

晚餐匆忙地结束了，大家也差不多准备回房休息。我开始着急，得赶紧想想办法。

幸好，直之并没有回房，一个人在大厅角落读起晚报。报纸上大概刊登了这里发生的事，他皱着眉，专心地阅读。

没其他人了，我可不能放掉这个机会。我果决地在他对面坐下。他朝我瞄了一眼后，又把视线移向报纸上。

“直之先生。”我一本正经地唤道。

他一脸惊愕，问我：“什么事？”

我调整一下呼吸，确定四下无人后才开口：“由香喜欢的那人到底是谁，你不会不知道吧？”

直之脸上的表情瞬间消失。他的双眼重新聚焦之后看着我，但那已经过了好几秒钟了。

“为什么这么说？”那迷惑的语气不像是他平常的样子，于是我更确信自己的直觉没错。

“也没什么特别意思，只是想或许和这次的凶案有关吧！”

听我这么说，直之折起报纸，偷窥似地瞄了一下周遭，身体向我靠近，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本间夫人为什么这么说，但是，为什么问我呢？”

“直觉罢了。问任何人都可以，只是……”我脸上堆着假笑，“我以为知之先生知道。若不知道的话，对不起，请不要放在心上。”

我站起身，随即扬长而去，但没多久，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本间夫人！”，于是我回过头。

“这件事，最好别在他们面前提起，毕竟您是局外人。”

“好，我知道。我不再说了。”

说完，我迈开大步走。我感觉身后直之的视线，一直盯着我看。

进入回廊、走回自己的房间。我佯装镇定，心脏却扑通扑通地跳，脚步也不知不觉地跟着加快。

没错，由香爱的是直之，他本人也知道，否则不会看起来那么心虚。

直之是凶手的话，一切就说得通了。

由香认为他是自杀案的凶手，而得之桐生枝梨子留有遗书之后，她会怎么想？一定想非偷到手不可。

当然直之不会什么都不做，而由香一定认为他会动手偷遗书，所以想帮他。这样她与直之之间就有了共同的秘密，两人之间的感情也会更加紧密。



我想到两项证词：一个是酒，一个是安眠药。

为了亲手偷出遗书，由香得让直之先睡着，于是向母亲要了安眠药，放入葡萄酒里，让直之喝下。这从小林真穗提议帮她开瓶被拒，而她故意跑到直之房间这件事里，可以得到证明。

再来，由香为什么会被杀呢？

从直之的角度来看，安眠药效力能持续多久并不清楚。如果他半夜醒了呢？他会起来偷遗书，当场目击到由香。

也许两人在回廊碰了面。难不成，由香跟直之报告说遗书到手了？

不管怎样，他一定察觉到她知道真相了。虽然由香爱他，但他却不爱她。为了保守秘密，他杀了她……

这个说法合情合理，并不勉强，何况由香在临死之前，留下了直之的名字。N一定误写成了“И”，可视之为罗马拼音的第一个字。

唯一不解的是，以我长期以来对直之的印象，怎么都无法想象他会是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不行，我摇摇头。不能这么糊涂，不可以被骗，再没比这种推理还完美的了，绝对不会再有了。

开始复仇吧！我得杀了直之，时间不多了。

我边走边想策略，但如何进行才会顺利呢？我看只能趁睡觉时偷袭，把绳子绕在他的脖子上，用力一拉。就算他体力再好，也会无力抵抗而一命呜呼吧？

问题是刑警们的监视不知有多严密。听说，警力主要分布在建筑物的周围和玄关入口处。

房间附近虽然没有设警哨，但现在还弄不清矢崎警部的想法，所以还是先确认清楚，到时看情形再做调整。

我看了一下手表，快八点了，但距离大家熟睡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从“路”栋走到“居”栋的半路上，我停住脚步。眼前出现了一个苗条的身影，而对方也看到了我。

是驹泽弘美。

“找我有事吗？”我尽量堆着一脸笑容问道。

弘美也自然地微笑，他回答：“哦，没事，我只是来这里参观参观。”

“这样啊！”

他在调查什么？是有关由香的凶案吗？

弘美直盯着我看，我不得不低下头来。

“那位古木先生呢？”

“他说累了，大概已经回房间了吧！您有什么事，我可以代为转达。”

“哦，没事。那么，晚安了。”我低着头从弘美身边经过。

“好的，晚安。”

弘美与我朝反方向走去。我驻足，回头望。胃还是有点疼。

可惜天不从人愿，刚过九点，矢崎警部又出现了。我把水壶装满热水，打算回房间。其实我到厨房去原本是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凶器，结果小林真穗在哪里，我逼不得已只好作罢。

警部请真穗去叫健彦。他的声音与白天时不同，听起来很有压迫感。

“健彦怎么了吗？”我好奇地问。

警部只冷冷地回答：“没什么，小事而已。”

没多久，健彦铁青着一张脸现身大厅，父亲苍介也跟在后面。矢崎警部皱着眉头说：“对不起，我们只找健彦先生。”

“为什么？”苍介有点生气。“只找健彦是什么意思？个别侦讯今天早上不就结束了吗？”

“您别想得太严重，我们只是顾及健彦先生的隐私权才会这么做的。”

他的遣词用字虽然礼貌，听起来却毫不让步。

“我不懂，这和健彦的隐私有什么关系？”苍介不服气地反驳，不过他的声音实在太大，害得刚步出房门的加奈江吓得不敢动。

“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要问什么，这里也可以啊……”健彦低着头说，语气显然没有父亲那般凶。

“算了。”矢崎警部叹了口气说：“我们验出你的指纹。”

“在哪里？”苍介问。

“由香房间玻璃窗户的外侧。玻璃上有什么东西擦过的痕迹，好不容易查出是你的指纹，想请你做个说明。”

警部说完，连一直袒护健彦的苍介也盯着他瞧。健彦紧闭着嘴，不停地眨眼。

“怎么了？干嘛不讲话？应该是你在院子散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吧？”

苍介问儿子的口气恰似正在袒护被老师责骂的儿子。然而，警部沙哑的声音继续说：“白天我问过大家昨天是不是去过院子，当时健彦应该是说没去。”

苍介吸了口气，却忘记吐出来。

“我知道了，”健彦终于开口，“我会解释的，我们先到别的地方去吧……”

“健彦！”

“他本人已经同意了。那我们这边请，到办公室去吧！”矢崎警部催促着健彦，而就在苍介不知所措地呆站在那里时，健彦就被警部和高野刑警强行挟持般地步出了大厅。

也许是听见刚才苍介的声音，直之和曜子也来了。加奈江在一旁看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他们解释了一番。

“健彦他……”话还没说完，直之突然住口。对我来说，这个沉默令人玩味，他是因为知道警方开始怀疑别人，而松了一口气吗？或只是纯粹担心侄儿的事？但光从他的表情我实在无法知晓。

苍介像熊一般以惊人的气势前后踱步，一再地看着手表。大约三十分钟以后，他儿子终于出来了，但不知为何却红着一张脸。

“健彦，怎么了？”

他不搭理，从我们中间穿了过去，消失在回廊里。苍介赶忙追在后面。

高野刑警进来叫直之，说接下来有事问他。

“我吗？是，好的。”

他看起来并不意外，老老实实在高野刑警的后面。从他坦荡的态度看来，一点都不像是凶手。话说回来，他真的是那种人吗》我不禁再度迷惘。

这时纪代美出现了，向小林真穗要了冰块。她说自己有点发烧，想用冰块敷敷额头。

“好的，我马上替您拿冰枕过来。”

“不用，冰块就可以了。放在塑料袋里，我要当冰敷袋用。”

真穗回到厨房后，纪代美望着我们。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就简单地叙述了一下现在的情况。然而她只是面无表情地应了声“是

吗？”，仿佛已经做好心理准备，静待警方将凶手缉捕归案。

真穗拿着冰桶回来的同时，直之回来了，而高野刑警也一起过来。高野看着我说：“本间夫人，请跟我来。”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让我吓了一跳。

“我吗？”

“是的，麻烦您了。”

我瞄了一眼直之，他表情略带歉意地低下头。

矢崎警部正在和别的刑警商量事，边说边看着纸条频频点头，然后他命令属下出去，便转头看着我们。

“哦，抱歉，久等了。”

“有什么发现吗？”问话的是高野刑警。警部原本似乎有点介意我在一旁，但停顿了一下，认为无妨之后便回答：“关于毛发鉴识报告，我们从一原由香的房间里找到死者本人以外的四种毛发。其中之一与打扫房间的服务人员相符，可以剔除；其余三种各属于谁的，你帮忙确认一



下。”

警部将纸条交给高野。高野看了一下便说：“照这样看来，这些毛发全部都属于女性，那可能性就只有藤森曜子、加奈江、一原纪代美、小林真穗。”接着他看着我说：“呃，可是也不能就这样把本间夫人排除在外……”他赶紧补充说。

“调查我也无所谓，不过警方查到的都是黑发吧？”

“谢谢。其实，您说的一点也没错，我这就去调查。”高野拿着纸条走向大厅。

“毛发鉴定也看得出性别吗？”我问矢崎警部。

“可以，连剪完头发过了几天都知道。”

“这样啊……”

“还可以推断出大概的年纪，若有经验老到的鉴识人员判定更准确。”

“原来如此。”

难怪高野一开始就将我排除在外，因为那些头发之中大概都没有六十到七十岁左右的毛发吧！

“对了，警部先生，找我有事吗？”

“对。”

警部抬起下半身，将椅子往前拉，调整了一下坐姿说：“有事想请教您。您怀疑由香小姐所爱的人是直之先生，这是真的吗？”

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让我又吃惊、又疑惑。警部点点头，接着说：“我们也是听直之先生说的。他说你们两个谈过这个问题，直之先生表示当时虽然没把话说开，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本间夫人好像知道由香小姐的心意？”

所以说，直之想警方坦白他与由香之间的事情了吗？他为什么会那么爽快地承认呢？不，应该说，为什么证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警部再问一次。

于是我透露了珍珠戒指与领带夹之间的巧合，并从这里观察到两人之间的关系。听了我的话，警部大叹：“真不愧是女性的敏感细腻，才可能观察得如此入微。”

“请问，这跟凶案有什么关系呢？和由香房间外发现健彦的指纹，又有什么牵连吗？”

这才应该是原本要侦讯的内容，不是吗？

“因为有件事很奇怪，”警部一脸严肃地盖上手里的笔记说：“根据健彦先生的说法，他半夜听到声音，担心由香的房间里有人，所以特地跑去查看。”

“什么声音？”

“他说是有东西掉在榻榻米上的声音。声音不大，是碰巧那个时候健彦张开眼才听见的，所以他当时并不以为意。可是某个原因又让他介意得不得了，那就是直之先生的事。”

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气。

“昨天，由香对健彦表明她喜欢直之，而且由香似乎很认真，还说愿意为直之做任何事。一般男人听到心上人这么说都会觉悟死心，但健彦却不放弃，他认为这只不过是阻碍两人感情发展的事情罢了。偏偏直之和由香的房间很近，健彦就有点担心半夜里直之会潜入由香的房间。”

“是吗？”我佯装体谅健彦的心情，皱着脸回应。

“他半夜听到声音之后，坐立难安，决定走出房间看看。先到走廊，确认直之没有溜出来，然后再绕到庭院里偷看由香的房间。他发现和式纸门稍微开着，凑上前瞄了一眼，发现并无异状才放心地回房，而玻璃窗上的指纹就是那个时候印上去的。第二天早上发现尸体引发了骚动，他想到自己的指纹被发现的话根本无从解释，就偷偷地跑去擦掉窗户上的指纹。可是当时太心急，还是留下了一枚。”

“健彦说他半夜起来，是几点？”

“他说大约三点。”

说道这里，警部的眼睛炯炯发亮。他压低着声音继续说：“如果这是真的，就成为破案的有力证词。健彦听到的声音，应该就是凶手所发出来的。”

我懊悔不已，他听到的一定就是那个声音。我发现由香死了，惊讶地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这么说来，之后我听到对面房间有人出来，难道也是健彦吗？但我所听到的确实是从直之房间里发出来的声音。

“健彦步出回廊，又从回廊绕到庭院，我们认为凶手利用这段时间从由香房里逃走。也就是说当健彦察看由香房间时，由香已经被杀了，而纸门被打开就是这个原因。”

真是太危险了！要是晚一步出来，说不定就被健彦看到了。

“可是，我有个疑问。”我开口说。

“什么疑问？”

“您说健彦先确认直之是否溜出房间，结果呢？”

“哦，那件事呀！结果很有意思。”接着，警部又笑颜逐开地说：“睡前，健彦在直之房门上动了点手脚。他用口水把一根头发黏在门上，要是门开关的话，头发一定会掉落，藉此可以检查直之半夜是否溜出房间。虽然对健彦先生不好意思，但我当时忍不住笑了。想不到为了心爱的女人，他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那健彦查看之后怎样了呢？”

“头发还留着。”警部笑笑地回答，然后说：“真是讽刺。健彦说的若是真话，托那根头发的

福，直之得以免除嫌疑。那根头发就能证明由香被杀时，他并未离开房间。”

侦讯结束，我和矢崎警部一起步出办公室。警部说他的胃不舒服，而我则六神无主，听到警部刚才的话之后，我的思绪开始紊乱，无法思考。杀害由香的不是直之。

昨晚他的房门完全没开过，证据确凿。

这么一来，一切都得回到原点，直之和殉情案没有任何关连。

不，殉情案的凶手还是直之，而杀由香的另有其人？

不可能，我又否定自己的看法。这次的凶手，一定是为了抢夺桐生枝梨子的遗书而杀了由香。非夺遗书不可的人，一定就是自杀案的凶手。

那个人也就是我要复仇的对象。

但却不是直之。

这样一来便无法说明由香为何要偷遗书了。

难道她想保护的另有其人？

回想健彦的话，由香说为了制止她什么都愿意，所以从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来看，由香可能认为直之是自杀案的凶手。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那为什么她会认为直之是凶手呢？

回到大厅，高野刑警面色凝重地站在大伙面前，当场只有健彦和纪代美不在。

“警部，关于毛发鉴定……”

“如何？”

“证据显示，其中两种毛发属于藤森加奈江和小林真穗，血型和毛发长度都相符，但为谨慎起见还必须再做一次鉴定。”

“嗯，那还有一种呢？”

“另一种……找不出相符的对象。”

高野取出纸条，念道：“性别为女性，血型AB型，年龄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之间，短



发，迹象显示最近刚剪过发——没有人与此相符。为慎重起见，我们还特别问过了健彦和纪代美，两个人的血型都不符。”

“什么……”矢崎警部一时语塞，从高野手里夺过纸条，然后对大家说：“有谁是AB型？”

“我，”苍介说：“而且我最近理过发。”

可是他并非女性，也不少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

“再做一次鉴定，确认一下性别和年龄是否正确。”

高野刑警飞奔出大厅。我尽量压抑自己的表情，不可以有任何惊动。那有问题的头发，是我真正的头发。

“你也用不着摆张臭脸吧？”直之对警部说：“毛发相符的人不在这里面，就表示有外人入侵由香的房间。”

“如果这里真的没有人符合，就的确是外来的人了。”

警部点头，勉强附和。他大概觉得凶案是内部人士所谓的可能性很高吧！

“女人啊！”曜子骨碌碌地转着黑眼珠说：“可没那么单纯。”

“就是啊！又没人能保证世界上不会有女人做强盗。新闻不是也偶尔看得到有美女抢劫吗？先色诱男人，骗他喝下安眠药，然后洗劫金钱。”苍介轻佻地说。

由于目前证据指向凶手可能来自于外部，一原家之间沉重的气氛终于得以舒缓，只有警部仍满脸的苦涩。

“那个毛发不见得就是凶手的。”警部在缓和的空气里泼了一盆冷水：“可能是以前的客人留下来的。”

“不，不可能。”小林真穗难得开口了。“我们一直打扫得很干净，绝不可能有这种事。”

“可是……”警部住口了。他知道真穗这么说是职责在身，于是赶紧打圆场说：“嗯，鉴定结果不一定每次都正确。”

高野刑警回来了，他一脸为难地对警部说：“那多余的毛发，他们说性别和年龄的判断正确率都很高。”

矢崎警部很明显面有难色，其他人则是一副既胜利又高兴的表情。

“先失陪一下。”警部带高野走了出去，或许是去交代其他部属展开旅馆周边的侦讯。这样一来，侦查应该不会再锁定凶手是内部人员了吧？

“凶手是女人，”苍介和曜子口径一致，“所以由香才没有被强暴，因为凶手的目标是钱。想不到这里也有抢匪出没，看来这一带的环境也没那么好。”

“要是健彦听到声音的时候，早点出去看看就好了。”

加奈江说完，大概以为我不知道，便对我说明：“半夜三点左右，他听到由香姊的房间有声音，特地出去从窗户看看，他的指纹就是那时印上去的。”我想着大概也是苍介听完儿子的说明，将儿子的话简略后向大家解释的版本。至于由香的心思，还有健彦如何监视直之，应该都只字未提。

“今晚要特别留神啊！门窗要关好。”曜子说。

“我不认为抢匪还会来，不用太紧张。”苍介对妹妹的言论稍微缓颊，转身对小林真穗说：“我有点口渴，有咖啡吗？”

“有的。”

“不用忙，我来就好。”加奈江起身说道：“女主人从今早就忙个不停，请休息一下。”

“这怎么行？”

“没关系，我来就好。”

看着加奈江迅速走向厨房，真穗从后面追赶。

“怎么回事？加奈江好像突然变乖了。”曜子故意夸奖着让女儿听到。

“大概由香不在了，突然有了责任感吧！”

对直之的话，大家颇表赞同地点头。

不久，加奈江端着放有咖啡杯的托盘进来，真穗则拿着点心。

“大家都夸你呢！说你真乖巧。”苍介调侃着加奈江。

这时，她反而自吹自捧说：“这种事我本来就会做的，好歹我也是女人嘛！”

“不错啊！那你还在学茶道和插花吗？”

“她早就不学茶道了。”曜子皱着眉回答。

“才不是不学呢！只是休息一下罢了。”

将咖啡端给每个人后，加奈江嘟着嘴。

“讲到茶道，本间夫人好像一直都在教学。”

直之突然多话起来。

我暧昧地应了一声，希望这个话题别拖得太长。

“里派的吗？”曜子问。

是哪一派呢？没人知道的话，随便答一个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表千家吧！一定是。”这时，直之帮我回答了，他继续说：“我听大哥说过，本间先生的夫人曾经教授过表千家茶道。”

多管闲事的男人！

还好我刚才装傻没回答，我点点头说：“对，没错，是表派。”

“表派和里派，泡茶的方式不一样吗？”没看出我的心情，加奈江继续提问。

还好曜子替我解套道：“唉呀！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那妈妈，你知道啰？”

“当然，”曜子啜了口咖啡说：“里千家强调茶泡要打得漂亮，表千家是完全不起茶泡的，是吧？”

霎时，我差点脑充血。这我真的不知道。我突然想到中午时和矢崎警部聊起茶道的事，我好像跟他说，要打出漂亮的茶泡很难。

“错了吗？”看我不吭声，曜子不安地问。

“没错，你说得对。”

我全身冒汗，一阵寒意袭向我的背脊。

“啊呀！矢崎先生，怎么样了？”

我被苍介的声音吓得抬起头来。矢崎刚好走了进来。他什么时候到门口的？他听到我们刚才的谈话了吗？

我和他一度四目相接。他看我的眼神，很明显地与以往大不相同，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警部表示他要回搜查总部一趟，警察会在附近巡逻警戒，请大家安心休息。但我想他的本意应该是要叫大家别到处乱跑，乖乖待在房里才对。

警部走了以后，我惊觉大事不妙，但已无法挽回。他应该听到刚才茶道的事情了。他如果真的听到了，那他一定会发觉我的话前后矛盾。

大伙纷纷走回自己房间，我也只好站起身。这时候，直之往我走来。他的表情似乎有些过意不去，眯着眼说：“之前本间夫人问时，我没清楚告诉您由香的事，给您添麻烦了，真抱歉。”

“没事，哪有什么麻烦。”

直之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我只好又坐下。

“本间夫人为什么知道由香的心事呢？”直之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告诉他珍珠饰品的事后，他便一脸苦笑地说：“原来如此，女人的观察力就是不同呀！还好是本间夫人注意到的，若是其他人就糟糕了。”

“不用担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拜托您了。”

直之表情严肃，闭着眼，似乎在考虑该如何解释。接着他睁开眼睛，开始对我坦白：“她对我诉说心意大约是在半年前。对了，就在殉情案发生前。她说有事找我商量，我们就约了见面。她找我谈的是关于健彦的事，她说虽然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是一对，其实她一点意思都没有，要我转达给健彦。我说这种事最好自己直接说，免得伤害对方，但她不肯，说不知该如何开口，问我该怎么办……”

“她说喜欢直之先生——对吗？”

“差不多是了。”直之叹了口气。



“真可爱。”

“一开始我以为是开玩笑，后来发现她好像是认真的。老实说，我听了很害怕，我对她从来就没有非分之想的。”

“我想也是。”

“我劝她这种心情只是一时的，过一段时间想法会改变，可是她听不进去，最后竟然说不结婚没关系……”

原来外表看起来斯文保守的由香，内心可能热情澎湃，而看似豪放大胆的加奈江，反而可能保守。

“然后呢？”

“没有然后，”直之耸耸肩说：“我心想少跟她见面就好了。只要不见面，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可是，由香却不放弃，对吗？”

“没错，她常打电话来。我也不是很讨厌她，她说想见我，我不能老是拒绝。坦白说，跟她一起还满愉快的。”

我体谅地点点头。由香的自尊心强，如果感受到被人嫌弃，一定会掉头而去。

“可是，请您务必相信，我和她之间绝无男女关系。”

“我相信。”我说：“领带夹就是她送的吧？”

“那是昨天到这里之后她给我的，说她也有一只用这个珍珠做的戒指，要用这个领带夹。本来我是不想要的，但怕推来推去被人看见更不好，才勉强收下。”

“留着可以怀念她呀！”

“是啊！想不到会变成这样，真讽刺。”

直之想笑，看起来却只是皮笑肉不笑。

“话说回来，”我语气一沉，“由香偷遗书这件事，直之先生怎么想？”

他楞了一下，往后退一步，咬着下唇很烦恼地抬头望着天花板，再深呼吸后说：“本间夫人，”他有些踌躇地说：“您有什么想法吗？”

“也不是什么想法……”我佯装别扭地说：“你可别生气唷！这只是我瞎猜的。老实说，我认为由香是为了保护直之先生才去偷遗书的。”

我等着看他的反应。但意外的是，他出奇地平静，嘴角只微微牵动了一下，毫无表情地开始点头：“原来，本间夫人也这么认为，但其实我也这么想。或许她以为那起自杀案是我干的，对吧？”

“你也这么想啊……”

我真是吓了一跳。然而看着直之清澈明亮的两眼，他并不像在说谎。

“证据是她向纪代美要安眠药。昨晚我喝了她的酒后，突然意识模糊，睡到第二天早上。我想大概是我被下药了，还奇怪她为什么要这样……”直之说。

“嗯，我了解。”我点点头。“可是你没跟警方说。”

“我想最好还是别说出来。”直之一脸苦涩。大概是体贴由香，但也怕说出来后，更证实了警方认为凶手是内部人员的可能性。

“我真不懂。她为什么认为我是凶手？”说完，他想起什么似地望着我，“真的，关于那起殉情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对天发誓。由香被杀

的事，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好，我知道。”我在胸前挥了挥手。“昨晚你未踏出房门一步，健彦已经帮你证实勒。”

“那个呀！”直之露出为难又害臊的表情。“还好有健彦那么钻牛角尖。这样说或许听起来很奇怪，不过多亏他这么做，才帮了我一个大忙。”

“你没跟由香聊过那起殉情案吗？”

“没特别聊过。昨天为止，我都相信那起殉情案和我们没直接关系。我想她也这么认为……”说完，直之望着远方，像是在回想着什么，但突然又恍然大悟地开口说：“殉情案发生过后，有一次她说过很奇怪的话。她问火灾之前我去哪里——对，她就是这么问。我说哪里都没去，在房里睡觉，她歪着头似乎不相信的样子。”

“由香为什么这么问？”

“我也不知道，大概听到了什么风声吧？那个问题也或许有什么特别的含义。”直之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似乎企图寻找答案，但下一刻他

又看着手表，全身疲惫地说：“啊，糟糕，已经这么晚了。对不起，耽误您了，剩下的我在房里好好想想，反正现在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占了起来，我也跟着起身。

“直之先生，你现在还认为杀害由香的凶手是外面的人吗？”

“当然，”他果断地说：“由香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单纯，但我相信，凶手一定不是我们家族的人。”

我也这么希望，这是真心话。但我默不作声。

我们两人并肩走在长廊里，但刚通过“荷”栋时，直之突然说：“您的脚力真好。”

“咦？”

“其实经常有长者嫌这个回廊太长，不太方便，但是看本间夫人走起来一点都不累的样子，况且您住的又是‘居之壹’，最远的一间。”

“哪儿的话，不会啊！”我停下脚步，捶了捶右腰，“老实说腰有点痛，今晚得按摩按摩了。”

“我替大哥高显向您致歉。”

我们再度往前走，直之开始谈起高显先生盖回廊亭的往事。当时他才大学毕业，看着伟大的大哥要在深山里兴建一家奇怪的旅馆，只能说百思不得其解。几年之后才知道，当时的设计理念，是尽可能保留大自然的原始环境，不做任何破坏。

抵达“叶”栋了。我也卷入这起麻烦，直之再度向我道歉。

“请不要放在心上。”

“对不起，明天一定会解决的。我想，凶手可能还在附近。日本警察都很优秀，明天，我想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对，明天一定可以。”

“那么，晚安了。”

“晚安。”

道别后，直之消失在门的另一端。

直之进房以后，我驻足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我回过头，后面就是由香的房间。她为什么会认为直之是自杀案的凶手呢？虽然是误会一场，但她一定有某种根据才会这么想的。

究竟，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

直之的话，我发觉语带玄机。由香是这么说的：火灾前，你到哪里……

她为什么这么问？误会的关键在哪里？

我想起和由香讨论殉情案的情形。我们是吃饭时和饭后，在大厅喝茶聊天时谈起的，当时的谈话内容也许可以给我一些提示。

想起加奈江和由香之间的口角，我无意间读出了些许迹象。

当时我问她们：“起火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先回答的是健彦，他说就算“居之壹”房里有声音，也没什么人听得到。接着加奈江反驳，说声音不见得是从“居之壹”传出来的，如果纵火的凶手是内部人士，或许有人会听到凶手进出自己房间的声音。

说到这儿，由香突然一反常态地用严厉的口吻斥责说：“那种声音根本不能证明什么……”

越想越觉得奇怪，什么证明不证明的？加奈江根本没说什么呀！只说或许有人听到了声音。

那种声音，难道会是……

我懂了，这样就说得通了。

她在殉情案发生当晚听见直之房里有声音。那时加奈江说的也是这件事吗？她说：“由香很早就跑出房间了。我飞奔出去时，看到她已经往大厅的方向跑。”

在骚动之前，由香是醒着的，所以才能听得到那一点点的声响，也才会在火灾之后，佯装若无其事地问直之，他起火前去了哪里……



虽然火灾已经发生了好一阵子，但由香依然记得那件事。碰巧昨晚有人提到自杀案可能是被设局的，所以由香又想起来，才会认为或许直之就是凶手。不，她可能也不确定，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才会动手偷遗书，她应该是想看看里面的内容。

结果由香的推理错了，其实凶手另有其人。凶手一定是目击由香把遗书偷了出来。真可怜，由香竟然死于自己的误解。

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解呢？

我想起一件事，于是回头敲加奈江的房门。她看到我吃惊地“啊？”了一声。

“想请教一下……不是什么大事。”

“什么事？”

“现在健彦住的‘叶之貳’，自杀案当晚是谁住的呢？”

虽然是个奇怪的问题，但还好加奈江并未起疑。她想了一下，两手一拍说：“哦，对，当时没人住。嗯，对，是空房。”

“空房……”

“是。住‘叶’栋的应该只有由香姊和直之舅舅。请问，有什么事吗？”

“哦，没事。抱歉，问了这么奇怪的问题。”  
我含糊地蒙混过去，道了声晚安随即离去。

我的脑子又变得一片混沌。

我想起昨晚的经历。原以为是直之的房间门开了，结果却是健彦房门的声音。这么说来，自杀案当晚可能也一样。

可是，加奈江却说当天晚上那间没人住。

从这点可以猜测，难怪由香会怀疑直之。  
“叶”栋除了自己以外，只有直之住，要是有任何声音，一定会认为是他在进进出出。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重新思考。看来由香听到声音的这种假设，应该不会错，否则无法解释她为什么会怀疑直之。当时一定有人进出“叶之貳”。

纵火之后，凶手躲在“叶之貳”房里。那个人为什么不躲回自己的房间，却躲在别的房间呢？这么做一定有理由。

我侧身躺下，举起右手在空中画个“U”。由香的临终留言，这个谜务必要解开。

N、S、VI的感觉都不对。这时，我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想法：或许这个字还没写完，由香可能写到一半就断气了。

比如说“W”这个字。其他还有吗？

我翻了个身，像当时由香那样趴着，同时用左手写写看。

霎时，我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

我想到一个可能性。

不是N，不是S，也不是W。我想到别的英文字母，而那个字母开头的人，在相关者当中只有一位。

我摇了摇头。会是那个人吗？不，不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如果那个人真是凶手呢？那几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凶手在行凶之后，必须躲进“叶之贰”里去。

我伸出手指，在空中画着回廊亭的鸟瞰图。为什么要使用“叶之贰”？

当我画到水池时，手指不禁停住。我一愣一愣地坐起身。

对呀！原来如此。

我惊讶得脑中变得一片空白，然后慢慢地出现了一些鲜明的画面。

今晚，连大浴池里的热水似乎也没有加热。平常应该热气腾腾的浴室里，流进了寒冷的空气。我随即关上玻璃窗。

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手表，再三分钟就凌晨两点了。

我是十二点前打的电话，通知对方有重要的事情想谈谈，希望半夜两点在女子浴池碰面。

这是我的孤注一掷，如果对方不是凶手，一定会起疑找警方商量，否则警方也可能会监听所有电话。不论何者。矢崎警部都会命令属下埋伏，把我抓起来问话。这样，一切的计划就泡汤了。

可是，风险再高我都没理由不赌。矢崎警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一旦他开始调查本间菊代夫

人，立刻会看穿我这个冒牌货。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是如何让堵住顺利进行。很显然，现阶段刑警尚未展开部署，不过现在安心或许还太早，但我逐渐相信自己的推理是对的。

问题是敌人到底会不会来？

我相信那个人一定会来。是凶手的话，就一定会来。

再看一次手表，凌晨两点零一分。

这时，入口大门的锁“喀拉”一声。我看着门把旋转，接着门慢慢地往外打开了。

“本间夫人？”对方小声地说。

没错，这就是敌人的声音。

“我在这里。”

大概是太暗了，对方没看见我而只听见声音，身影惊讶地抖了一下。接着那个人进来后关上门。我把手电筒照在地上，对方的身影随即在黑暗当中浮现。

“请问，有什么事吗？”对方问道，眼神充满警戒。

对方大概也想和我拼个你死我活吧？所以得先让对方歇下心防。

“我有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

“老实说，”我舔了舔嘴唇，“我想劝凶手去自首。”

对方有点吃惊，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把两眼睁得好大。

“我知道凶手是谁，”我继续说：“我想，钥匙你去劝那个人的话，她一定会听的，所以才来拜托你。”

“……到底，您认为是谁内？”

“这个嘛！”我摆出犹豫不决的样子，然后看着她说：“除了藤森曜子之外，没有别人。”

对方完全愣住了。一阵缄默之后，她摇摇头说：“不会吧！您为什么这么说？”

“请过来。”说完，我把脚伸进浴池。我的脚底像触到冰般冷冽，只是现在顾不了这些了。对方也静静地跟过来。

“傍晚，我偶然发现的。你看看，掉在浴池里面的是什么。”

我站在浴池旁边，指着冰冷的谁。对方也向前一步。

“哪里？”

“你看，那边，左边下面。”

我把手电筒照着下面，对方身体再向前倾。

我把握住时机，偷偷拿出预藏的挫冰刀，猛然从对方背上刺进去。她发出闷闷的叫声，身体向后仰。我拔出挫冰刀，用力推了她一把。对方跌进浴槽里，水花四溅。

她企图爬上来，我又从上面把她压下去，动作敏捷得一点也不像个老太婆，使她又惊讶又疑惑。我高高举起挫冰刀，进行第二次攻击，这次直接刺进胸部。对方惨叫了一声，但还不至于被外面听见。她的血从伤口溢出，蔓延到整个浴池。

“为什么……”边在血泊中挣扎，小林真穗一边问。



起火之前，躲在“叶之贰”的人是谁？

一原家族的人应该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剩下的只有小林真穗，但为什么她要躲在“叶之贰”房里呢？

为了缩短逃出的路径。

她在“居之壹”纵火之后，必须迅速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但回廊很长，半路上不知会撞见谁，而且还有水池，到“叶”栋非走回廊不可。

问题还在后头。

真穗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定要从“叶”栋再经过“荷”栋和本馆，她一定觉得这样太危险也太花时间，所以选择直接穿过庭院小径。

她先进入“叶之贰”，打开窗户跳进庭院，然后沿着水池跑，回到员工宿舍。根据加奈江的证词，她逃出去时正巧与真穗擦身而过，当时真穗也许要跑回去锁上“叶之贰”房间的窗户吧？

\*

让我想到这个推理的，是由香的临终留言。当我趴在榻榻米上，跟由香死前的姿势一模一样

时，才发现了“W”的真面目。面朝下趴着，用左手写字，与平常的姿势相反，从右边往左边反而比较好些。由香临死前要写的字，部署W也不少N。而是“M”这个字。MAHO（真穗）的M。

凶手就是真穗。

想烧死我和里中二郎的就是她。

\*

我从手电筒的光线，清楚地看到真穗脸上逐渐失去血色。浴池里的水已全染成了红色。

“你大概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吧？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就会明白了。”说完，我把脸逼近她。

“我不……知道。你……是谁？”真穗喘息着问道。

“是吗？你果然不知道，是我变装得太逼真了。虽然我想让你看我的真面目，但目前还不行，就给你看这个吧！”

我把睡衣的带子解开，对着真穗露出整个背。她应该看得出那丑陋的烫伤疤痕。

过了几秒她才恍然大悟，歪着那张土黄色的脸，有气无力地说：“不……会吧？你应该……死了……才对……”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可惜我还活着，只是烧伤的皮肤永远无法复原。”

真穗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

“我费了好一番苦心才确定是你，还是因为由香的死提醒了我。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杀了她的？你看到她偷偷进了我的房间吧？”

真穗痛苦地点点头，接着像金鱼版嘴巴一开一合地说：“我看到她……偷万用钥匙，又看到她进你房间，才埋伏……在她的房间。”

她大概以为坦白招供我会饶她一命，所以拼命解释。我弄清楚了，由香一进房间就遭到攻击，之后真穗将她放回棉被里，让她看起来像是睡着时遭受攻击一样。当时由香并未断气，于是真穗出去之后，她用尽最后的力气，留下临终讯息。

“原来如此，我懂了。”

我想进一步质问有关殉情案的事，可是看真穗的样子，大概也撑不了多久了。她全身虚脱，用求助的眼神望着我。

“我让你舒服点。”我把手伸进浴池，从她的胸前拔出挫冰刀。她又呻吟了一声，两眼往外凸。

接着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往她胸前刺一刀。她全身抖了一下，痉挛后整个人瘫软下去。

我不罢手，抓起她头发前后用力摇晃。她还没死，眼帘微微张开。

“你还有话要说吗？”

不知她是否听见我说的话，然而真穗最后说的那句话是……

“不……只……我……一个……”

我再摇一次，没有反应了。她两眼空洞地望着空中。

我放开她的头发站起身。

刚回到更衣室后，我拿起掉落在一旁的毛巾擦拭挫冰刀，再丢进垃圾桶里。

穿好衣服，小心地打开入口大门。走廊没人。

穿上拖鞋后，我小跑步走向回廊。要是有人看见我，到时候再另做打算吧！

幸好没人发现，我安全地回到房间。两膝跪下的我强忍住要大叫的冲动，向神祈祷一般。

我把双手十指交叉于胸前。

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我的复仇计划完成了一半。

小林真穗最后的一句话，在我耳边回响。不只我一个……我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杀了我也不代表一切就此结束。她大概是要说这句话吧！

我当然知道，小林真穗不过是帮凶而已。

明天，等我杀了我最痛恨的人之后，我的复仇计划才算大功告成。

天刚破晓，凄厉的叫声便响彻整个回廊亭。我心想，终于发现了吧？我迅速穿好衣服走出房间，看到苍介他们在回廊亭上奔跑。

“请勿靠近，也不要擅自行动！”

我跟在大伙后面走到浴池，听到矢崎警部怒吼的声音，刑警们也杀气腾腾的。

我一看，加奈江蹲坐在走廊上，曜子抱着她。加奈江满脸涕泗纵横，她坐的地方一片濡湿，应该是吓得尿失禁了。

“加奈江小姐，”警部毫不客气地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跑到浴室来？”

“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醒了，就过来这里，然后、然后就……”

她别过身子紧紧地抱着母亲放声大哭。一般来说，警方应该会等到她心情稳定下来再说，但警部也许判断现在状况刻不容缓，便抓着加奈江的肩膀逼问：“说清楚，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就说了嘛！我不知道怎么就醒了，满身是汗，就想来泡泡温泉。”

“这种时候泡汤？都已经发生命案了，你还有闲情逸致一大早泡汤吗？”

警部无法理解加奈江的精神状态，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你可以不要这样大吼大叫吗？我女儿住在这里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泡汤，不行吗？”曜子护着孩子，将加奈江抱在胸前。

“要洗澡可以在房间里洗，大浴池昨天就不提供热水了。”

“人家不知道啊！就不知道嘛！”

“她不是说不知道了吗？这里一直都是二十四小时有热水的呀！有必要因为她今天早上想泡汤就把人骂成这样吗？要不是我女儿过来，你们可能那么早发现尸体吗？”曜子的语气激动，似

乎对警方的无能感到愤怒与厌恶。

心里有数的矢崎警部，一脸不悦地对我们说：“大家到大厅集合，请务必配合，不要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往大厅走。这是，古木律师和驹泽弘美也许听见骚动了，也出现在另一头。

“听说女主人被杀了。”古木律师平淡从容的语调与现场紧张的气氛形成强烈对比。

“对不起，请你们离开。”警部歇斯底里地说：“这与你们无关。”

对于警方极其强势的态度，老律师吓得瞪大眼睛、闭上嘴。

“听说案发现场在大浴池，是真的吗？”驹泽弘美率先提问，其中一位刑警点头，弘美便默默地走向回廊。

警部目送他的背影离去后，转生看着我们说：“知道关于本案线索，或昨晚听到声音、看到什么的人请说出来，不管多小的事都可以。”

他说得很快，很明显地露出破案的焦虑。已进入搜查的凶案现场再度发生凶案，这就是警方



的疏失。

无人发言。应该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大伙很明显都变得畏畏缩缩的。就算没有确切的证据，大家似乎也开始觉得嫌疑犯就在自己人当中。

一位年轻刑警在矢崎警部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警部点了点头，用更严肃的表情看了看大家后说：“凶器是挫冰刀。”他的语气坚决，“当然，刀子是这旅馆厨房里的东西。有人知道线索吗？”

“昨天，真穗小姐使用过。”纪代美一脸苍白地说：“我想冰敷，向她要冰块，当时她用挫冰刀帮我把冰块敲碎。”

“然后，小林小姐把挫冰刀放在哪里？”

“嗯……我想就放在厨房的桌上。”

“当时厨房里还有谁在？”

纪代美边发抖、边摇着头说：“没有。”

“有其他人看过这把挫冰刀吗？”警部的语气听起来已经发怒了，但仍没人回答。有答案的就剩下我了。昨晚深夜我溜进厨房，把桌上的挫冰刀藏在怀里。只要能当作凶器，什么东西都行。

“去厨房采指纹。”命令属下后，警部把两手背在后面，像监视囚犯似地走来走去，眼里透着怒意。他大概在想，要如何才能在此如此小的范围里找出凶手？

“从厨房里的挫冰刀看来，凶手八成就是投宿旅客的其中之一。”

他恶狠狠地死瞪着我们，简直就到了变态的境界。

直至反驳道：“把挫冰刀拿出去的，可能是真穗小姐自己。”

“哦？为什么？”警部挑衅地问。

“听到浴池里有声音，真穗去查看，但因为不放心，正巧看到挫冰刀，就顺手塞进怀里。结果歹徒躲在浴池内，抢走真穗小姐走上的挫冰刀杀了她——这不是很有可能吗？”

“这么说来，歹徒没带凶器啰？”

“这我不知道，不过用旅馆里的东西比较不会留下线索吧！”

“嗯，原来如此。”警部点头，但眼神却丝毫不表同意。果然，他又说：“那请问各位，歹徒

是如何进来的？刚才我们调查过了，所有的出入口都是锁住的，如果真有外来的人，就是经由各位的房间进来的。再怎么迟钝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房里有人入侵吧？”

“你太美礼貌了吧！这是在说我们迟钝吗？”苍介变脸了。

矢崎并不道歉。“所以，凶手就更不可能是从外面入侵的了。再说，昨晚这旅馆周边一直都有警察守卫着。”

警部的话一针见血，大伙沉默不语。望了望所有嫌疑犯，警部故意说：“看来，你们应该都同意了吧？”

“请问，”直之又反驳，“杀害由香的凶手和这次的凶手是同一人吗？”

“很有可能。要说我个人的简介，我认为一定是同一人。”警部果断地说。

“这样的话，那毛发鉴定怎么说？你们不是在由香的房里，找到相关人士以外的毛发了吗？”

“关于那项鉴定，现在正在做另外的追加调查，目前还没有定论。”

“是吗……”

唯一的依据被屏除，直之不甘心地直咬着唇。警部掠过他的视线，看着其他人说：“第一件凶案，其实还有另一个证据显示是内部人士所为。昨天也跟各位提过，我们再池畔发现疑似歹徒的脚印，不过奇怪的是，那个脚印没有鞋印，但就算再怎么不清楚，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鞋印。根据刚刚出炉的鉴识结果，那是穿着袜子的脚印。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从外面入侵的歹徒，可能不穿鞋逃跑吗？”

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一点迟早会路出马脚。当警方发现了脚印之后，我就已经有所觉悟。

“就算是内部的人，穿着袜子跑也很奇怪啊！”曜子反驳。但警部仿佛早就预料到有此一问，自信满满地回应：“就是因为是内部人士，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凶手一开始是从回廊溜进由香的房间，也打算行凶后走回廊回去，可是没想到碰上干扰，没法从正门出去。所谓的干扰，就是

健彦先生。”

突然被叫到名字，健彦差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警部继续说：“健彦听到由香房间有可疑的声音，走出房间察看。当时，里面的凶手也注意到了。不想被健彦逮到，就得从玻璃窗跳到庭院去，所以才会留下没穿鞋的脚印。如何？内部人士行凶的过程应该很清楚了吧？”

不但清楚，几乎等于事实。唯一不对的是，我溜进去时由香已经死了。

话说回来，还真是很厉害的推理。众人哑口无言，警部则抽动了一下鼻子。

“其他的就用消去法，”他继续说：“那个脚印在水池的另一边也有一个，这么说来，凶手从由香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非越过水池不可。”

警部大步走向直之。“由香房间对面的直之，和隔壁房的健彦，以及‘荷’栋的加奈江都可消去。只有这三人回到房间不须经过水池。”

闻言，直之的表情反而更加痛苦，健彦和加奈江则一脸茫然那。

“你的意思是凶手在其他四个人当中吧？”其中包括自己，苍介脸冒青筋，嘴唇颤抖。

“以脚印来看，就是这个意思。”矢崎警部淡然地说。

“等一下，”冷眼旁观事情演变的纪代美，挑起眉说：“两起凶案的凶手如果是同一人的话，可以把我消去了吧？没有母亲会杀自己女儿的。”

听到纪代美这么说，在一旁的腰子等着二嫂，苍介也拉长了脸。当下的空气再度凝结。

“在心理层面而言是这样没错，”警部平淡地说：“我也没有怀疑你，现在只是针对物证进行讨论，请见谅。”

“我不了解，”曜子悻悻然地说：“你说两起凶案是同一人所为，有什么根据吗？刚刚你没解释原因吧？”

警部有点意外地问：“需要解释吗？”

“需要。”曜子回答。

警部望着天花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那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连续凶杀案，怎么看凶

手都像是内部的人。如果凶手不是同一人，你们家族简直就是个杀人集团。”

确定是内部行凶的警部，已经不想再对一原家族客气了，直接把大伙都视为嫌犯还来得干脆多了。

“确实很奇怪，但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因为发生了第一起凶案，于是影响了另一位凶手，引发了第二起凶案。”曜子说。

警部一脸严肃地瘪着嘴，问道：“那为何会引发这种连锁效应呢？我倒想请教请教。”

“譬如说……对了，真穗杀了由香，所以被寻仇。”

“喂！曜子，”知道自己被影射，纪代美站起来说：“你是说我杀了真穗吗？话可不能乱讲啊你！”

曜子看也不看她一眼便继续说：“我不是说‘譬如’吗？”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纪代美想要去抓曜子，却被后面的直之拉住。

“冷静一点。”直之说。

“你说我怎么冷静得下来？女儿被杀了，还被人说成这样。哦，我知道了，你才是凶手，人是你杀的吧？”

因为肩肘被抓住，纪代美索性用穿着拖鞋的脚去踢曜子，结果拖鞋费了出去，打中曜子的脚踝。

“为什么我要做那种事？”曜子也站了起来。

“还不都是为了钱。为了钱，你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吗？”

“你说什么？”

纪代美的话惹得曜子也要出手了，这次换苍介上前阻拦。

“把一原纪代美带到房间里去，严加看守。”矢崎警部命令着年轻刑警。

纪代美吵吵闹闹地离开了大厅后，现场又恢复了静默。

“莫名其妙！”警部极不耐烦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看着我们说：“小林真穗一定跟第一次凶案有某种关联，但她不太可能是凶手，由刚才



说的脚印看来是如此。要回到本馆的员工宿舍，不需跳过水池。”

看来警部还是对脚印耿耿于怀，因此他继续说：“不过，两次凶案是同一人所谓，这个说法可以暂时保留。总之，杀害由香的凶手，包括母亲纪代美在内，有四个人有嫌疑。”

“我不是凶手。”曜子喊着。

“我也不是凶手。”苍介也附和。

“你呢？”警部看着我说：“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真无聊，”直之在一旁说：“矢崎先生，你好像很喜欢按逻辑思考推理不上吗？要跳过水池的话，本间夫人根本不可能办得到。”

这句话矢崎警部自己也说过。如今，警部当时的沉稳已不复见，改以科学家冷冽孤傲的眼神看着我。

“对，没错，”他说：“以一般常识来说的话，的确如此。”

毫无疑问的，他已经开始怀疑我的真实身份，不过应该还没看出我是年轻女人变装的，只

是考虑要重新调查本间菊代这个人。

“我说，”苍介太阳穴冒出青筋，压抑着内心的起伏说道：“警部先生，你现在说的都不能算是决定性的证据嘛！就连脚印也是，只是怀疑是凶手留下的，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就算是凶手留下的，也可能是企图误导他人而故意造假的痕迹。”苍介突然滔滔不绝，说完还频频点头，大概是觉得自己说得很好吧！

“故意造假……”警部重复了一次这句话，开始来回踱步。然后，他停下脚步问苍介：“那为什么要制造没穿鞋的脚印呢？故意造假的话，应该要设计成外人入侵的样子呀！”

“这……我怎么会知道啊？”苍介别过脸去说：“好吧！就算是故意造假的，那造假的人就是加奈江、健彦、直之先生三人当中的一位。这里面直之先生有不在场证明，这么说……”

“不是，不是我！”警部还没说完，加奈江便哭着大叫，“我才不会做那种事呢！”

“我也不会。”健彦也说。

警部露出满意的表情。

“如果是故意造假的，那凶手不是加奈江就是健彦，看来你们都不惜怀疑自己人啊！就连直之先生也有嫁祸于兄姊的嫌疑。这，你们又什么看法？”

大伙哑口无言。苍介满脸是汗，紧闭着嘴巴，从喉咙发出低鸣。

“总之，”警部说：“凶手就在你们之中，不管说什么歪理都没用，在这里，我要劝凶手乖乖承认，这样不但不会带给大家麻烦，对以后的判决也比较有利。”

大伙鸦雀无声。

现场一片缄默，证明大伙虽然反对凶手是内部人士的说法，但内心深处还是同意警部的话。

警部等了几十秒。对我而言真是好长一段时间。

“我已经给了你机会，”说完警部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可是你却无动于衷。再几个钟头，你就会后悔。等我们全力侦查之后就能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的沉默不再会是金，我一定会把你

揪出来。”

忽然之间，他表情又变得和缓地说：“请各位在这里等一下。我很快就会抓到凶手的，再忍耐一下。”

接着他又露出凶狠的目光说：“要自首的话随时欢迎，我的门为你开着。

现场的气氛像铅一般沉重，没人开口说话，大家几乎是一动也不动地度过分分秒秒。此时若有不知情的人往里偷窥，大概会误以为这是一座蜡像馆。

除我之外，其他人一定都在注意曜子和苍介的动态，可能大伙都在想：“不知道他们谁会来自首？他们两个应该也开始彼此猜疑了。”

我则是留心其他搜查警察的动向。他们在搜查小林真穗的房间，我担心他们可能会找到遗书。要是找到的话，所有的计划就会泡汤了，我复仇的机会将永远消失。想到这里，我就越来越沉不住气。

矢崎警部似乎蓄势待发，准备展开攻势。

首先是凶器。

“刺杀由香小姐的凶器的出处已经查出来了。”每当属下来报告最近状况时，警部都会像气象预报似的，以轻松的语气说明搜查进度。“浴池旁有个大仓库，可能是以前一原高显先生用过的，里面放了很多旧的登山用具。经过我们的调查，最近有人动过，放登山刀的刀鞘有一个空了。经过比对，那个刀鞘和被当作凶器的刀子当好吻合。”

“那么久以前的东西，现在还能用吗？”直之立即开口问。

“应该还能用。”警部回答，“还有其他的登山刀，每把状况都维持得很好。”

小林真穗为什么要拿它作为凶器？或许想快点除掉由香，但找不着适当的凶器，而且也不能用厨房里的东西。真不愧是多年的情人，还会间谍高显先生以前用过的登山用具。或许，真穗本人就是保养这些用具的负责人，所以事到如今都能保养得宜、毫无生锈。这么想来，她还满可以的。出人意表的是。警部并未以此为由再度强调

这凶器证明了凶案是内部人士所谓，或许是觉得心知肚明，不需要再说了。就连一直反对凶手是内部人士的直之都低头不语。

我开始焦躁不安。再不快点出手，我可能就要被逮捕了。看样子，不用多久矢崎警部就会发现真相。即使现在采取行动展开复仇，也一定会遭到大批警察的制伏。

碰巧一位刑警走进来，他手里拿着某些文件，往我这里瞄了一眼。

我的直觉告诉自己：就是现在，不能坐以待毙。我站起身来，另一位年轻刑警很快地靠过来。

“不好意思，可以上洗手间吗？”我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年轻刑警则望着矢崎警部。

“不能等一下吗？”警部说：“等我看完这份资料。”

“可是……”

“有什么关系？上个厕所而已啊！”直之帮我说话。“我们又不是囚犯。”

矢崎警部把下属递过来的资料拿在手里，犹豫了一下子，后来总算答应了。

走出大厅，厨房旁边邮件厕所。我丢下看守的刑警，先把该做的事做好，然后在洗手台前检查脸上的妆容。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早已看习惯的老脸。

这节骨眼可不能犹豫，我已经没有退路——我对着镜中的自己说。

“我想要吃药，拜托你让我喝个水。”

“好吧！快一点。”刑警不客气地说。

我走进厨房拿杯子倒水，刑警则站在门口。还好我身上有带止痛剂，先吃了再说。我用眼角余光看到架子上的某个东西。如果跟以前一样没变的话，那架子上应该有个定时开关。现在的家电用品大都内建了定时器设计，其他地方或许已经看不到这种装设在外面的定时器了。

“快一点。”刑警进来叫了一声后就出去了。

我办完事后走出厨房，紧紧地关上门。只有我知道自己的脸色骤变，然而这个菜鸟刑警却完全没注意到我的改变。



回到大厅，和我出去时一样，大伙静静地等待着。矢崎警部两眼盯着刚才年轻刑警拿来的资料，看到我回来稍微松了口气，用手示意我赶快坐下。我坐回原位，空气中充斥着诡谲的紧迫。

“接下来……”警部自言自语着，再看了看大伙说：“毛发的分析结果出来了。”

“毛发？”曜子问：“又是毛发啊？”

“对，还是毛发。这次调查的，是从小林真穗被杀的大浴池里所采集到的毛发。首先，找到的都是女性的毛发。除了小林真穗、由香小姐之外，还有另外三种毛发。这三种毛发的鉴定结果已经出炉，是加奈江小姐，藤森曜子小姐和一原纪代美小姐三位的。”

“为什么知道是我的呢？”曜子咄咄逼人，“你们又没检验过我的毛发。”

“其实你们在这里等待的时候，警方已经到各位的房间采集了大家的毛发。”

“啊……”简直就是侵害隐私权，曜子和加奈江一通瞪着警部。

“搞什么啊？这有什么好调查的吗？”

苍介脸上漾着诡笑说：“只不过是找到泡过汤的人的毛发而已嘛！”

“那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还有，”警部低头看着资料说：“我们在浴池四周、由香房间的周围，还有大家吃饭的房间里也采集了毛发，结果……”

大伙都忍不住发出惊呼。

“所以入侵者还在啰！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埋在旅馆里面徘徊。”直之回神之后这么说道。

“哎呀！很恐怖耶！”加奈江皱着脸，摩擦着两手胳膊。

“这样就下结论好像太早了点，”矢崎警部故意放慢速度对我们说：“因为那个奇怪的毛发，是在大家吃饭的房间里找到的。”

我完全了解他究竟想表达什么，但我还是先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瞄了一下手表，再过去五分钟就十二点了。

“吃饭的房间？怎么可能！”苍介越说越大声，“你是说入侵者也进了那个房间吗？”

“应该说，那奇怪毛发的主人就在你们之中，这样才对。”

“我们之中？”健彦以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向我这边，接着加奈江、苍介、曜子也跟着看向我，只有直之一直看着警部。

“简直胡说八道……本间夫人可是满头白发耶！不是说那奇怪的毛发是年轻女性的黑发吗？”

“对，没错。可是我们继续查证之后，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

警部从椅子上站起后说：“我们搜遍所有地方，都找不到某人的毛发。其他人的毛发，或多或少都找得到几根，独独找不到最显而易见的白发。我就只说了，我们找不到本间夫人的头发。”

“这……或许只是巧合吧？”直之仍不松口。我看着手表，还有三分钟。

“也许真的是碰巧没找到，可是在‘居之壹’的房间里找到的几根黑发，又该作何解释呢？那些头发和那奇怪毛发的特征一摸一样。”

“不会吧……”直之无话可说，只好闭上嘴。

警部故意不看我的脸，开始缓缓踱步走：“根据鉴识结果显示，这奇怪的毛发里面有几根曾做过很强的脱色处理，又在上面染了很奇怪的颜色。这是怎么回事呢？警方的鉴识人员是这么推论，假设整头头发都做这种处理的话，就会变成一头银发。”

讲到这里，警部第一次正面地瞪视着我，大伙也都看着我。

“那白发不是你真的头发吧？”警部指着我的头发说：“那应该是假发吧？你曾经想把自己的头发染白。我真不懂，一般人都是白发染黑，你为什么相反？”

“该不会是有人要陷害本间夫人吧？”不知是哪来的使命感，直之还在替我辩护。他继续说：“该不会是真凶想嫁祸给本间夫人吧？”

“那么做没有意义，只要检验头发就调查得出来。”警部盯着我回答，接着继续说：“现在才说这种话或许有点晚了，不过当第一次和本间夫人碰面时，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找不出具体的原因，总之很不像是和老年人相处。你自己也发现了吧？你犯了很大的错误，把茶道的表千家和里千家弄错了。另一个怀疑来自于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其实家母是前桥人，但我从你嘴里却完全听不到那种特别的口音，真的连一点点感觉都没有。”

我故意回过头，其实是想看时钟，设定是时间应该到了。

“本间夫人，哦，不对，你，”矢崎警部往我靠近一步说：“你到底是谁？”

我站起来，往后退一步，同时背后站着两位刑警。

“我并不是说你是凶手，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一定要说清楚，为什么要化装成本间菊代夫人溜进回廊亭？到底问了什么？”

我再往后返，后面有个刑警抓住我的手腕。  
矢崎警部一声令下道：“拿掉她的假发！”

正当另一位刑警伸手摸我的头时，突然……  
剧烈的爆炸声把我震到半空中。

\*

当我恢复意识时，周围浓烟四起，我的身体  
则重重地摔到地板上。

我的策略成功了。进厨房时，我事先动了点  
手脚，利用定时器设定好时间让线路短路，同时  
把瓦斯的开关打开。

附近有人呻吟。一看，旁边的刑警被压在吊  
灯下面，其他人则在散乱的桌椅之间挣扎。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矢崎警部从沙发后  
面现身大叫。他的脚好像受伤了，站起来又跌了  
下去。

直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额头满是鲜血。  
“大家快起来，快点逃出去，火快烧起来了。”

听到他的话，躺在地上的人纷纷坐起，只有  
苍介倒在地上动也不动。

“振作点，哥！哥！”

“大家快去庭院，快！”警部一拐一拐地拖着脚指挥。

曜子、健彦、加奈江吓得魂飞魄散，也照着指示开始往外移动。

突然一声巨响，墙壁倒了下来，熊熊火焰从另一头迅速地往这边燃烧。

另一边，火焰已经蔓延到回廊。和之前失火那天相反，这场火应该会从本馆渐渐地将客房一间间地吞噬掉。

我缓缓地站了起来。我的胸口很痛，大概是肋骨断了，但我管不了这些了，径自往烈火熊熊的回廊走去。

“本间夫人，不是那边。”直之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给我站住，想逃吗？”

我也听到矢崎警部的声音，但他们都没追过来。

我走在烈火当中。要往哪里去？我自己也不知道。

走到一半，眼前出现一道黑影。我清楚知道那是谁，心里非常高兴，因为那是我现在最想见的人。

“在找我吗？”我开口问。

对方不管，只一个劲儿地向我走来。

“要杀我吗？”我说：“对不对？”

“嗯，是啊！”

二郎在烈火里开口。



我俩互相凝视，不知过了几秒，然后我往前踏了一步说：“我好想你呀！二郎。”说完我又摇头道：“不对，你不是二郎。你真正的名字是弘美。驂泽弘美是你的本名吧？”

“你的本命也是桐生枝梨子，对吧？”弘美似乎带着笑意，“我现在才发现。也没办法，你变装了嘛！这个样子应该没人认得出来。”

我脱掉假发。“我一直担心会被你识破，幸好还来得及。”

“来得及复仇吗？”

“嗯，对啊！”我回答。

他点点头。

火越来越大，逼得我满身大汗。

“不快点解决，连我的性命都难保了。纵火的人是你吗？”

“是啊！”

“多亏你的帮忙，我正烦恼找不到遗书呢！真穗那家伙，到底藏到哪去了啊？话说回来，那份遗书写的是真的吗？”

“除了我自杀以外都是真的。”

“原来如此。”弘美微微地笑了笑。“你有什么事想问我吗？”

“太多了，不知该从何问起。”

“我想也是。”火焰照亮了弘美的笑容。随后他向我招了招手说：“过来一点，火快要烧到那里了。”

我遵从他的指示，随后我原本站立的地方升起了一道火柱。

“我们去‘居之壹’吧！火烧到那边还要一阵子。”他抓起我的手，冲向回廊。

啊！这只手，的的确确就是二郎的手。

当我知道一切都是虚假时，是在一原的病床上张开眼的时候。

出事那天晚上，我根本睡不着。我在等二郎——就是冒用里中二郎名字的驂泽弘美，他要来见高显先生，但我更记忆犹新的是等他进我房间时的那种兴奋感觉。

凌晨一点过后，他从玻璃窗户进来。我们经历了一番长吻，他问我一原高显在哪里？我回答他就在回廊出去的下一间。

“现在就去吗？”我问。

他摇头。“等一下再去吧！被人看到就麻烦了，而且老实说我心里还没准备好。”

这时我心想，也对。

“你的报告可以借我看吗？”

“好啊！”

我从皮包里取出数据交给他。之前在他面前敲着键盘撰写的，就是这份数据。他瞄了一眼，说了声“谢谢”，就把它搁在旁边。

“紧张吗？”我问。

“嗯，有点。”他回答：“可以关灯吗？”

“好。”

关上灯后，我被他紧紧抱住，两人倒在棉被上。

我寻找他的唇，但他并未如往常般吻我，只是压在我身上，突然抬起上半身。

“怎么了？”

他没回答。黑暗当中他模糊的脸孔，如同面具一般生硬而毫无表情。他伸出双手环着我的颈。他嘴里念念有词，但我听不见。我只知道下一刻便感到呼吸困难，接着感觉身体轻飘飘的。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依稀只记得我看见一张丑陋歪斜的脸，二郎的脸。

当我恢复知觉时，已身陷一片火海。

我旁边躺了个人，但我想那不是二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已无法冷静判断，只是在现实和梦境中交错着。

我在医院里醒过来时，还是一样呈现恍惚状态，只知道二郎和一位陌生男子想联手谋害我。后来从报纸和护士们的嘴里得知，躺在我身边的年轻男子，才是真正的里中二郎，我心中所有的疑问这才解开了。痛苦的是等我全部弄清楚以

后，还不能随便告诉任何人。

二郎不是真正的里中二郎。由于某些缘故，这冒牌货阴错阳差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然后他利用我，想办法得到里中二郎的身份，最后再和真正的里中二郎企图谋杀我。

经过一连串的事件，根据我的分析，这应该不是他一人所为。那晚住在回廊亭的人当中，若没有共犯，他逃出去后“居之壹”的玻璃窗户就不应该会上锁。一定是那个共犯和驂泽弘美联手，企图夺取高显先生的财产。

所以，我变装成老太婆，计划找出那位共犯。若不解开共犯之谜，就无法实现我完美的复仇计划。后来我在高显先生的告别式上得知，二郎的真实身份是驂泽弘美，现在是律师的助理。

我真正想复仇的对象就是驂泽弘美。每当他出现在我眼前，我就几乎要放弃揪出共犯的念头，直接立刻冲上去杀了他。

我恨他入骨，因为他杀了二郎。

我心目中的二郎，就这样残酷地消失了。

\*

我们到了“居之壹”，他便把我推倒在榻榻米上。他低头看着我说：“我和二郎的处境很像，我们被丢掉的时间和地点都相同，就连在孤儿院住的房间也一样，所以我可以想象，你写给我们的信的内容都一样。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应该也会和二郎一样去见你吧！只可惜我已经知道了，不久前，我真正的祖父就出现了。”

“可是你却冒用里中二郎的名字来找我。”我说。

他笑了笑接着说：“当时，二郎正好骑机车去环岛旅行，要我帮他看家，然后我发现你也寄信给他。一开始觉得好玩，只是单纯想恶作剧，才会假扮成他跟你见面。后来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好像真的是二郎，当时还犹豫要不要再继续伪装下去，而且我想破了头，也实在想不出继续骗下去的方法。就在那时候，你告诉我父亲的名字，一原高显，那一刻我就决定了，为了夺取一原家族的才参，我要赌一赌。不过坦白说，真正让我

下定决心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女主人小林真穗，她也来找我。”

“为什么是她？”

“女主人好像从一原那里知道你在帮他找儿子，所以一直监视着你。她也知道我的事，还知道我是个冒牌货，但她却没怪我，反而叫我继续伪装下去。那个女人很精明，如果顺利继承了一原的遗产后，她打算收我为养子。”

心甘情愿长年躲在背后的真穗，到了最后还是背叛了高显先生。

“与其说是伪装，其实应该说是暂时假装成里中二郎就可以了。最后一原先生的孩子会是驂泽弘美，你打算将原本的事实彻底湮灭。”

弘美点头。“做法很简单，只要把你报告里面的里中二郎的名字改成驂泽弘美就好了，然后再把你房里会引起麻烦的东西清掉。”

“最后再把我和真正的二郎杀掉。”

“还有一个人，”弘美笑着回答，“知道我真正身世的人，我也不能留他活口。”

“真正身世？”说完我才惊觉，“原来他们说那天晚上里中二郎压死了一位老人……”

“就是我爷爷。”他面不改色，轻描淡写地说：“告诉你那天晚上的事吧！我联络二郎，说要和他在附近碰面。二郎骑车，我则是开着他的车过来。当然，在那之前我已经先把我祖父撞死了。”

“然后你再把二郎杀了……”

“那天晚上，我跟他说他喜欢的作家会来这件旅馆，于是我们就开始讨论如何去拜访那位作家。那家伙喝掉掺了氰化钾的咖啡之前，都还一直在想和作家见面时要说什么话哩！”

我不禁摇头，“不只这样，你还勒了我的脖子，把里中二郎的尸体搬进来之后才溜出去。剩下的就是小林真穗的工作了，她关上窗户、在房里纵火。如此一来，一千人等就清洁溜溜了。”

“很高明吧？一石二鸟，甚至三鸟、四鸟。”

“之后你去了哪里？”

“回我家啰！我想只要一原先生在你房里找到儿子的相关资料，早晚会来找我。”



“所以，高显先生去找过你了？”

“对，他一个人直接到我住的公寓。”

“你们说了些什么？”

“说了很多以前的事，大概谈了一下孤儿院之类的。”

想起当时高显先生的心情，我不禁心痛异常。他一定做梦都想不到，对方竟然是杀害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

“他知道我没有固定工作，就把我托给了古木律师。他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吧！”

“高显先生过世，你很高兴吧？”

“当然高兴啊！他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了。我身上从来没发生过什么好事，把握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应该不为过吧？这次的遗嘱公开我可是期待了好久，结果我大老远跑来，小林真穗却跟我说她杀了由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搞不好会坏了我整个计划，而且真穗还不知道把从由香那里抢过来的遗书藏到哪里去了。”

真穗应该认为那是威胁弘美的关键，才把遗书藏起来了。

“而且我比较在意的是还有别人想杀由香，原本想把所有的罪都嫁祸给他，没想到……”他叹了口气。“竟然是你。”

“要是我被警方逮捕，可就大事不妙了吧？”

我边说边靠近皮包，趁他不注意时伸手从皮包内袋摸出一个铁瓶。

“我的计划几近完美，只有当时那个小失误，”弘美盯着我的脸说：“就是没用药毒死你，而是用勒的。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被救活。”

“为什么你不用毒药？”

“嗯，有很多原因啰！”他歪着那张加奈江大赞“俊美”的脸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常常想要勒你的脖子。”

“常常？”

“就是抱着你的时候啊！”他说：“为了一酬我的雄心壮志，我才忍受着抱你，但说真的，我根本快受不了了。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常想，要是能把你勒死，不知道会有多爽快。”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完全被掏空了。我曾经以为，他也许或多或少都还对我有意思——我现

在对自己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感到几段的羞愧可耻。

二郎已经死了，我心目中的二郎完全消失了。

“哎呀！快来不及了。”弘美看了看四周，火焰已经蔓延到这个房间里。他往前跨一步，手上不知何时已握着一把刀。

“你用刀刺我的话，看起来就不像是烧死的喔！”

“没关系，他们会认为你是自杀的。”

我把手绕到后面，抓起皮包里的铁瓶。这俨然是上天安排好的因缘巧合，我并没有计划到这一步，然而这结果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

“来吧！”我朝他挺出我的胸膛，手则在背后悄悄将铁瓶盖打开。

“你刺我呀！杀了我啊！”

弘美表情扭曲，接着迅速冲向我。

一股沉重的冲击力道袭来，他刺中了我的右胸。我并不感觉痛，只觉得全身感到一阵麻痹。

我没有倒下。我的右手紧抓住他不放，左手则将铁瓶里的东西倒在我俩身上。

一阵刺鼻的汽油味传来。弘美又惊又恐，紧张地说：“你在干嘛？”

“我们一起死。”我两手使尽全力，紧紧地抱住弘美，虽然他拼命地挣扎，但我就是不放手。我强忍到今天没死，就是为了此时此刻。

“放手！放手！放手！”二郎呐喊着，声嘶力竭地呐喊着。

啊！不要挣扎呀！二郎，我的二郎！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火焰在身边窜起。

有人在呼唤我，但那声音感觉好遥远。

霎时眼前一片火红，我们便陷入了白色的幽暗世界里……

—完—